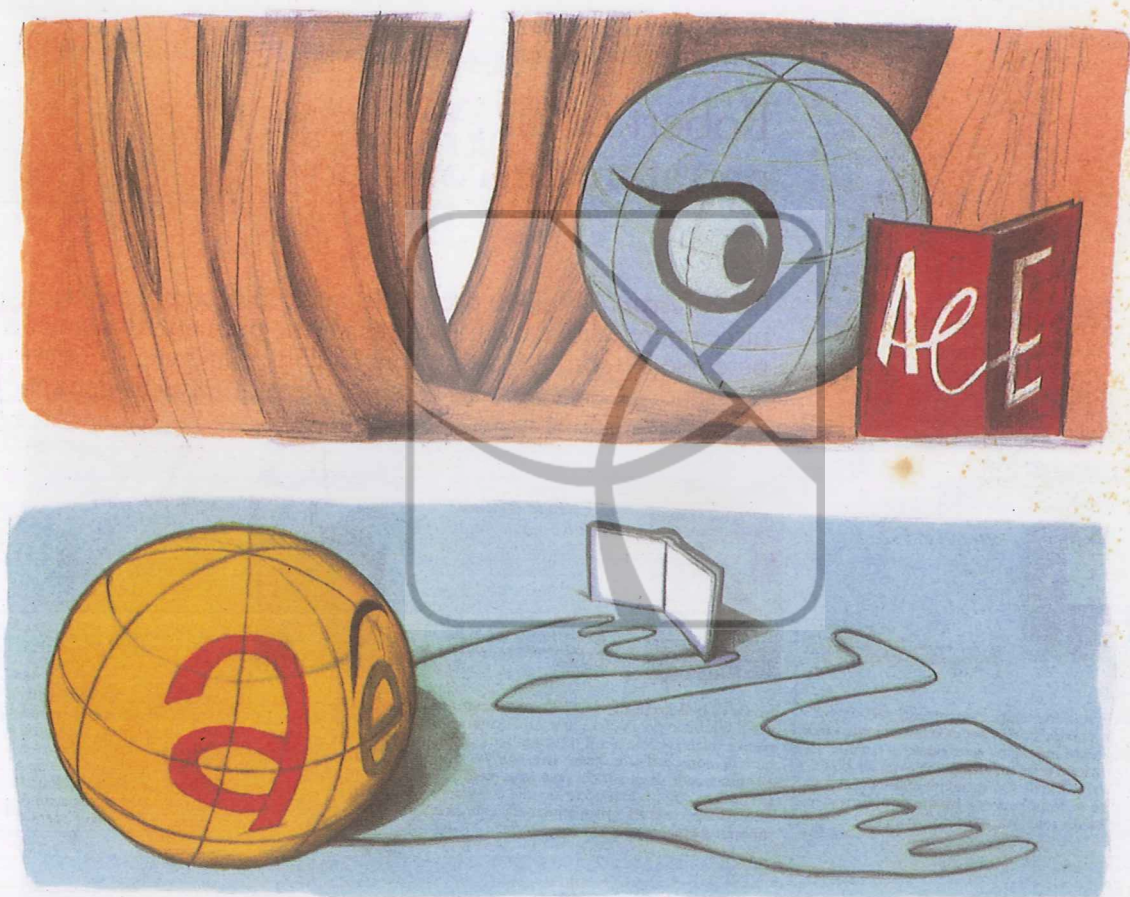


向日葵

人文花園里的

雙月刊



第廿二期

15.3.2001

五彩缤纷吳采芬无法归类诗人罗智成
永远的美女富江到意大利每一座城市

投影

☆林茹莹

最近总是下雨。我的心情是湿漉漉的，干燥不起来。是雨困了我，还是我自己困了我自己？

撑伞走在街道上，步过一个又一个的水滩。水滩能反映其上空的一景一物，是个投影吧。这总叫我想起安达充的漫画。他总爱画女孩步过水滩，借此将女孩短裙内的小裤子映在水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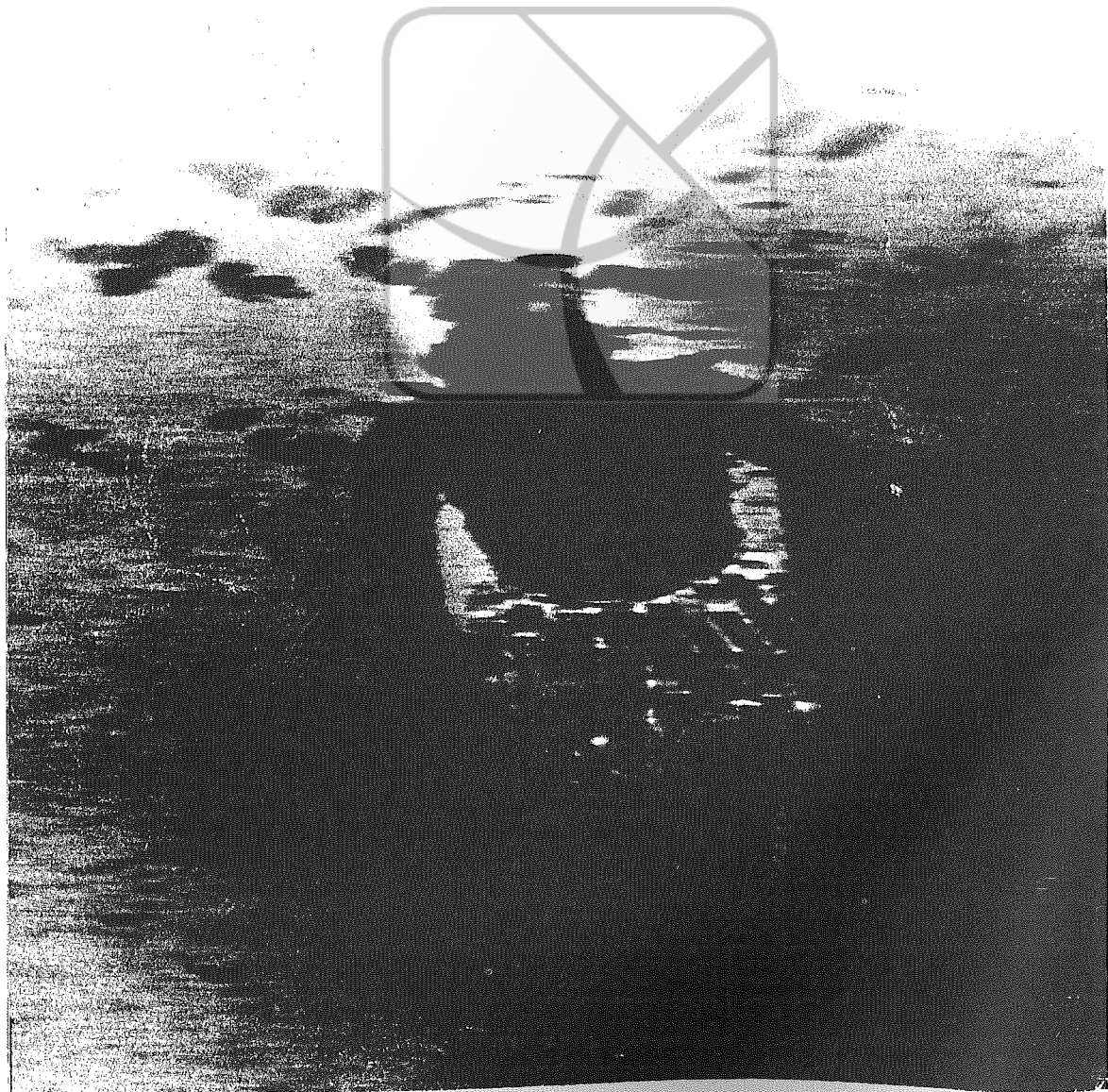
那么太阳底下的影子是不是也是自己心情的投影呢？

影子渴望阳光。我也渴望放晴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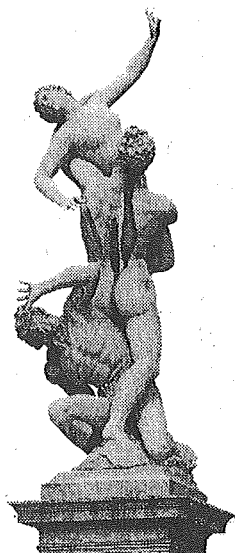
找个好天气出去走走。一切都会显得云淡风轻吧。

太阳底下无心事？或许吧。不能总是一直执着于中啊。要微笑。

当风抚过，忽尔将眼廉眨下时，或许太阳底下剪辑的影子会伏贴在大地轻快地摇摆，有如一尾鱼在水里畅游。



出发到意大利每一座名城。



在这个季节来到意大利，我们面临了无从割捨的难处，贪心的我们根本无视意大利执手的猖狂，还是只好每一座城市都去看一看。可是每一座城市又有精采丰富的内容在等待我们认识筛选，便只好每座城市只取一瓢饮。

你准备好了吗？少杰已经等待很久要为我们导览了。意大利也一样。（文见第30至44页）



大森林在哪里？

沒有，沒有大森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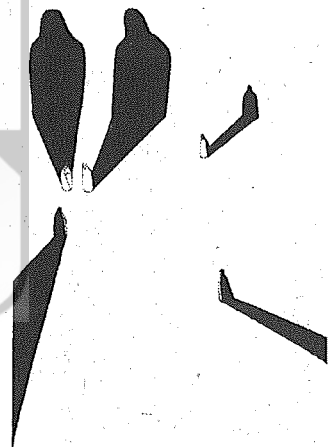
这一期沒有大森林。

因为稿挤，所以沒有大森林。

无法归类的诗人罗智成

巨大是无法驯养的。/ 你要在一万个行人的袖子里/ 找到门环/ 叩门/ 如果祂睡着了/ 你要安心等待/ 〈芝麻开门〉(文见第9至21页)

Belle & Sebastian



这是有着焕然一新风貌的细緻民谣。来自苏格兰的八人乐队Belle & Sebastian在近来的乐坛上塑造了一股清流，他们的曲子除了拥有典雅芬芳的气息，在编曲方面，却仍有相当清新的美感。（文见第46至50页）

向日葵编辑室

顾问：罗绍英校长、庄琇凤副校长

总编辑：陈强华

执行编辑：见芳

助编：张玮栩

漫画编辑：宝儿、小丹丹

电脑打字：见芳

校对：见芳、宝儿、Simple

资管总监：许志明

内页插画：思涵

封面/封底设计：赵少杰

电话：604-5305063

电传：604-5383173

电邮：sun.flower@gardener.com

网页：<http://pwp.maxis.net.my/mail>

出版：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Jit Sin(Ind)High School

Jalan Aston, 14000 Bukit Mertajam,

Penang, Malaysia.



过过编辑瘾

★张玮栩

有一段日子缩在自己的房里不想写稿，一直拖。结果自己就要暂时离开了，离开就是一个 dateline，发现自己所有事情都要一气呵成，连睡觉都要多睡点，免得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时会睡得太少。

常往编辑室跑的结果和里头一些年轻的面孔都熟了起来，和一些老朋友好像也有重新认识的感觉。想像被一个较你年轻好几岁的人叫「少女」，（虽然她不分老幼都唤「少年」、「少女」），整个人也神清气爽起来。

大刺刺地坐在见芳的电脑前，怎么可以不过过编辑瘾，回信给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呢？

Play 就会变得呆滞，下一期我们做 Momus，你对他有印象吗？写些东西来吧。

茹莹：妳那天来编辑室，我还处于恍惚的状态。本来以为茹莹长得黑黑的，（不要打我），没想到也是个「文学美少女」。我去吉隆坡之后找妳和妳的室友郭丽云喝咖啡，可好？这样就可以口沫横飞告诉妳们，我想做的）出发〈__吉隆坡__概念了。

阿 Mark：你欠我一篇稿。

杨国丰：我的《寻常放荡》真的不见了呢。下期 SF 要弄红胶囊专辑，你把我那本



◎ 蕭菲茲贈畫要的收藏之一——波提且利的「春」。(林克偉攝)

阿鲸：新加坡时尚季沒去成，四月开始正式上班，也没办法赴电影节。你有常去 Robertson Walk 吗？告诉 dawn，我还是很喜欢她写自己住的街道，弄）出发〈__新加坡__时你也回来一起编吧。

林协力：听说你是个狂热的写作者，要到你这次来信我才知道你曾说过我的文笔不好。写信给我告诉我我的问题，好吗？强华说过文学的路很寂寞，我觉得最寂寞就是连批评的声音也闻所未闻。

很开心你也喜欢 90 年代那些出色的摇滚团。我一个台湾朋友听到 Cold

《21 首绝望情诗》拿来编辑室吧，顺便告诉我们你从台湾回来后的销售员生活。

Simple：谢谢妳这次帮我们做了翻译的工作，还有整理了）出发〈__意大利__中极重要的艺术导览。放心下期一定还会再叫妳帮忙的。

季洁：我还以为妳是我的朋友季节呢，在 SF 忽然看到就吓了一跳，妳写得不错哦，再多写些稿过来吧。

好了，我要赶着走了。希望一直见到你们在 SF 里。



编辑室 ~ 我来啦！

★小丹丹

认识编辑室其实只有几个月而已，记得刚进来电脑室帮忙时，才从老师口中得知，原来在电脑中心的隔壁有一间编辑室，OH MY GOD 我读日新独中有三年了从来不知道原来我们学校有一个编辑室，是不是他们编辑室的人都太低调了，所以我才一个人也不认识呢？

在学校放假之后，我终于正式接触到编辑室的元老：强华老师，OH MY 天啊！那个人居然是编辑室的主管，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宛如晴天霹雳，我一直以为像学校刊物这种这么有文学气质的东西应该交给像卢荣成老师那样斯文又负有责任感的老师才对。

记得以前在学校看到他时叫他一声「老

见芳！我们编辑室的灵魂人物，她是一个很细心的女生，讲话总是维持一定的音量，她笑起来又很好看，有一种春天的感觉，有的时候真的很替强华老师感到安慰，有一个这么细心的助理，要是我是他的助理，学校的校闻、向日葵一定会每一期都拖搞，到了年底再来出一本「年刊」交待一下就好了。

见芳是狮子座的，不过当她面对校闻或向日葵时她又变成处女座的人了，她会有一点要求完美，要是被她发现向日葵有任何一点小瑕疵，她一定会想尽办法来改正，有的时候我觉得她很像皇帝身边的小太监，每当强华老师想拖稿时，她就会急的团团转，然后一直唸：



师好！」他也不会点一个头跟我打招呼，真的是超级无敌霹雳骄傲的，想一想我也是全校十大杰出学生之一耶！后来我再看到他的时候只是很小声的在嘴中咕哝一声：「老师好！」，我自己能听得到就好了。

到后来电脑室帮忙而逐渐跟他混熟之后才发现他那个平时嘻嘻哈哈的样子其实只是一种伪装，你可以发现当他一拿起笔时，那种专注的模样，是很令人感动的，虽然我也常常会抓他的缺点讽刺他一下，但是对于写作方面，我却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有两把刷子，就像他常讲的：「做人何必这么认真呢？快乐就好！」

一直催，我们这些爱拖稿的人还蛮怕她的，她可以天天在你身边唸你，直到你交货为止，实在是太可怕了，还好她的唸功一流，不然，我看向日葵就要枯萎了。

讲到这里，不得不感谢她，像我的漫画馆，要是没有她的鼎力相助，我大概也做不成吧！因此说她是我们编辑室的大功臣实在一点也不夸张。

嗯！能够参与编辑室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其实编辑室还有一大堆的高手喔！真的，不是唬你的，还有，我的自我介绍我也忘了写了，下一期吧！有空再继续为大家介绍。掰掰！



向日葵？有势有势！

★赵少杰

见芳的成绩是令我激赏的，她细腻和干净的态度使整个《向》舒服整洁，读起来有条理的吸收，再加上她的「不怎么参与」更让我们客观的组合拼凑「大家的向日葵」，那一般的《向》调调少了，成熟了，读后觉得学了很多东西，可以出去大声讲话，高谈阔论，有势有势。



带着遗憾离开

☆清子鱼

我开始觉得补习有点累坏人了。责任很重。近来学生们都在面临考试，父母们都对他们的成绩有所期望，我的「功力」亦受到考验。（其实这与孩子的资质有少许关系的，但我绝不会为了批评他们的孩子而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的！）真的真的很佩服那些在教育界奉献了青春与汗水的「前辈」，他们好了不起哦！被学生这么气法也能安然过日子。（也许是自己年青不更事）

申请大学的表格已经寄出。现在自己的命运就操以在那一张电脑纸上，还有电脑的编排方法。将会去哪里读什么科系都不知道。父母都希望我留在这边，读USM好了。然而我不知道自己把USM列为第一选择是因为自己真的很想留在这里，或是受父母的影响。

脑子内潜伏着不安定的因子，怂恿自己去冒险尝试另外不同的生活。然而却又害怕到时后悔了，在「举目无亲」的异乡痛哭思念。我很贪心，除了希望能拿到自己想读的科系之外，也希望能够与他进入同一间大学。有他在身边，日子也许容易过些。

遗憾的是不能够像Ah Min般把在《向》工作的回忆带去USM。在失去某些东西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得回了一些东西呢？唔……这一切有待考察。

迟来的情书

★见芳

有封迟来的情书，写得很好的情书。虽然过期，却不舍得投篮。于是悄悄占用「编辑室」的小小版位让它与读者们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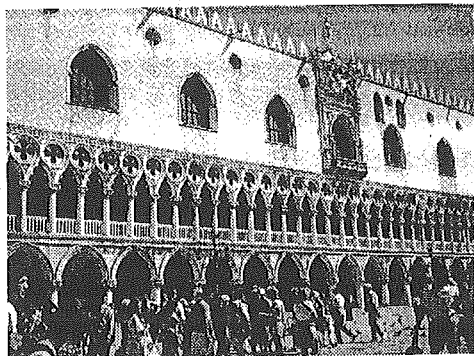
「不知道该如何使妳变好，但我总是希望妳能快乐地成长茁壮，或许有时理想和现实有无法拉近的距离，我的祝福不一定能实现妳的愿望，但这一切并非那么地遥不可及，不要放弃，为了妳自己，也为了那些为妳付出许多的朋友，一朵花，要有自信，才能绽放。

林韦地」

韦地在信后还补充说明：「这是我给向日葵第二封的情书了（20期的范例是我写的喔），肥华师（我最新想出来的暱称，很不错喔，有名字，有特徵，又有尊重）怎么整天叫我写情书呢，好像我在这方面很有研究的样子。」

或许吧，韦地在「向日葵」所扮演的角色总是举足轻重的。每当缺稿时我们总是第一个就想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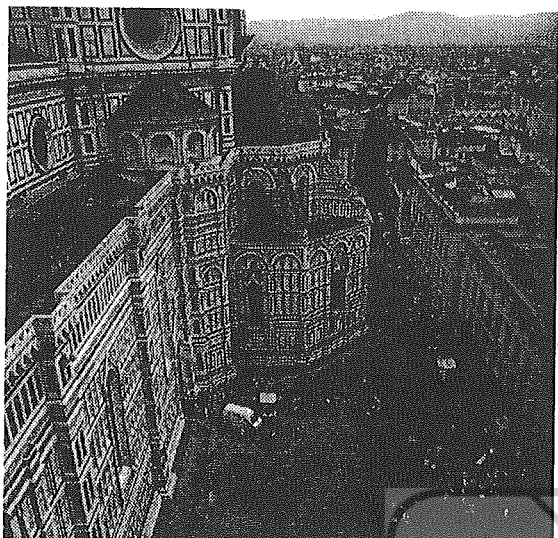
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但真正令人佩服的是他可以满足编者的要求。编者要求500字，他就不会写450或550个字。忍不住要说：「棒！」





音乐令我惊艳

☆林颀轲



我在博大求学。修人类发展学。是曾翎龙的学弟。进了大学我便寻找华文学会。后来才知博大的「华文学会」是「华裔生协会」（简称华协），活动涉猎的范围是广阔多了。我接触到了某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才辗转加入了「文友圈」（《向》曾为这「文友圈」辟过专辑的，曾翎龙、刘富良、黄惠婉等人都在内）。我参与「文友圈」的目的是想结交写诗的朋友。那时，对象名单一出炉，跑不掉的几个名字如：1. 曾翎龙 2. 杨嘉仁 3. 刘富良 4. 陈富雄 5. 黄惠婉。但我是来迟了一步。人家几乎都已毕业了，只有嘉仁那时听说留下念硕士。有点沮丧，最后连杨嘉仁也没见到。（圈中大哥大姐们都称嘉仁「才子」，什么都会……）目的没达到，而且理想中的「文友圈」也没出现，于是只参加了一次的聚会，之后我就退出了。于是，又是一个人寂寞地写诗，冷冷清清的，有点凄凉似的。

如今我还是一个人写着诗。写着写着就想向强华老师偷师了。可否教我如何「走火入魔」？做什么事都是诗或与诗有关？我就是想学这点，你说是好是歹？

强华老师，有时我总觉得别人不会欣赏我的作品。这种「总觉得」真令人难受，让我似乎在闷着一口吐不出来的气。你可是写诗多

年了，能告诉我一些什么吗？这「什么」是指什么都可以，只要是一种「什么」，就都OK。

还有呵，有时在某些比赛（文学的啦）打败一些高手，藉这种方法来吐闷气，长期来得通吗？

我有空会给《向》投稿的（但你们要记得刊登呵……若我写得不好告诉我哪儿不好，不好的可别登喔，of course 你们一定叫我拿好的来投。但，我认为好而你们认为不好时，怎么办呢？）

嗯，也好久没给《向》画插图了。

我手上刚从大将买来的《向》NO. 21 期令人感动。那份坚持。

阿鲸实在是精彩的，平实的笔触，带着一些些感染力，让人与他一同走过他所走过的地方。曾向阿鲸说我不喜欢玮翔的文字，鲸，我可以收回吗？不知怎地，这期最让我惊艳的竟是音乐文字。其实刚来马的时候，《另翼摇滚注目》已愿意以RM50 卖给我了。我喊捡到宝啊！那时也是在大将书行。玮翔写得很有意思。我呵，听歌听了不少，但英文太差不知他们（乐团）或他她在唱什么。除非浅白。最近我就迷上了coldplay。他们的专辑是debut album叫《Parachutes》。里头的歌曲有着叫《Yellow》，啊这样的歌词我就会明白了。加上它好听，所以我最近一直弹这首及一直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yeah they were all yellow. 我是有心写音乐文字的（比乐评广阔些），只是我中文不是很好，SPM 只拿6，差死了。所以没用力去写。诗倒是有，心+力。

要是我写了音乐给《向》要用上许多的「注」也是很为难的。哎啊，到时写了再说吧。

对了，是不是在《向》出现的作者（专栏的）都可以写信给他们而极可能会收到回信？

（编按：我们会尽力安排。）

记得上个世纪结束前我曾寄一些稿给《向》，怎么2 个世纪了仍未刊登？在排队吧？希望不是投篮呵。（编按：怎会呢？）



我要当飞行员

☆ 阿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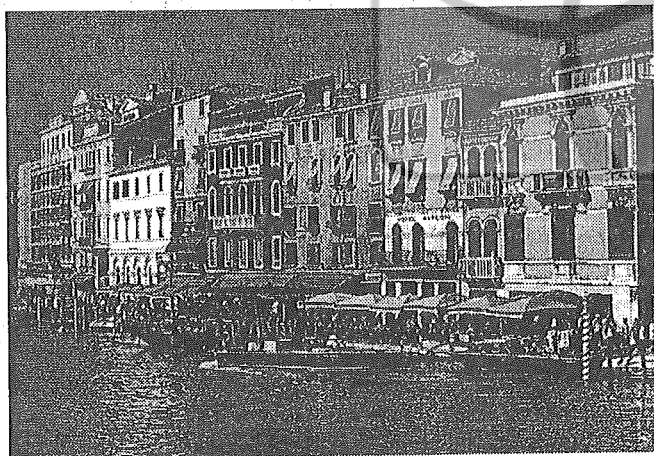
21 期的向日葵真的编得好好。连 Bryan 都说, Eh, SF looks much more different, 很有深度。我很喜欢玮栩译的词, Wish C。可以感觉到她放下去的心啊, 还有亲爱的玮栩妳好吗。赵少杰去的布拉格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呵。我在去年年尾去的丽江也同样是其中之一。

我刚刚从一种迷失的难过中走出来, 虽然还是觉得自己没有方向, 可是好多了。那晚从 YWAM 上完课回家, 在地铁上觉得自己很空, 找不到定位呵。一直想找人陪我说说话, 给我一些肯定还是什么的。我是清楚自己的, 只是还是需要这些虚无的来让自己的心平实。在做 project 的 6 个月里面 (我还有 3 个月才做完的 project) 大家都好像很忙一样。

我总是在想, 20 岁啊。要做些什么好呢。我很害怕自己落后或者空白。然后我才知

道原来 Bryan 也这样想。大家都有毕业前忧郁症吧。晚上约了他去买红酒送给 Ruth, 她后天生日。强华, 你的 20 岁怎么样的呢。(强华按: 噢, 好遥远的 20 岁, 我的 20 岁是很文学的。) 还有玮栩。我觉得自己才开始对村上先生的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君的感受有了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后来的许多疑问, 我究竟在哪里。嘿, 我一直都以为自己过得好好的。我想我需要 一个长长的假期。

那天和 Bryan 匆匆地上了一趟 KL。躲在 Concorde Hotel 还有 KLCC 里头。游泳泡三温暖蒸气浴过了 2 天。那天去应征当空少, 顺利进了第 2 关结果「衰收尾」。不专心听问题。其实也不是真的想当空少。然后的有一天我又 E-mail 去 SIA 申请当飞行员, 驾飞机。希望他们不会介意我的眼睛散光。祝我成功。



盼获共鸣

☆ 李爱鸾

得以在 SF 写专栏的心情, 竟是一一压力。

纵然我被赠送许多空间耕种文字, 却一直在担心交予的「残废」作品, 无法得到共鸣及肯定, 甚至会污染了这花园。

于是, 为着总写不出好文章而一直逃避交稿, 真抱歉!

这一次, 决定以平凡真实的自己呈现生活, 盼能得到平实的共鸣。

我要澄清

☆ 鱼呖銀

对不起, 基本上向日葵常迟出版的关系大部份常拜我这种人所赐吧!

他们可向读者澄清。哈。

我非常懒惰, 接近愚蠢式地生活。只有在写向日葵的稿时才好好整理脑中一大堆东西。所以, 要谢谢《向》让我有时还像个「人」地真实地感觉到自己在思考。也要感谢阿鲸的催稿, 每每在他身上才看见动力, 因他一直努力地生活、写东西, 所以有时与他见面后会被他的电力充一下。然后发奋图强一下。真云和我因有同党的关系, 所以愈加放肆。



生活在忙碌中

☆ 阿鲸

我刚染了发。

从学校教补习回来，很累。

睡了一大觉，八点钟醒来去买晚餐。

吃我喜欢的宫保鸡。

然后做数学写电脑程序之后写城市专题的稿。我的专栏稿还没写。愿主保佑。

最近真的很忙啊。时间分配得刚刚好的，都不可以偷懒。连朋友的生日 party 都不去。他们之后会去 Zuok 喝酒，我也想去咧~~ 哎呀！

新的 SF 真的很不错。真的真的很有料到。Cheers！

幸福乐园

☆ 庄瑞婷

嗨，各位读者大家好！小女子初来报到，请多多指教。与向日葵的相遇，是始于读者的身份。每次苦苦守候两个月，只为了两个月后迎接新一期《向日葵》的那份喜悦。机缘巧和之下，我加入了向日葵工作团队。这并不是一个浩大壮观的队伍，而只是由区区几个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人所组成。或许该说，它并不属于团队，它只是编辑室小组。编辑室，听起来真严肃，可却完全不符和这里的实际情形。如果让我来取名，我会说「幸福乐园」比较适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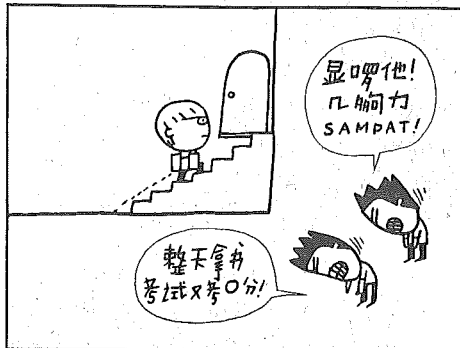
文字有时候会让人有所错觉，透过诗，透过文章，我逐渐认识了他这位新一派诗人——陈强华师。我在他的文字里慢慢摸索他真实的性格。仰慕之情让我对他有所期待，就像少女期盼偶像那般美好的心情。但，现实与幻想总是360度不同，唉！融入了向日葵家族后，才发现原来我心目中的诗人竟是个疯狂大玩家，从美食开始，下午茶、VCD、流行歌曲、各类书籍到INTERNET，他无一不晓。原来，二十一世纪的诗人是这般会享受生活，倒是我这个年轻人落伍了，还沉浸在诗人都是忧郁的年代。幻想破灭后，我只好转换一种心情来面对这位令我既爱又恨的诗人。一段时间相处下来，我开始欣赏他那种生活方式，快乐仿佛是他不变的宗旨，而这正是我这悲观小女子所应该学习的。

在这小小的编辑室里，我还会发现很多精彩人物。这里有斯文且秀气的见芳，默默地用Adobe Page Maker 编辑版位。和她聊天，会发现她的心是如此善良而温柔的。当然，在这里你不会寂寞，因为经常会有很多探访者。他们可不是普通的探访者，他们会带着很棒的书、很精彩的资料、超爆笑的笑话又或是最新科技……当然少不了一些八卦消息。每次都让我有机会大开眼界一番，我的脑袋瓜儿又获得

提升！原来，分享让我们的心越来越靠近。

会不会觉得这个「幸福乐园」名不虚传呢？当你的心情不好，这里会有爱心牌豆水；当你精神不振时，这里会有香喷喷的咖啡；当你觉得空虚时，这里会为你限时专送最新向日葵。服务这么周全，你叫我怎能不爱它呢？每天在编辑室里转一圈，我就会有了新动力，新思维。想在此真诚地说声「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 ever done for me！」幸福其实并不遥远，向日葵也可以是你幸福的泉源哦！

拿大大厚厚的书在校园四处走，扮哲学家。



摘自王德志新漫画集《4896》



渴望出版文集

☆阿儿（寄自博大）

昨天是美好的一天，因为收到妳寄来的书+短短的信！在这考试的季节（对我来说）收到与考试的课本无关的东西是很爽的！那些，太闷了！

朋友也说你们很棒，一间中学可以定时每两个月就出版一本刊物！又让人羡慕你们了！朋友们支不支持你们还不晓得，因为考试，他们把《向日葵》收起来，说带回实兆远，带回斗湖，带回……大概没有人是像我那样，连去读书室也把《向日葵》带去，结果在里面一个钟，前廿分钟用来睡觉，后四十分钟就一直不断边看《向日葵》边看笔记。读得进的笔记有多少是个问号，喜欢向日葵的程度又上升了！

其实在本地大学生活，就像活在文字沙漠里，写稿与看书的人都少得可怜，所以要在这一度出版一年一度文集，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难题！

我有个小小的愿望哟！就是出文集啦！当然不是我自己写啦，我的文笔不好，我只是做主催的那个，然后想个法子让其他朋友，新生们（就快进来了）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拥有一本由博大生编的一本文集啦！

当然明白编书不容易，所以只敢说那是小小的愿望，只怕大愿望实现不到时，我会大失望，所以小愿望就小失望啦！生活中偶尔有些小失望的挫折是好事，只怕太大的失望自己会无法承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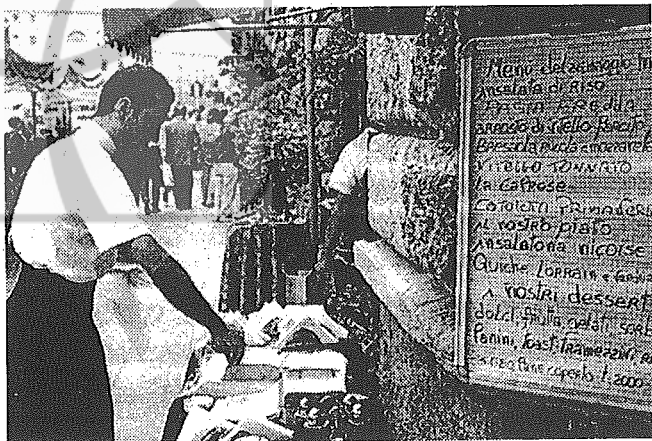
倘若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都可以出文集了，那可就要请教你们这一群有经验的园丁们。

在我们还没本事出文集前，其实是蛮有兴趣向日葵的「版位出租」。现实的「大」学生们第一句问题的是：要钱的吗？被他们这么一问，我也跟着现实起来。这个版位到底是什么东东，很好奇，你可不可以再进一步的向我解释，让我可以向他们说。如果真如你在向日葵里写的，我想这是一个让我们学习的机会。（编按：这个出租的理念很简单，我们希望开放更多机会给想要学习或者体验编辑工作的朋友。因此这不是

一项金钱交易。如果你有兴趣，请先与我们接洽，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你们的概念与计划。重要的是探讨主题是否符合向日葵一贯的要求。）

其实「我们」指的就是博大文友圈会员，我们是附属在博大华协属下的其中一个小组。（当然身份是不受校方承认的）。文友，顾名思义就是搞一些和文字有关的，同时我们也有摄影小站。

文友圈不庞大，反而是小得可怜的圈子，也是将近被视为一个动向不明，须重新审视的一个小组。过去我们有些写得很棒的学长比如杨嘉仁，他们也出过文集（历史是这么说），现在就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新学年为这个小圈圈做些什么的，不是说要拯救，只是希望它继续生存下去。



我一直很希望文友圈可以和向日葵做个朋友，互相交流。（编按：欢迎！）虽然向日葵源自于一间中学，文友圈在博大，但总觉得在出版刊物，写文章方面，你们是老鸟而我们是菜鸟。你们热爱文学的精神+态度是我们所欠缺的。

我因为是文友圈的一份子，所以才开始学习写稿，在进了大学后。之前我和其他大学生一样，写的是a, b, c的笔记。现在朋友生日，也胡乱写了一首诗歌给他，就是逼人家要喜欢它，要感激我，够霸道了吧！

为什么要推荐罗智成？

◎总编辑的理由

罗智成是我的偶像，我曾在他的作品中汲取了很多营养。我把他推荐给很多人。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甚至把《光之书》影印流传。虽然那些影印本已经捲边翻毛，可是那些充满神秘美学的诗句，却像藤蔓般缠绕着我们的笔。后来在马来西亚，经大众书局的引进，我们可以读到「少数」版及「联合文学」版的罗智成作品。这些年来，还是读罗智成。在写作上，我也意识到要离开罗智成的岛屿，航向更远的地方。（罗智成说：「在诗作的国度里，我适合做个岛屿的发现者，不是佔领或经营的人。」）如果在写作的航行里，你还没有发现新的岛屿，罗智成这座岛是值得你驻留、挖掘、修行……

◎向日葵的理由

推荐好作家，是我们的责任。

◎蔡淑玲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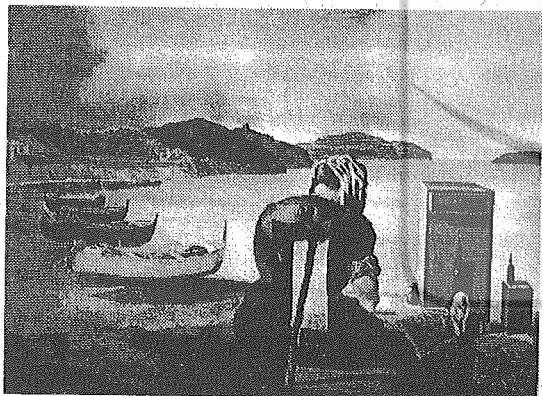
不论熟悉罗智成的人，如何厌倦他拗执地坚持自弃於创作原乡的口吻与姿态，我们不能不承认，曾经《光之书》是如何绚丽伟大地振撼惑於美感的年轻心灵。自一九七九年至今重版，更多惑於「何谓美感经验？」的各式心灵，值得，也有机会，见识岁月在创作高峰期可能缔造的文字盛景——尤其，在这样一个遗忘诗的年代。也许，之於过去，《光之书》已是墓誌铭；之于未来，《光之书》却是掘墓者的藏地图——我说，是诗人之为定冠词（le poète）的魔咒。

航向永夜——

边界的探索，意象的流离

☆蔡淑玲（淡江法文系副教授）

「罗智成」之为诗，我曾经误读得很离谱。而每次的误读，构成下一次再误读的依据。就这么重复了许多年。至今回顾，竟已蔚然衍成一场「误读之旅」——从冰天雪地的威斯康辛陷地生，到阳光普照的洛杉矶：



经阴郁灰色的巴黎，跨越的巴黎，跨越漫天樱花的神户，回到车水马龙的台北……行囊里，常有这本《光之书》。

误读，并不影响美感经验。更经常，美感的产生实源于误读。只要美感受强烈，然而——误读，必将重读。

不论熟悉罗智成的人，如何厌倦他拗执地坚持自弃于创作原乡的口吻与姿态，我们不能不承认，曾经《光之书》是如何绚丽伟大震撼惑于美感的年轻心灵。自一九七九年至今重版，更多惑于「何谓美感经验？」的各

式心灵，值得，也有机会，见识岁月在创作高峰期可能缔造的文字盛景——尤其，在这样一个遗忘诗的年代。也许，之于过去，《光之书》已是墓誌铭；之于未来，《光之书》却是掘墓者的藏地图——我说，是诗人之为定冠

词（Le poète）的魔咒。

Dear R——所有在乎「自我创作美学」的人；这将是我们对彼此的暱称，开启自我和欲求对象间的互动。《光之书》之为诗人罗智成的美学典范，並不透露他的内心世界各式的喜怒哀

愁，而是指向创作者探索自己创作原型的途径。如果你好奇，请踏足涉水，我们将航入永夜，一起欲求「光」。

这里，也许，你会问：既然欲求「光」，为何航向永夜？

背向的航程

那么你已经开始入籍，登上诗人放逐于「黑夜美学」的大帆船，为了达到目的地，我们必须先出走，离去，朝相反的方向。

来，Dear R，在告诉你「光」的传奇之前，先紧握我的

手，看「孤寂」：

午夜，我偷偷跑到古市集废墟，又和那些欢聚的精灵厮混在一起。这儿是航入永夜的港口，我看见大帆船在巨厦后头缓缓开动。风声。帆声。翅膀声。

〈青鸟〉

「古市集废墟」，在「精灵欢聚的港口」，我们将从这里出发，「航入永夜」。踏入诗人摆设的夜景，我们将启程，前往「那儿」：

那儿的彤云在低狭的天空移行，如急驶出港的艀舫，那儿潮湿的木屋，发出漆黑的光泽，天空放缆远去，啊！没有任何宗教或慰藉能到远那儿，那因为太遥远而显得太高的地方。

〈青鸟〉

「彤云」，在「低狭的天空移行」，相对于我们的缓慢，「如急驶出港的艀舫」。那儿，相对于天空的这里，乃「木屋，发出漆黑的光泽」。那儿，若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归宿——因为「太遥远」而「太高」的地方——将会是我们无论放缆多远，终将原地绕行的「外头」。

如果告诉你，将出发朝向比远更远的「外头」，你愿意继

续跟来吗？

「在那」，「外头」，一个远离众人欢聚、期待、耕种、收割的边缘；「在彼」，「外头」，一个忘记名字的异乡，神祇缺席的异教废墟。你的心思将跋涉太远，以致「被辗转贩卖，四处为奴……」；你的深情将如「在败战中失去宠后的王」，而孤独就像「和十万个陌生人露宿在雨泥泞的旷野」（《光之书》19）。

即使，一切皆已枉然，你仍愿意跟来吗？

那么，请你进来，一如背离：

诞生我的

是我胸次里最大最荒最远的一片土壤

星夜林立

万劫如窗

《西狩获麟》上卷

Dear R，你只需静坐窗前，如果你跟进来，「缓缓打扫着为落叶掩盖的思路」（《渊藪》）。

Dear R，或许我们唯一拥有的旅程，一直就在「案前」，在「暗室」，「斗室」哪？！而旅行的方法，不过是「挂起一扇窗」，在现实里面朝外头看，在「斗室里随着地球移行」？但是，我答应你，夜的景致将愈鲜明：

便看见了外头放牧着翠绿植物的阳光。

我们也看过滂沱的雨放牧着泥泞，

虹放牧着被鸟瞰的风景，云放牧着被传说而看不见的星星。

《青鸟》

我们旅行的装备贫瘠，体力有限，但正因身处黑暗，才能看见「光」：雨、虹、风、云、远星、翠绿和泥泞。而且，因为「知感」，美丽得太精确了，「一如道路已被冰封的村庄」，Dear R，我们只能攀着意识的边缘，藉踏青鸟的双

翅，在意象泉湧的航程，探求意义的终极方向——在黑夜里欲求光。

诗的终极意义——永难触及的「知」、「美」、和「光」，那清晰、虚幻、纯粹、不可捉摸，难以言喻的，却又诱惑引人坠入昏眩的——甚至如海岛女妖的歌声，如「孤寂」。追寻「孤寂」，创作，犹如边界的探求、意象的流离、文字的放逐——在彼此的，diaspora。从欲求的方位，向外离散；在欲望的边缘，重新转寰。诗的道路，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无止无尽的延宕、绵长。

「无家可归」是诗的本质，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原本，与意义的佔领或经营无关：

在诗作的国度里，我适合做个岛屿的发现者，不是佔领或经营的人。我了解自己比那些排斥浪漫与温和的人，更不易於耽溺。

在《光之书》一九七八年四月的序里，诗人这么写道。我说，背向，偕悲观，造就了罗智成诗观的冷酷异境。「夜本身是一种光」，在鬼雨书院时期（一九七四），他便说：「我坚持整个夜色的摆设。」

来，Dear R，在我告诉你「光」的传奇之前，先让我们来谈「孤寂」。

边缘的离散

背离的航程艰辛，且充满挫败。或像遁逃：「于是，我背着画架，到阿尔及利亚当傭兵去了；」（《赋别》）也像溃败：「我的激情像远远地瞄准岩岸想衝过去碎裂的浪群，我的头发因疲惫而变色；」（《僻处自说》）更像祭



献：「Dear R：我们将荒芜大片土地来安置一座绿洲。」（《传说》）

但无论以何种姿态出发，「那儿」的方向总折射回来向边缘离散，「几乎我的路途，都背对着世界的中心，她居住的城市。此外，全都是僻野吧。」（《语录》）背向的僻野，放眼尽是空寂，而这如永夜的宽广却正是意象开展的空间——在边缘抵抗的离心力：「诞生我的，是极目不见的我心头的雪地。」（《西狩获麟》上卷）

为了到达永远达不到的地方，我们向四处歧散，意象也因此繁复衍生：在动与静之间，在里与外之际，在远与近之界，如图画铺陈。那「背着画架，到阿尔及利亚当佣兵去了」的我，在「荒原上遇见另一个孤独的人，她却剥走我仅有的孤独」——

於是，我黯然脱出她的怀抱
（在「脱出」的刹那，行踪静止）
在雨停的雨天。
（静默的黑暗中，意象定格）
我的心像震裂的杯子，
不能再碰触任何一种风情
（黑暗中，摒息凝动着能量）
否则，我将溃散了我风般逃遁的
行色

Dear R，你的呼吸是否亦在动静之间抽紧？因为「光」和「美」的虚空静寞，而我只能在黑夜的坚实里喘息。在彼，「天堂从天窗跌下」，我将在唯一庇护我的斗室里，重拾溃散：

我独自留在室内，耐心地，仔细地重建被女孩
翻倒的我形象的积木
充满哀戚——啊——我眼眶里一种重瞳的感觉

离散的，分歧的，破碎的影像，将在黑暗中以最近的距离，最完整的重量击溃我的热切与欲求：

我不时地自言自语，以缓和兽般伤口，
一直到，而所有的寂寞像衝进客厅的推土机

虽然，青春尚在，沈寂仍可重新迴向远方：

於是，我提起画架，把我的视线踌躇於远方
（当视线由近而远，孤独重新聚焦）

在雨停的雨天
执手相看的，是凉驯的倦意

Dear R，你是否亦深感困顿，不知这无止尽的流变迁移到底何处方歇？在创作的世界边陲，低叹流连。

如果，这真是一本掘墓的寻宝图，让我如此安慰你，以另一首美丽得令人绝望的诗：

她递给我一束花，说
「我从墓园回来」
啊那幽邃的墓园
墓碑在花海里永恒地航行

〈黄昏课〉

来，在我告诉你「光」的故事之前，「请忘掉你的名字」，和我来谈孤寂。

歧误的停泊

然后，意象将导至另一个「知感」。（罗智成的「知感」，我想，是接近法文「sens」这个字吧？！既是知觉理性，也是直觉感官，同时，意指——方向）。我们将不断停歇，体验各

式风景，一如中途因困倦，或目光歧异而误涉的陆地：

天哪！一座全新的海洋。不曾被驶入的
然后海带来更多的水气更密緻的细雨。然后，从他的时代里他被刷洗下来

〈然后他们来到荒野里〉

让我揭露，意义的歧误。在永夜的航程里，我们将不断犯错：描述我们的观察与思索，也描述我们的恶梦与悽怆，如「刚洒上岸，不落实的呼吸。」

这时，我们可以对照诗人的哲学语录，如：

人类那些好恶或迷信並不曾被消灭，只是在知性的压迫下，在生活的边缘不断地被替代着，我们以理智强迫更改了某些情绪，但同时，另些情愫已悄然进入。

在永夜的航程里，意义不但衍变离散，而且错置，移位，甚至被替换。我们从一座岛屿漂流到另一座绿洲。

Dear R，在我们继续讨论更精緻的复杂之前，你必须先明白什么叫夜夜：

请，请以妳底吻凝注我
揣度我的孤寂需要这无边、卖力底关注
（凝注，让帆船靠岸，暂借光亮）
……

发开妳的发爪，让我卑诚的心漏网而去
並择妳双掌之一落下。
在妳纵恣底丹寇之间，夫人。
（漏网，落下，在「之一」与「之间」，美丽搁浅）
……

假若我不能从妳腰身探索出我的

航图

夫人，虽然我只从妳贵越的颈项
闻及陆地的气息

就像我们的帆在她掌中栖停

(栖停，在这急夜里，错置将只是
航向的偏离，但并不真的阻止
我们闭目启程，即便是颈项陆地
的气息……)

往被时间湮没的港口驶去

在我年轻时，此刻，我不拒绝妳
带给我的恶运

……

《急夜二三首》

Dear R，走到这里，你也
许已经意识到：那「光」已逐渐

《光之书》3 II

Dear R，终于，我们将谈
及「光」，当「光」正要退化成
雾。在光之海里，我们挟持入地
狱，潜入百花盛开的国度，在梦
中异地醒来，大雨中，如鹰的飞
翔……。

然而，在我们认识「光」
之前，我们将为了迟迟不忍离去
的「光」，「仅仅为了美丽而与
她分别」。为了储存「光」的永
恆，Dear R，我临别的哀思全
散落在「翡冷之翠」了：

在光，昏黄的烛光交叠、重复的



消散。那「光」如「夜雨的港
边」；如「风吹奏着群山」，如
「乍暗而未复明」的烛光(蒹葭之
3)，以恍惚、流质、渺远诱惑
我们拥抱黑暗——那赖以生存的
「拨不开的实体」。

在黑暗里，我们认识思索
与图像；认识追寻与文字；认识
诗的国度，原来只在出发与停歇
之间：

因为美只能使我们欢息，
而我们只是夜的分歧。

森林里，由於太茂密而显得黯淡
的烛光的森林里，那些影子在妳
脸上杜撰表情，伪造谣言，而永
恆，便有了一千种以上的传闻。

「光」，是个太神秘的字
眼，太精确的「神秘」，以致於
我，被迫杜撰……。

「Dear R」，一个在意象
里放逐的，祭献在文字里的虚主
词。一个在寻觅欲求对象里而异
化的主体，一个和真实自我逐步
剥离解体的符号——虚拟的你，

杜撰的我。当整个世代聚集在形
式修辞与本土意识的交叉口论战
时，「Dear R」却已跨越在文学
门槛上踟躅，准备离去——「我
是个天文学家，在白天，这是一
项虚无的职业。」冷静地抽离最
耽溺的——甚至，怀疑「诗」存
在的价值。为什么是诗？诗中文字
的美感经验，可不可能被其他
媒介取代？影视、绘画、建筑、
音乐，甚至旅行杂志、电脑网
路？

当诗人意识到语言作用的
转变，不再视之为传达意义而是
质疑意义的原始场域，原本藉由
语言的反射镜面来肯定自我认同
的创作主体，面对了书写最根本
的困境：文字——是接触外在世
界的途径，却也是阻断外在世界
的铜墙铁壁。罗智成在台湾封闭
的创作环境里，奇特地以个人思
索回应着七十年代欧洲「现代
性」的探究——语言的危机与主
体的溃决。主体在往返追寻中，
藉由语言意象和终极意义的错置
分离，凸显出来的「第三度时
空」，摆渡於现实感官经验与象
征逻辑之间的「空间经验」，神
似法国现代主义作家悬念的「文
学经验」。罗智成，一出发，便
碰撞了边界——语言的边界、诗
的边界、思考的边界：

我阴暗的研究室在靠窗的桌上
一个午睡不成的骷髅头

《光之书》12 II

但 Dear R，你怎可能等
同在斗室外呼吸着、生活着、感
受着的我？在我极度渴望光的黑
暗里，光只让我在文字里异化、
虚化为意象、隐喻和句法。在光
里，与异质永恒的纠葛缠绕在光
里，意识与潜意识在边缘战争拉
距。而死亡，是的，时间规划着

我们航图的疆界：

在一千扇门当中

毗邻而居的睡眠和死亡

我打他们面前走过

因为在此，我甚至也只是旅者
我推开思维，在他们之间轻轻坐下……

〈麻雀打断聆听〉

Dear R，你必须先了解死亡，如同北极星，才能意识为何「图像化的星座从繁星中浮现」；「即使那成为我们生命苦楚的，是我们一生的颠簸」；即使那「光」，以「火」的变形：「最初是海；海的一半是陆地，一半是旋风」。即使，这一切晦暗模糊，只为了回溯「光」——回溯「永恒」与「死亡」。

罗智成的「知感」源自对死亡的思索。〈语录〉里有这一段话：

因为，我们总属于什么，我们的生命总在服侍着什么，我们亲爱的最渺茫的，是我们无从认识的。这将应证的对远古那充满感性的人类所杜撰的传奇。当他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从自然界的安眠中脱离，光支撑他的睡意，光底下的事物，解脱孤立与恐惧。

在结束开始的边际

当然，这一切可能只是我又一次的误读。毕竟，诗如《光之书》，归类总嫌困窘；更何况：「我是隐隐然和每个既成的解释相排斥的」（《黑色镶金》）。如果你想印证，不妨阅读《黑色镶金》（一九九九）——梦和边缘，和大雨的渊源，只是，你将发现，那「光」已退去意识极地的边缘。那唯一庇护我们的斗室「像围捕海啸的忧郁渔船」（《黑色镶金》，78），「青鸟製成标本」（76），「所有钟摆都因袭着一种古老陈旧的腔调」（85），而百花的国度，则已「成荒」。那「光」，二十年后，「像逾期居留的候鸟流连於北方游乐场的淡季」（72）。

当光退化成更具体的现实，幻化意象的动力与目的便逐渐消索，宽广的视野逐减；大帆船不再移动，只有「以雾为篱的停车场 一部缓慢地练习转弯的灰色小车好像在寻找出口」（88）。「在彼」，荒芜成「屡屡在梦中迷路古老院落」？中年诗人的肺活量已容不下阳光，那「知感」，虽然美好，但只是一盏吊篮……。

二十年后对照《光之书》与《黑色镶金》，你可以追溯创作者面对自我创作历程，检视创作原型最深切的反省。如果诗有任何社会教化功能——在现实与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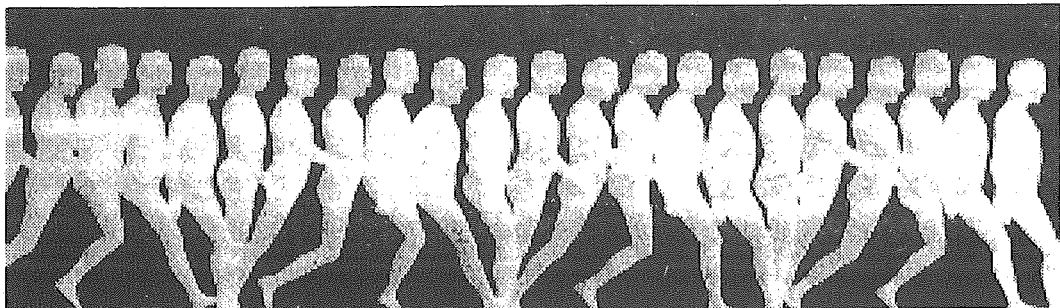
月倾轧下，对知感的执着与留意，甚至凭弔，也许是我们这块汲汲吸金、求快求变的岛屿，最匮乏的心灵资产。而罗智成，自外於创作原乡，一直坚持着最边缘异教的省思。为此，我们便应衷心感谢诗人极限的自剖——在主体成长、追寻认同客体的过程中，谁能不「自恋」？又有多少「自恋」能后设地意识到「自恋的」极限？有人说，而我也深有同感，台湾这个文坛，「但欠他一个相衬的评论」。

Dear R，最远，我只能带你到这里了，航入永夜的港口，如果你准备好，「偷偷带一群孩童，冒着星际的砲火，去挖掘古墓」。〈僻处自说〉

离去前让我紧握你的手，告诉你，「这一切也可能，像进入北极圈的伐木小镇」，若你愿意忍受下一段更艰困的航程；因为，连那诗人，都已离开：

头一天便患了重伤风
距离已无可挽回地湮灭事件的实质
我来到这陌生的终点站
被播入土壤的种子
寂静欲裂

永夜的航程，「一如花的



种子)(如果一粒麦子不死啊!)
「但如果它落在,不是醇厚的土壤上。」诗在这里,多么寂寞!

但是,如果你仍有勇气,
想知道光和黑暗的口传历史;如果你想知道,这些传说,相对于现实的苦涩、困顿与疲惫,到底有什么意义, Dear R, 那就请你大声喊「芝麻开门」,因为:

巨大是无法驯养的。
你要在一万个行人的袖子里
找到门环
叩门
如果祂睡着了
你要安心等待

〈芝麻开门〉

你要安心等待,「光」的变形,在另一个世纪里,以其他风貌,纯粹出现。在极地尽头,你要继续向北走:

往北走,每七日便遇有大树
他们将在树下盛宴款待你
那时,你的心思要掠过南方

为时刻变迁的云族命名

〈芝麻开门〉

在极地尽头,你要记得继续向北走,去创作不适合创作诗的人自己的诗。Dear R, 传说中那人早已久久失去踪迹。「这万柱的森林之殿 静静遗落满了 花的耳朵」,「我们冒雨赶至舞雩的台前」(《西狩获麟》)——这里是甫下黑夜的入口——真的,最远,我只能带你到这里了。如果你仍有勇气,请默默记诵这段咒语:

我秘密供奉黑色镶金的美学
诱拐忧郁、深奥的文字
献祭给不曾存在的智慧
那些被烧灼,牺牲的文字
(它们发出光怪陆离的声响)
却正取代它所献祭的神祇



《黑色镶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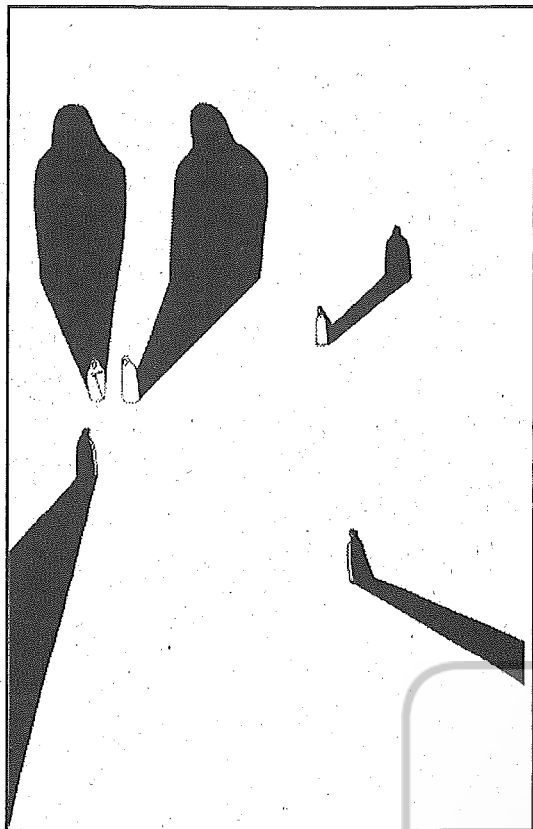
在彼,仅仅因为美丽,即使你「将被挟持进地狱」;在彼,仅仅因为智慧,即使「街尾苦候的晨曦不现」。「在森黑的柱廊里」,你将入睡,沈入海底——而一切,仍仅仅只为那生命

诗的青康藏高原

☆杨佳娴

诗人罗智成早已不再写诗,但是那些他亲自制作的封面与插图,以及充满神秘美学的诗句,仍然在年少的我们之间相互影印流传。今年「光之书」和「掷地无声书」重新出版,加上去年联合文学保留十数年前原版面貌进行再版的「黑色镶金」与「倾斜之书」,我们又可以在每一家书店里,简简单单地,就和罗智成、以及那些语言的藤蔓缠绕、恆生不老的诗们相对。

我可以背诵许多诗集中的句子,关于城市,关于金色华服的女子,关于疲惫的诗人与他暧昧的渴望、模糊的慾念……,都是读诗的历史中耀眼的风景。当然,我也掏了腰包买了这四本书,端正地放在架上,想到时候翻阅的,却还是影印的那些模糊的册子。这些影印本已经捲边翻毛,呼吸之间尽是油墨与手指汗渍的混合气味,字迹也被擦伤,肢体都有些散架了,但是无所谓,字



字句句只需要一个开头，就会像鬆手的捲轴一般，滑出全部内容。

关于现代诗的争论，要不要让别人看懂？能不能用晦涩的意象繁冗的长句？到现在还没有公开的定论，但是，写诗人心裡都有个准头吧。前些年席慕容的诗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竟然有学者提出「大众诗」的观念，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基本上，纯文学，或者说是严肃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小众的；即使是在唐代，所有的知识份子都在写诗、都能写诗，比起更广大的、比他们多

出数十倍的不识字的庶民来说，还是小众。诗言志言情，多的是一层艺术的包装；读文学作品和读心情故事的不同，在於後者可以在第一次阅读就抓住中心，前者则必须花点脑力，借用想像的棱镜，在千般折射的焦点照见繁複的意义与美学。有些特别精采的诗，即使读者无法全然理解意义，也能在反覆的阅读咀嚼中，体会某种美的流动，並且感觉到身体深处有什麼被催开、被融化了……这样令人战慄的阅读经验，我在罗智成的诗裡一再感受。沒有什麼好解析的，那就是好诗。

有些作品是可感的，有些是可知的。太多人用「可知」的标准来判断现代诗，我不认为是正确的选择。文学不是刚正完美的架构，而是充满缝隙、充满缺憾、充满还未被填补的孔窍，被放到不同速度、方向、力道的思维的风裡，会发出不同的节奏与音响；放开理性理解的甲冑，用柔軟的灵魂去贴近，张开，让诗进入，才有到达阅读高潮的可能。

对于习惯声光的现代读者而言，让脑子用力，大概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深度阅读也是可以练习的呢，多做几次，就能够抓到与诗神交的命门了。不过，我不得不承认的是，诗並不是全民的文学，他是属于某一群人的，对于美与文字特别敏感的一群人。然而，文学有没有价值，或者是一个文类还有没有生命，並不是靠着他是不是属于全民来作为判准吧？！对于许多人来说，诗是精神世界的青康藏高原；对于诗人和读诗人来说，跋涉於高原，享受旷冷寂寞的高海拔心灵风景，也是一大享受呢。

罗智成简介

一九五五年出生於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学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陌地生校区东亚语文研究所博士班肄业。

诗人，作家。曾任《中时晚报》副总编辑、桦舍文化事业总经理、台北女性生活电台台长、《TO' GO 旅游杂志》发行人，现任媒体事业负责人。

作品有诗集《画册》、《光之书》、《倾斜之书》、《掷地无声书》、《宝宝之书》、《黑色鑲金》，散文及评论《M湖书简》、《亚热带习作》、《文明初启》、《南方朝廷备忘录》、《泥炭纪》，游记《南方以南·沙中之沙》（天下文化出版）。文字风格独特，沐遂幽微，语法神秘迷人。

诗，是生命的刻度

☆罗智成

(《光之书》再版序)

在这些年若即若离的创作与观察里，我隐约理出某种不十分确切但相当「罗记」的心得——诗其实有两种意义(虽然它们几乎分不开来)：一是在文学传统裡被理解的文学工具，被大多数诗人真诚书写而不加质疑的；另一种我还没想到确定、简单的说法——事实上，它反而有点像是抗拒所有被确定的书写方式的思考方式——相对于那些有意无意已经认定「诗」就是自我表达最完美的工具的诗人，这极少数的创作者偶尔会觉得：在你那篇作品还没有被成功地完成与理解之前，根本不会有什么最完美的形式——诗只是对所有那些被探索、被期待、被修改、被「找不到」的某种完美的可能的代名词罢了！

这些大部分时间被称为「我」的创作者心目中的文学创作事业，是远比文学传统所呈现、所定义大得多的，犹如一种「生活方式」。

而诗，是生活中永远不会被找到解答的替代品。

诗因此更像是，某种生活情境的追求。「笔补造化天无功」，现实世界的素材与内心理想世界的规格之无止境的对话、转换，让我们对生活有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与态度。而文字是我们最常用、最熟悉的工具。从这个观点来看，文字创作出来的诗，如果缺乏了对诗的某种体认的话，其实是和诗完全不相干的(此刻，我所接触到的许多诗

作，正给我这样的感觉)。这不是很奇妙吗？我们即使依照诗的形式、语法、游戏规则写出一首诗，而它却可能不算诗。

所以，理所当然地写诗的人，和恐惧自己不能再写诗的人，虽然大部分时候是重叠的，其实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前者极力斟酌、修辞，后者极力思索、反省，且认知到：「诗」不是一种发表(或创作出来)后才有作用、有价值的事物。它更根本、更早于文字、大于文字——这样的创作者写诗时，不是基于对文字功能的乐观信仰，不是基于对诗的「美感基因」的信赖，而是带着对文字的单薄、受限、无力与无谓的焦虑的无奈，带着对既有诗作、诗传统的不满与不耐。诗的丰盛往往是文字(或其他媒体)难以胜任、承载的，写诗之所以令人着迷，是在工具的有限与生活的无限之间，我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某种恆久的暗示或关联，并让它们彼此「存在」、「显现」。

而这暗示或象征又使我们为自己找到比暗示或象征(理应)更坚实、具体的存在位阶。

不论是一个词句衝撞在我们大脑的行星地壳上，激起一此可以被辨识的「存在」灰尘、深镂一个可以被辨识的「存在」凹痕，或是一首诗，诗的感动，衝击在我们淤积着麻痹的生活沼泽，改变了一个神经元或一、两次舒畅的呼吸，诗都——也应该都为我们的生命注入新的可能、



新的元素。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光之书》和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掷地无声书》都不曾远离我上述的信念，虽然在题材与风格上有较大的转变，但是书写的动力、创作的机制仍是一样的：对现实生活、既有文明与书写方式感到不足与不满，渴望用别人可以解读、辨识的，自己的方式来记录感知经验与理想——同时促进自我心灵的新陈代谢——这大概也就是生命形态的展现吧？

诗，是生命的刻度。

我的有限时间的，剧度。

它不只在丈量那些已存在的事物。

它在呈现、创造、彰显某种生活。在那样的生活里，困厄的、不满足的灵魂力图透过想像、憧憬、反省等心智活动，来超越自己的平凡、脆弱、短暂与渺小。

那是迄今我见识过人类为了珍惜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最优美的仪式。

透过想像、憧憬与反省，诗扩大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较美好的性格、较深切的情谊、较真挚的理想，以及较美丽的世界都有了在现实立足的空间。

罗智成作品选

麻雀打断聆听

一双麻雀在对面的屋脊上
来回地轻跳着
渐渐地我发现
雨，是一场寂静无声的音乐会

谁会是这个轻巧的指挥者？
这时来了按户送讯的邮差
沿花探问的蜜蜂，在万树之厅
敲打着键盘的啄木鸟
以及手如何在肌肤上化为流质。

风是一种嗅觉，使得下午成为触觉
仰臥。使得屋簷恍惚。
云孕载潮湿的光
有远处的雷声，在其上搬动桌椅
其后他探访我的听觉而恰好我有事出去了……

我们和花的斗争已进入巷战
水洼周围是情感与岁月的遗骸
像葬礼时传来花香
死者们为我们开门
我们鱼贯而入
在一千扇门当中
毗邻而居的睡眠和死亡
我打他们面前走过
因为在此，我甚至也只是旅者
我推开思维，在他们之间轻轻坐下……

我推开思维，为了思维。
我要去的地方，必须
裸身前往
我却要把整个世界夹带而去

一九七八·五

青鸟（谈孤寂）

午夜，我偷偷跑到古市集废墟，又和那些欢聚的
精灵厮混在一起。这儿是航入永夜的港口，我看见
大帆船在巨厦后头缓缓开动。风声。帆声。翅
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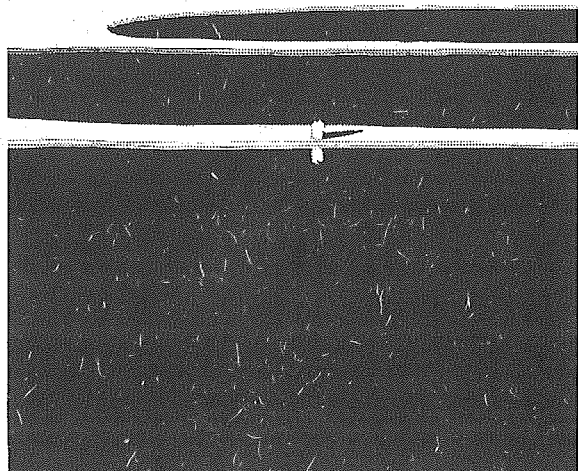
Dear R 我想跟你谈论孤寂。到那村庄的道路已被
双冰封好几个月，我的信息无法传递给她。那儿的
彤云在低狭的天空移行，如急驶出港的艨艟，
那儿潮湿的木屋，发出漆黑的光泽，天空放縱远
去，啊！没有任何宗教或慰藉能到达那儿，那因为
太遥远而显得太高的地方。Dear R，我忘掉姓
名来与你倾谈，谈孤寂。好像时光正在焚茶我的
背脊，而我坐在你的对面描述它的光热。

Dear R：我们在暗室里挂起一扇扇的窗，便看见了
外头放牧着翠绿植物的阳光。我们也看过滂沱的
雨放牧着泥泞，虹放牧着被鸟瞰的风景，云放牧
着被传说而看不见的星星。而我们在斗室里随着
地球移行。

Dear R：请让我继续留住，让我蜷伏案前，你继续
说，再十年，再久。我想和你谈论孤寂，这次，
我们跌进女子们的唾名，我们讨论园艺，反对盆
栽。是的，我们的情绪渐趋高昂，我们更畏惧沉
默的来临。

Dear R：让我轻轻喊你，在暮年的时候，握着你的
名字入睡。

一九七六·七



僻处自说（谈孤寂）

为了不辱没对你的情谊，我将慎重选择下一位恋人。

Dear R，让我们来讨论孤寂。在陷落的城池里。

我的激情像远远地瞄岩岸想衝过去碎裂的浪群，我的头发因疲惫而变色；一切过后，剩下我的倏怆是刚泅上岸，不落实的呼吸。让我翻身仰臥。Dear R，在风纠缠不清的旗里隐藏你。我睡去。然后，让我握着恶梦和你谈论孤寂。

啊，我怎么能和你谈我神秘的籍贯？谈孤寂？我只会说

——我以为，我们应该和另一个星球开始战端。人们虽不能理解，但会紧紧团结；那时，我们趁机教他们唱歌和跳舞，那时，全人类将离乡背井，来到夜凉如水的撒哈拉大露营。那时，我们偷偷带一群孩童，冒着星际的砲火，去挖掘古墓，那时，而R，所谓孤寂，是你拒绝了我，紧接着失散在茫茫营区。

他们把我软禁在我心底。Dear R，没有人知道我的下落——即使在我面前。

他们打听我却在忘掉我以后啊呀！虏走我的人就再也沒出现。甚至在事情结束，忘记遣我还乡——天哪！我原本不想跟你说，Dear R，所谓孤寂，当他们撤走沙漠上的营地，你独自留下，背对远去的地球，呼喊我的名字直到它开始生疏，直到对爱开始生疏——所谓孤寂，是我在荒漠上证实对你如上的想像全未实现。清晨，Dear R，我醒自回忆，这第二天依旧美丽。但，显得多余。

一九七六·四

然后他们来到荒野里

众人散去后，他若有所失地留下，在杂乱的脚印里遗有她的鞋，细雨停了一阵又开始下了，下在草地也下在远处的海上。他和她隔了一百个世纪在高原倾谈，那时她脱了下鞋，以纵恣的舞姿奔跑，当他追至岗上时，他发现了这个海洋。

天哪！一座全新的海洋。不曾被驶入的然后海带来更多的水气更密緻的细雨。然后，从他的时代里他被刷洗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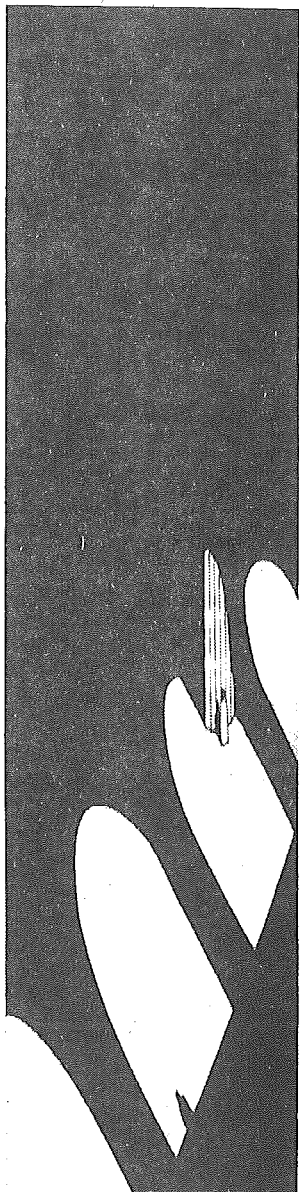
众人聚，集是毫不相关祈神祭典，但来得太快

他从岗上下来甚至还来不及收拾那双白鞋，他跪在泥泞里，一些小花被塑入狼藉的脚印里，雨下在草地也下在远处的海洋

然后，他的小女儿从村庄上来找他回家晚膳，啊他那因为真实而致不完美的爱情，但小女儿是精采地温柔而可爱的，他们走过半掩的鞋「我们晚些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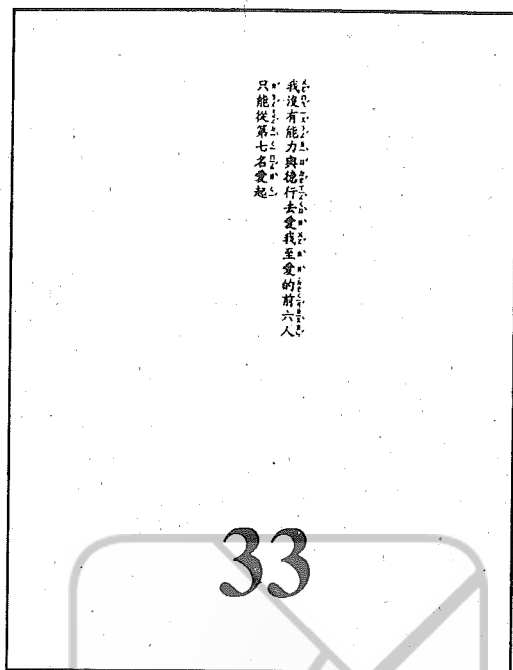
然后，他们来到荒野里长满杂草的竞技场。

一九七六·九



爱，德行与能力

★张玮栩



——《黑色镶金》，罗智成

我手上拥有的、那些来不及背诵完的罗智成诗集，如《泥炭纪》，《宝宝之书》，《倾斜之书》，不见了。

不知道日子，不知道地方，不知道我遗落的背景。我推算，我是邮寄一大堆书本回家的途中，遗失了一个包裹。而那包裹极其珍贵地收藏了我最能接近罗智成的几本诗集。

我记得的，都关于爱。

如今我只剩下《黑色镶金》。

深夜一个人斜躺在床上读诗，就在第33页坐直了身体，那个诗人建构的满腹温柔语气，但隐然伸展语意矛盾的世界在这里宣告了他的真相。

这是一个充满遗憾的书写世界：「为什么他真正记挂、抱憾的事从不曾出现在他的作品里？」（《29》，《黑色镶金》）

所以一个残缺的人，无能力去爱的人，只能从第七名开始爱起。

诗人一开始是何其温柔邀约，将阅读的人一并纳入他的世界，於是当我们看到：「我们且战且退 / 以自身优美的剪影、模棱的辞汇抵抗这座城市 / …… / 用失败 / 抵抗他们的成功」（《7》，《黑色镶金》），我们觉得被了解了，并且被叙述了。

可是循着他文字余留下的气味走下去，我们

发现到他的企图，这不只是一本情诗集而已，他笔下的「妳」竟然不是别人，只是：「除了被我杜撰出来的 / 妳 / 妳算不算别人呢？」（《27》）。当他向我们揭发了这个杜撰，我们是不是被他的设计摇了一摇，而从情诗的对话中惊醒呢？

有人会说这是后设。

当他在第53首再一次堂而皇之宣告他安置「妳」的企图，我们这些阅读的人骤然又成为「别人」了。「而别人翻开这一页时 / 妳翩然消失 / 除了文字什么也不是」。

你读到他的诗中情意以外对作品之余作者与读者产生不同意义的讨论吗？

罗智成是聪明的。

《黑色镶金》里到处都是简单的主谓句，到处都是——一再重复的语法结构，可是你永远都要从简明的阅读中读到饱满的、可供咀嚼的意念。因为他对文字的组合，充满了冲突的意识。

「谎言将因其美丽、伤或今人不解而被赦免。」（《32》）

「最叫人怅然的，是稀有的美丽在这极不相衬的年代 / 仍因过剩而贬值……」（《67》）

「你还在我们永不相邻的 / 隔壁 / 写日记吗？」（《73》）

就是我们反复阅读，让他的文字营造的怅然、寂寞持续磨蹭我们的心。

罗智成成了我最后的抉择

★赵少杰

罗智成是陈强华的偶像，陈强华是我的偶像，因此在学写诗的时候，罗智成自然成为我们的必修诗人。刚开始时，大众书局没那么多书，尤其是诗集，我们得影印装订成书，再加上当时最便宜的影印方法是墨印，为了省钱我们印多几本，卖给有兴趣读诗的同学，但墨印却随着时间变浅变淡。

因此，从来没有拥有过『正版』罗智成。后来大众书局终于可以买到由『少数』出版的「黑黑的」罗智成系列，大夥儿惊为天人努力省钱少吃减用，为了拥有全套罗智成。我从玮筠那里摸一摸，擎宇那里摸一摸，众友那里摸一摸，还是无法拥有那黑色的脸孔，可能是我天生好吃懒做，储蓄不到钱或是不晓得花在那个比罗智成更有吸引力的诗人作家身上（好像是陈黎，西西）。后来，兴趣多了，读书挑着自己较感兴趣的书来读，强华阅读指南上的书越来越不遵守，看画册比读诗集多。

但清晰记得跟强华去看书展的乐趣，学校附近的福建会馆偶尔会有某些书店来举办书展，我们大夥儿放学后约好到书展逛逛，认识的作家太少，只有听说谁谁写的好就翻开来看，有强华在的话，彷彿就像是拿着地雷探测器，有好书他都会发出声音来，鼓励我们买下来，偶尔会先借钱我们，偶尔他会在一旁买很多书，很兴奋但又怕被老婆骂他都把钱花在书上。那时候家里给的零用钱很少，多数是为了买书才写诗多投稿。赚了稿费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书，把心仪已久的书一本一本排在书架上，抱在怀里，真的梦里也会笑。

银行账户里没什么钱，钱都花在书上，出国后这习惯一直改不掉，旅行没有书走不下去。在没有中文的异乡，一本书可以读几十遍，读了再读，小心的读，恐怕读完了没有新书的日子不好过，口可以不说中文，但脑子里却不可以忘掉，那文字的亲切感在疲惫时特别需要。

在经过台湾的48个小时，看见了由天下文化出版的罗智成诗集《掷地无声书》和《光之书》，二册和购，特价299元。当时身上没台币，在走出诚品书店时，厚着脸皮叫朋友帮我还款，还有很多很多我想拥有的书，比罗智成更有吸引力的书我都没买下来，只因没钱，不晓得是为了什么，罗智成成了我最后的抉择。

书

（读罗智成有感）

☆林韦地

拿出一本小册子，
在上面涂鸦，
一句一句排列整齐，
全是自己的名句精华。

太明显的爱意，
使坐在我们中间的友谊，
侷促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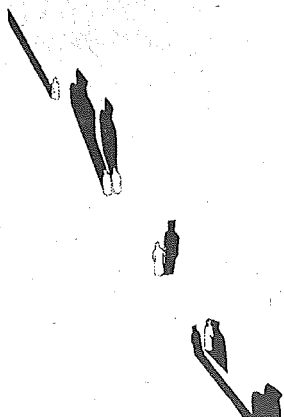
画着画着，
发现字句里都是你的脸孔，
两颗明亮的眼睛，
张得大大地瞪着我，
似笑非笑，
像是在说：「你画得不大好。」

那时，
我们躲在被窝里玩手电筒，
在脑袋里，
照射出各式藏宝地点，并在尘封的角落发现，
我们的史前。

我不是一个好的画家，
只好用写给你的情书，
拼成一幅藏宝图，
指引你去寻宝，
你会发现，最好感动，
传说中的宝物就是，
我的爱。

在3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只有1和2可以选择。

所以，
我会先学会把1和2写好，
直到你满意为止。



上期介绍的富了伊藤润二的恐怖漫画，仍然意犹未尽，这一期我们再深入「剖析」富江这个经典人物。（见芳）

深入虎穴采访富江

★小丹丹

「小丹丹，好黑喔！你确定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吗？」小芳害怕的抓住我的衣袖。

「那……当然，我们还要写报导，妳忘了吗？」没错，我们现在正位於伊藤润二家的地下室。上次做完专访本来是想联络富江小姐，没想到，据她家的邻居说明富江其实失踪很久了。既然如此，为什麼上次伊藤润二又会说她要结婚了呢？向日葵为了秉持「读者至上」的概念，因此我和小芳芳便决定深入虎穴，深入挖掘伊藤润二的资料。

「小丹丹，我好害怕喔！」

「别怕，有我在啊！」其实我也有一点害怕，因为这里的光线十分的昏暗，只能靠两盏微弱的手电筒照明，而且地板又有一点湿湿黏黏的，空气中又有腐败食物的味道，令人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啦～～」突然有一个很好听的歌声传来，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小房间，我和小芳芳偷偷的开了一个门缝从那狭小的细缝中偷看，小房间裡光线充足，而且飘有一种玫瑰花香昧。

「是谁？别再躲了，我早就知道妳们来了。」

「是富江！」我心一惊，但我依然故作镇定，「富江小姐，妳怎么会在这里。」

她优雅的拿起一瓢水，往身上淋，富江正坐在一个样式古典浴缸里洗澡呢！她轻轻一笑，眼角旁的痣随着她的笑容跳动了一下。

「小丹丹，妳想知道什么就尽管问吧！不需要拐弯抹角。」她亲匿的称呼我的名字。

「富江小姐，为什么妳会在这里呢？」

「是润二他把我囚禁在这里的。」

既然来都来了，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什么？那……妳怎么还那么悠閒呢？」

「我能做什么呢？」她拿起肥皂轻柔的抹在她那头乌黑的长发上「唉，他是那么的迷恋我。」她看起来一点都不着急，似乎我们在谈的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妳不怕吗？」

「我吗？」我习惯了，每个男人见到我就失了神，我又能怎样呢？

「富江小姐，妳为什么会这么迷人呢？」

「哈！」她失笑，彷彿我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这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我从小就很漂亮，妈妈和妹妹都很嫉妒我呢！」她顿了顿「其实，润二也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不过他有佔有欲强了



一点。」

「所以他才把你囚禁在这里？」我大胆的假设。

「嗯！」富江不以为意的点头，「我已经习惯了，他还算好了。」

「这……你是什么意思？」

「砰！」门突然被撞开了，是伊藤润二！他整个眼睛都是血丝，「富江，为什么？为什么你想要离开我，他疯了似的摇晃富江的身体。」

「你是在留住我吗？」她冷漠看着他。

「我……」他一时恼羞成怒，拿起了事先准备好的小刀……他杀了富江。

我和小芳芳一时受惊吓太大，就晕了过去。当我们清醒时，已是躺在一个很舒适的床上了，一个慈祥的老脸映入我的眼帘。

「妳……」我从床上跳起来，「小芳芳呢？」

「她还在睡呢！」她回答。

「那妳是谁？」

「我是富江的妈妈。」

「啊？」我真的很疑惑。

「唉，这个孩子就是这样苦命。」她的眼里有着泪水。

「富江其实是个受诅咒的人，所有爱上她的男人最后都会想杀了她，她本来是个很好、很温柔的女孩，但是几次受到几个男人的杀戮，她开始越来越不相信任何人了。」她的眼中充满了痛。

「她是一个永远不会死的人？对吗？」我大胆的推测。

「嗯！」她默认，「就是因为死不了，所以她的性格变得古怪、骄傲，以自我为中心，整天只想着如何装扮自己，不仅如此，每当她一死，她又会像蚯蚓一样，每一个分裂的个体又会变成无数个她……」她吞了口水接着下去讲，「曾经，有一个和平寺的高僧告诉我，富江上辈子也是因为她的美貌而害死了很多人，因此，她被判永远无法在轮迴转世，只会一直在人间飘流，找不到心爱的人，直到……永远。」

我轻叹了一口气，原来就是这样使得富江一死再死，她也没有办法选择，如果有机会的话，她或许宁愿是一只狗或是一只猫，也不要再是人了！

我走下床，看了看小芳芳的状况，又打了通电话回编辑室报平安，看着窗外的夕阳，此时一定又有无数个富江在流浪，在寻找真正爱她而又不会伤害她的人吧！我突然觉得「平淡有时候就是一种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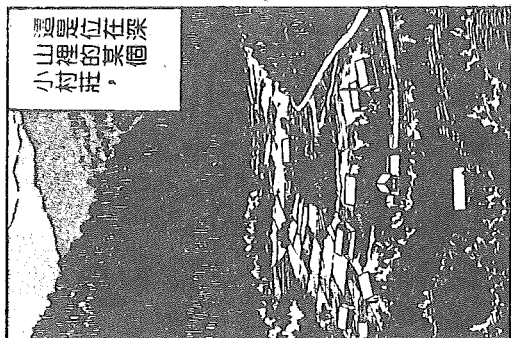
漫画精选系列

★小丹丹

为了让各位读者深入了解富江，这一辑我们特别截取了一段关于她故事：「瀑布潭」，这一篇应该是一次介绍伊藤润二系列的漫画了，因此希望大家能慢慢欣赏。



富江恐怖系列——瀑布潭



這是位在深山裡的一個小村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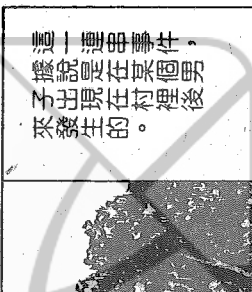
從村莊再往裡走，約一公里的山路，有一座很大的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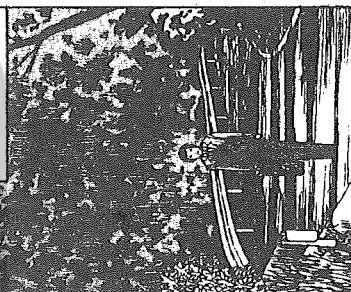
這座瀑布後來成為自殺的聖地，最近才發生的。



後來，村裡又發生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這一連串事件，據說是在某個男子出現在村裡後來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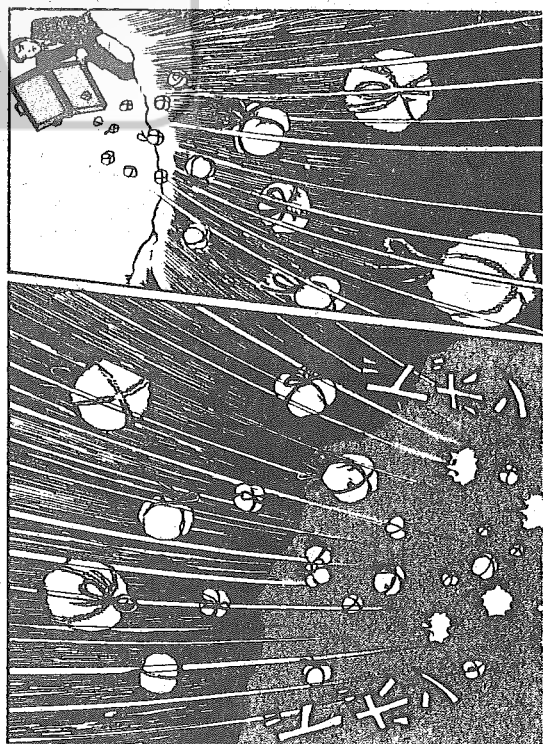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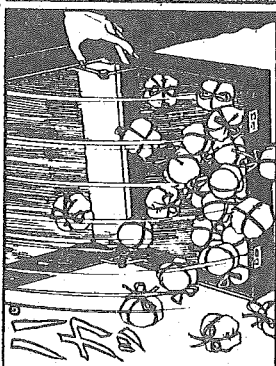
給我站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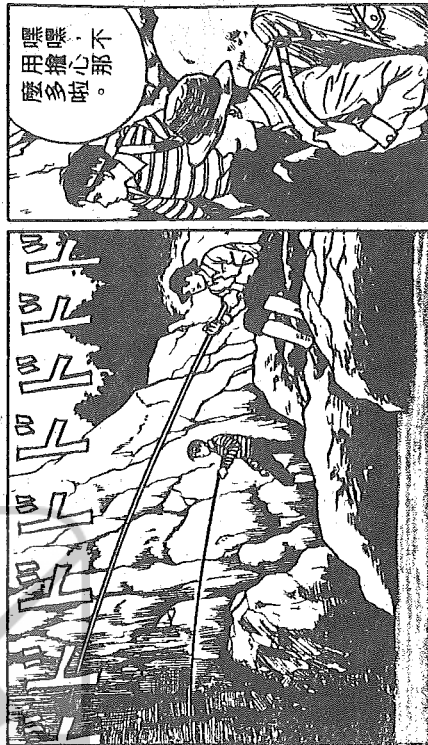
無路可逃了吧？乖乖受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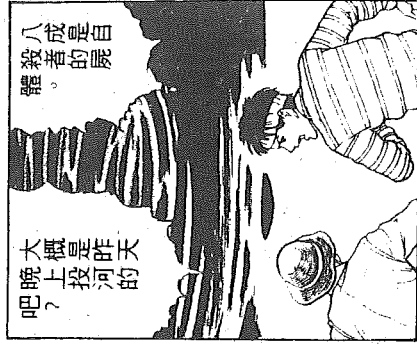
我把東西都丟了！你們就饒我一命吧。饒命吧。



瀑布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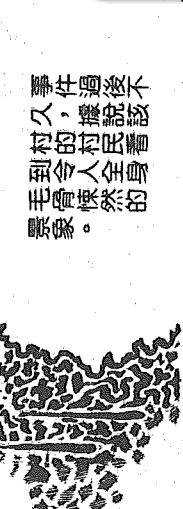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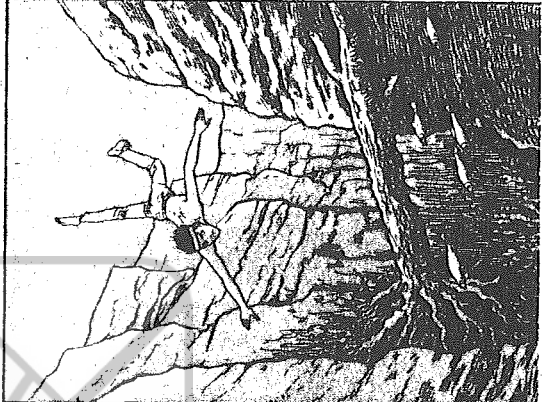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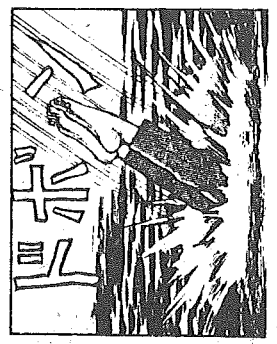
沉入水底的女人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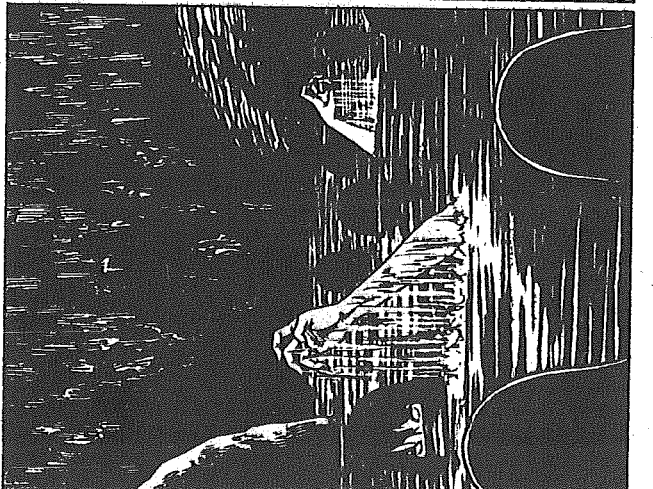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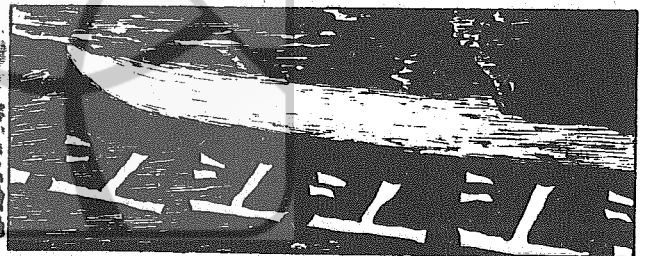
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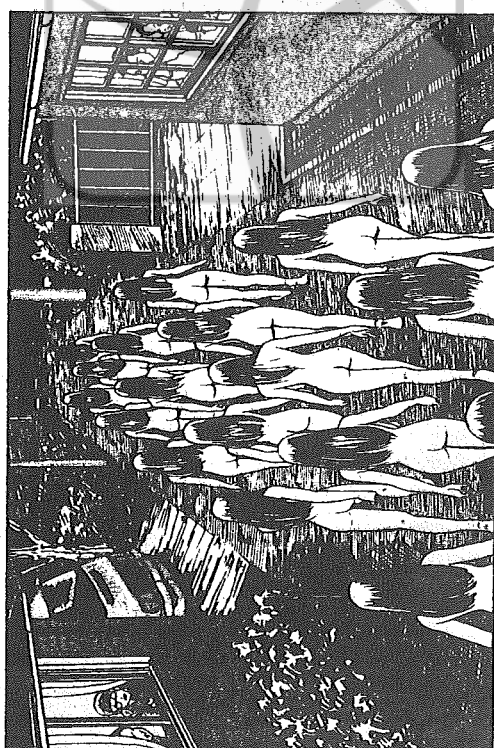
躍入水中的釣客過了幾分鐘還不上來，所以...



事過很久，據說該村的村民看到毛骨悚然的景象。



富江复活？



據說很多村人都目睹到這可怕的一幕。

這奇妙的團體不久就各自散開，消失在暗夜中。

命运将他们连在一起，是使命还是考验？

这是失去的另一半，是潜意识的具现化能力。

同一个空间裡，这是另一个他，一个不同形态的他，而它必须学会控制他。

替身，她必须承受这一切。

命运将他们连在一起，是使命

沒有选择，她必须承受这一切。这是失去的另一半，是潜意识的具现化。

同一个空间裡，这是另一个形态的他，而它必须学会控制他。

这是失去的另一半，是潜意识的具现化。

上帝赋与她

他们连在一起

一个空间裡，这是另一个形态的他，而它

上帝赋与她的能力

命运将他们连在一起，是使命还是考验？

这是失去的另一半

沒有选择，她必须承受这一切。

同一个空间裡，这是另一个他，一个不同形态的他，而它必须学会控制他。

空条徐伦
JOLYNE CUJOH

日籍美国人

身高 175

体重 58 kg

徐伦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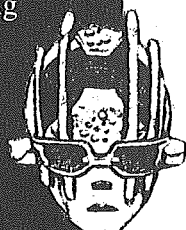
JOJO

第六代

徐伦替身

能力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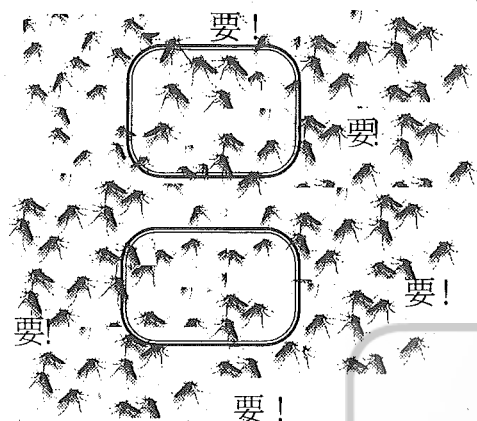
是「自由人」



不同形态的我

一直不停地出发！

芬兰之旅如何，还要再次出发吗？



嘿！你要去哪里？向右转！



订阅表格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期数：
书款：Postal Order / Money Order /
支票 RM ，请查收並寄上收据。

代理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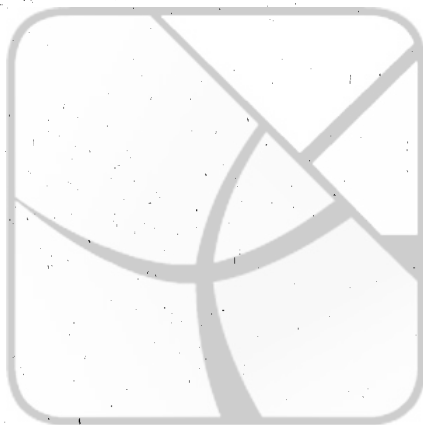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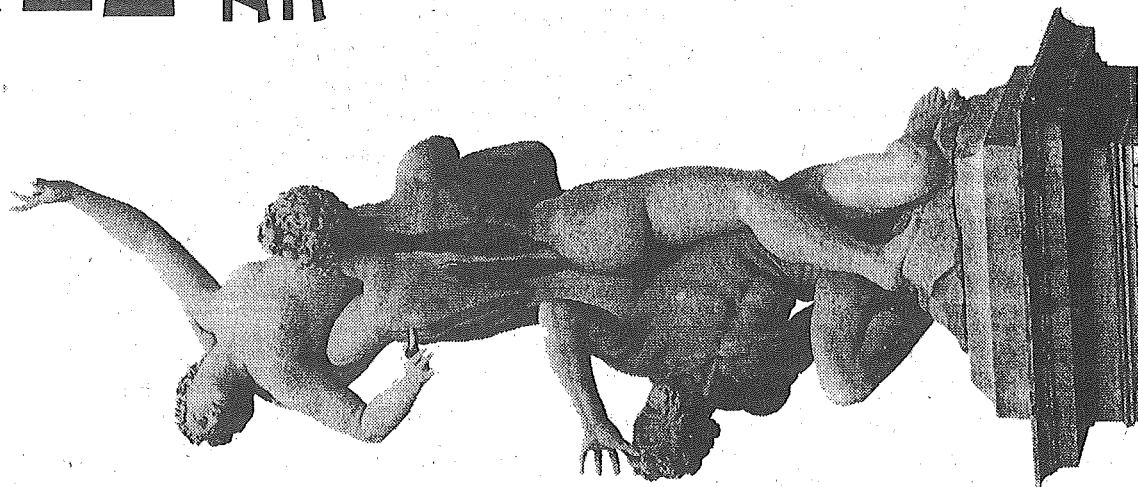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地址：
电话：
学校（若有）：
代理《向日葵》双月刊，从第 期开始。
每期《向日葵》出版后，将 本寄予以上地址。

《向日葵》每本售价RM4，邮费另加RM1，一年五期。

代理10本或以上者，名获得10%折扣，付款时请自行扣除。代理者将在收到书45天内付清书款。卖不完可退回，唯希望退书维持在20%以内。

所有的订戶或代理，请勿用现金付款。可以用Postal order / Money Order / 支票付款。抬头 (bayar kepada) 请写：Jit Sin(Ind)High School，请勿在汇票领款人 (Tandatangan Penerima / Payee Signature) 空格上签名或写上任何字。

出发 到意大利每一座名城。



为什么是意大利每一座名城？

在这个季节来到意大利，我们面临了无从割捨的难处，贪心的我们根本无视意大利执手的猖狂，还是只好每一座城市都去看一看。可是每一座城市又有精采丰富的内容在等待我们认识筛选，便只好每座城市只取一瓢饮。

你准备好了吗？少杰已经等待很久要为我们导览了。意大利也一样。

在意大利旅行

★赵少傑

为甚么会选择意大利呢？如果想去旅行的话。让我来告诉大家一些比较舒服的旅游方式，並且符合《向日葵》所提倡的人文气息较浓的地方。

罗马

首先我们从罗马开始，我们将到达罗马的达文西国际机场，在机场外有座大型的达文西铜像，手里捧着地球。从罗马到市中心可乘搭机场快车道抵达罗马市中心，大家可能对罗马的名胜古迹已经久闻，如斗兽场，西班牙广场（非常著名於服装表演如 Gianni Versace 的纪念演出，每一年的『星光底下的女人』服装集成演出，又窄又高的阶梯被模特儿们视为最高挑战，有不少的模特儿滑倒出丑因而需步步为营），许愿池，天使城堡（以前是用来关政治犯，但现在已变成博物馆）……，还有全世界最小的国家——梵蒂冈。这一些旅游圣地已有太多的旅游手册介绍，但除此之外，火车站附近的跳蚤市场也值得一逛，除了旧书摊，古董，书报和衣物，还有色情刊物和零零杂杂的电器。罗马不宜久留，治安太坏，扒手和吉普赛人太多，有很多游客在这里中招。因此罗马不作许多描述，我们可以选择南下或北上，南至西西里岛，北至米兰或多灵。

先带大家往北上，在前往佛罗伦斯的路途中会经过 Arezzo 市，贝里尼的『美丽的人生』就在这里取景，起伏的山峦和古老的城市，细诉着一段我们在电影中所看到的美丽故事。

（在这里不得不说，贝里尼的托斯卡纳腔非常浓厚，一般上托斯卡纳腔把 C 读成 H，譬如：coca-cola 读成 hoha-hola。但意大利人都说正统的意大利文源自托斯卡纳州，凡是要学好意大利文就得喝口阿诺河水。）

佛罗伦斯

美丽的佛罗伦斯又被徐自摩译为翡冷翠，与意文 firenze 的原音更为相近，意境也更为优美。佛罗伦斯又有百合花市之称，市徽就是一朵百合花。城市公认的颜色为紫色，意大利足球队 fiorentino 的球衣就是这个颜色。不谈足球，这也是文艺复兴的圣地，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达文西，伟大的诗人但丁的故乡，因此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强烈的艺术文化气息，走在用石柱打成的路百年不坏，更觉得人对美的追求和向往无穷无尽。

整个佛罗伦斯就是一座博物馆／美术馆，走在街上老旧的建筑物和华丽时髦的服装店，彷彿在耳边演奏着交响乐，或许这般形容是夸张了些，但从火车站 Santa Maria Nuovaella 往主教堂 Duomo 的方向走去，你将会看到不同风格的建筑物，哥德式，罗马式……。

乌费兹美术馆 Galleria degli Uffizi 收藏的重要文艺复兴艺术品最为完整。收藏作品达 2500 件之多，其中包括波蒂且利的『春天』，『维纳斯的诞生』、米开朗基罗的『圣家』等等。每一次参观如此宏大的美术馆，总觉得美术史没好好的读好，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不能每一件好好的欣赏，只能专注在几件大师的作品上，在心灵上做个交流，更刺激读书的慾望，提升鉴赏能力和个人的文化修养。因此每一次都得先做好功课，把整个文化历史背景做个了解，方能投入该地的气氛中，尽情的享受欧洲文化洗礼。

如果喜欢购物的朋友，可以往2个地方窜，圣罗伦佐教堂和中央市场之间的跳蚤市场，和高级名牌专卖店的集中点Via dc Calzaiuoli。跳蚤市场中可以找到许多皮革及二手货，这是我最爱闲荡的地方，就像是一场寻宝游戏。

通常在换季的时候，涌入身怀多卡的日本人进行疯狂购物行动，其实意大利名牌很少做国人生意，都是亚洲人和美国人在买，在Gucci的专卖店就经常出现，日本人排队至另一条街等待进入购物。

当然还有许多名胜古迹，不同风格的教堂，在这里我略去不谈，我们应该到佛罗伦斯Republica广场，最美的2间咖啡馆喝杯香浓正宗的Capuccino，气氛装潢服务和咖啡都好得令人感动。当然，不能放过举世闻名的意大利雪糕，但千万不可在市中心贪图方便而购买，贵并不代表好吃。（小小的贴士：鲜果雪糕如开心果，蜜桃，哈蜜瓜…可以骄傲的称号世界第一。好吃的原因是新鲜，甜而不腻）

夏天佛罗伦斯的广场布满卖艺者，默剧表演，小提琴表演，爵士乐队……尤其在旧桥那带，望着潺潺而流的阿诺河以及桥边两边建筑物的倒影，空气中传来的音乐，桥上情侣们忘我的热吻，雕花华丽的街灯，非常浪漫。突然想起一首歌是这样唱：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郊外

佛罗伦斯在托斯卡纳州，世界著名的风景区，誉称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气候地形与食物都可以让你松懈下来，缓和紧张烦躁的都市生活。起伏的山峦，一大片的向日葵，葡萄树，橄榄树，玉黍蜀（这里称土耳其麦），天空很蓝，草原很绿，意大利家庭喜欢在庭院里大夥儿一起吃饭，气氛很好，吃饭喝酒聊天吃蛋糕。很多时候很冲动的想跑过去，问他们是否可以让我参与。

喜欢喝葡萄酒的朋友，终于可以放怀去喝，因为很便宜，如果交通方便的话，可以到郊外参观酒庄，以及试酒。酒庄的感觉很特别，一股奇妙的酒香，加上地库阴凉的湿气，在酒穿过喉咙直达肚子里的温暖，感觉特别舒服。

郊外还有几个具有特色的小城，如Siena' San Gimignano……等等。

比萨和里窝纳

比萨有世界七大奇观的比萨斜塔，除此之外，此地大学也非常有名，尤其是数学系。这里除了游客多之外，就是学生。虽不可以登上斜塔，但在洁白的大理石大教堂，（其实斜塔本来是大教堂附属的钟楼）和碧绿的草地衬托下，显得平静自然魅力。

里窝纳是一个港口，那里也有著名的海军学校。令我踏足这一个小城，并不是因为想看海，而是为了西西常常提起的那位画家，肖像画总是长长的颈项，为了他我来到了他的故乡。

游览托斯卡纳州的古都

卢卡Lucca、阿雷佐Arezzo、科托纳Cortona、伏特拉Voltera、维亚雷乔Viareggio……托斯卡纳州约有300多个乡镇和村庄，到处都是名胜和历史渊源的古镇，如果想接触真正的意大利，还是去游客少，带有乡土气息的城镇和村庄吧。

Buon viaggio! 旅途愉快!

游走于艺术的草原

☆ Simple 整理

把你的心窗打开，让我们带领你进入艺术之国，美丽的意大利。意大利虽以传统的艺术闻名全世界，但却能不断地诞生出优秀的现代艺术家，这是不是你心中的问号呢？在此，让我们一起加入队伍，走入时光隧道，慢慢品尝意大利美术史独特的味道吧！

意大利的歌剧

意大利的歌剧魅力在於它的「声」，那清澄有张力的声音是无法取代的。歌剧的季节通常是从10月左右开始到第二年的6月左右。在季节开幕以前，去剧场都能看到本年度一系列节目介绍的小册子。有的剧场常事先进行抽籤。

售票的场所叫做「Biglietteria」，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小册子。进入剧场内部时，座位等级不同，入口处也不同。一般从剧场正面进入的话就是一等座Ppatea，价格最贵，贵妇人和绅士是这里的常客。一层较高的，能做4~6人的包厢，围着「Ppatea」排列，这叫做「Palco」。「Palco」的上面是「Galleria」，越往上价钱越便宜。这上面的是一圈长凳式椅子，「Loggione」，你在这里可以轻松地上常客朋友。

最有名的意大利剧场就是米兰的阶梯座（「斯卡拉座」）。从1778年开始，贝尔蒂的《奥泰罗》、《法鲁斯塔佛》、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托兰德特》等，很多有名的歌剧在这里献出他们的处女作。阶梯座是欧洲音乐最珍贵的宝藏。走进阶梯座旁的博物馆，你可以浏览名歌手们及指挥的遗物、招贴画、照片和资料。

来到意大利，绝对不容许自己错过「佛罗伦斯5月音乐节」。所有新创作的剧目都会在此试演。佛罗伦斯里的菲尼契，能容纳1500多人，小组音响效果很好，美术方面也受到极高的评价。佛罗伦斯郊外（坐巴士15分钟左右）菲佐雷剧场，是巧妙的利用山的斜面而建。把山脉的夜景借形成美丽的舞台，利用山谷吹上来的风把声音向观众席传播山顶清新的空气，演奏会愉快的余韵，肯定让你流连忘返。室内季节节目结束，也就是户外歌剧季节出场的时候。面向游客的公演，在星空下，沐浴着夜风，欣赏夏天的歌剧，真是别有风趣。在维也纳等地，演奏开始前由观众点燃蜡烛，灯海一片，歌剧的上演就像是一个典礼。



意大利的美术

位於地中海的意大利基於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因素，连接了古代世界东西，先综合希腊为首的东方先进文化，后创造了自己的古代文化。因此意大利从古代到16世纪都占据了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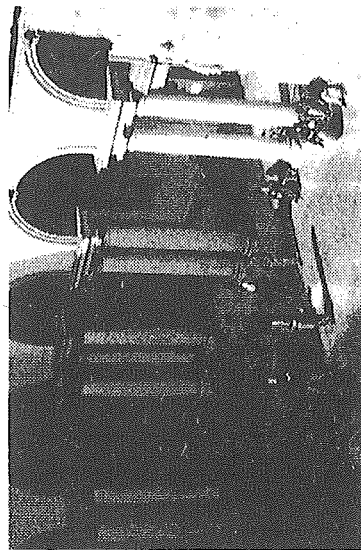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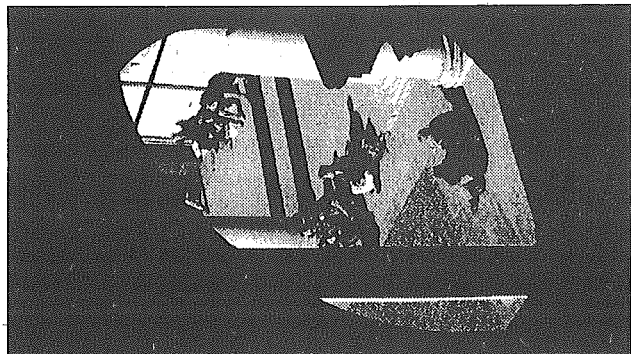
当古代罗马帝国最早统一意大利半岛时，就赋予了意大利全新的文化养分。像个母亲哺育婴儿般，仪特鲁利亚人和希腊影响了意大利的艺术取向，令它只重视土木建筑军事技术。就以罗马式建筑物来说，罗马式以弧线曲线为基础，以石制或砖制的混泥土建筑为主体，外面的装饰视觉化。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综合性的城市规划，完善的设施如广场、圆柱、凯旋门、浴场、图书馆等等。

罗马时代末期，313年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后，进而成就了基督教的罗马艺术。公共集会堂的长方形会堂，神殿和墓庙的圆堂是基督教建筑传统的两大形式。圣堂的内部装饰有壮丽的镶嵌图案和壁画，而门和石棺上也有雕刻。无论你是个旅者或是学者，只要来到拉本纳，你就有机会看到拜占庭当时最优秀的艺术。

意大利的11世纪，自治市居民跃升成为新文化的挑担人。自治精神创造了新一派的艺术作风，即罗马式艺术。罗马式艺术的中心乃是可以容纳全部市民的大圣堂。首先介绍的是罗马式圣堂的原形，米兰的桑坦布罗角圣堂。这是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教堂典型，850建，9~12世纪改造。朗巴尔德样式广泛地在欧洲传播。走进威尼斯，你会看到有着浓厚拜占庭色彩的圣·马尔克大圣堂。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艺术结合了阿拉伯样式、日尔曼和拜占庭样式。帕雷尔摩宫廷礼拜堂和蒙雷阿雷圣堂就是此艺术的结晶品。接着，出场的是哥特式。哥特式是12至14世纪的市民文化。哥特式是以尖头拱门特征的，以法国圣堂建筑起源。

文艺复兴，「人性发现时代」，是以自然和古代二者为支柱的人文主义的造型活动。最为人知的莫过於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成功地达到了形式和精神的完美表现。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中心移到了罗马，拉斐尔肩负起教皇尤利斯二世「罗马复兴」的伟大思想，体现了调和性的古典美术。16世纪後半期，古典美的世界开始空洞化，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极端的主观美术。

安尼巴勒·卡拉奇的古典主意和卡拉万乔的写实主意被称作初期巴洛克。肩负着雕刻家、建筑家和城市设计员三重身份的姜·罗伦兹·贝鲁尼创造了生动、戏剧性的巴洛克样式。



《因为南尼，所以罗马》★张玮栩



我在其中一篇有关南尼莫瑞提(Nanni Moretti)的生平简介中读到这么一段文字：「Nanni Moretti is an Italian Communist, and always was.」

那时我在台北看他98年的作品《两个四月》(Aprile)，看到一个疯狂的男子为他即将成为父亲这一事实的调适过程，在这其中又看见他作为一个意大利左翼份子对现实政治环境的不满、提问与批判。南尼的这部电影巧妙地结合了本身对生命与现实生活的看法，我在他的喃喃自语与一个铺满剪报却充满艺术感的排列空间中决定记住这个意大利导演、编剧、制作人、演员和左倾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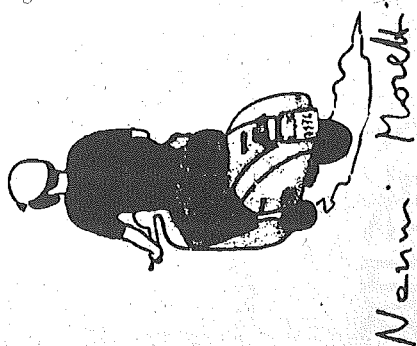
南尼莫瑞提是近廿年来意大利土产却又在国际上大获好评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很有一种「小知识份子」的调调，我看过他的两部电影《两个四月》(Aprile)和《亲爱日记》(Caro Diario)叙述手法都和一般剧情片讲究「启承转合」的方式很不一样。这两部片子都是南尼以第一人称主角出现，自述式地把他的想法和所见所闻讲出来，构成一部半纪录片式的影片。

我很记得他在《亲爱日记》中骑着Vespa一个人在罗马的街道中踟蹰踱行。与一般观光硬照很不相同的罗马风情就这样尽收眼底，可是生於罗马、长於罗马的南尼主要的目的并不只是要当罗马导游；他要告诉我们是，年届四十的他到底对生活有怎么样的一套见解，和尽可能地说明这见解形成之背景。

老实说，这个有才华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对生活总是不满意的、带有些许怨言的，就像我们一样。在他的影片中处处可见讥笑怒骂或无可奈何的语句，可是他总有办法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发笑，好像现实就是如此，他看穿了其不完美与可笑之处，他就大声说出来，可是他逼我们到垂头丧气、愤世嫉俗的地步，他只说，就这样，你要看到的就这样。一些人就如他一个隐居在岛上却沉迷於美国肥皂剧的朋友一样，就这样。

有人将南尼喻为「意大利的伍迪艾伦」(the Woody Allen of Italy)，这应该和他们两人同样在导、编、演方面深具才华，又在电影中经常出现滑稽却不无深度的省思有关吧。

如果他不是在1994年夺得坎城影展最佳导演奖，我也不会认识他，那么以后有机会去罗马也不会想起他。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



如果在米兰，

一个时尚受害者

FASHION VICTIM: A fashion victim is someone who buys an outfit that is perfectly in style----but, when she wears it----she looks perfectly silly.

----Sarah, Thom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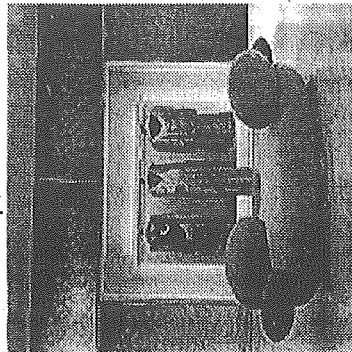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米兰是时装首都。一个时尚受害者Wish C在她虚构的米兰之行中遇上一个时尚白痴。她问他：「如果我不能在虚构中自由进出那些我喜欢的但无力负担的名店如无人之境，那我为什么要认识米兰？」

《受害手记》☆ Wish C

(1) 我在Via Manzoni街角遇到他。他戴着鸭舌帽和过于宽大的白色T-恤看来上不得不了。他问我去哪里。我指指ARMANI VIA MANZONI 31。里面有衣服、傢饰、餐厅、café、书店、香水，还有一个艺廊。Giorgio Armani把这栋建于1937年的大楼打造成展示自己时装王国的时尚空间。我知道他觉得我手上有太多购物袋了，我知道他看不起像我这种女生，可是和他讨论大家都清楚的ARMANI肩线是没有意义的。我要去那里面朝圣了。

(2) 在米兰好像特别容易看到Prada和Miu Miu。我虽然年纪不轻了可是热爱Miu Miu。昨天我和他打过招呼就跑去Corso Venezia上的Miu Miu。总是不会让人失望的设计，可是我开始想起他的嘴脸。他如果知道我脚上的Miu Miu玛丽珍鞋的价格，他一定会一整天吃不下饭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批判我呢？我不也和他一样，都热爱自己喜欢的事物吗？我很怀疑他的马克斯理论有没有读懂？

(3) 10, CORSO COMO卖设计新颖、颜色鲜明、概念佳的傢饰、家居用品、衣服、音乐和一些书，里头也有画廊和café有人称之为「魔幻迷人的市集」。据说这家店是时下一些时装概念店(Concept Store)的鼻祖，而事实上店的东主Carla Sozzani正是前Vogue和Elle意大利版编辑，直到今天许多时髦人士都要竖起耳朵探听她的最新动向以预测最新潮流。我其实在很多其他亚洲城市看过类似的店了，来到了不去逛一逛了解一下潮流的始作俑者是很不应该的，尤其Sozzani近期内又在10, CORSO COMO中推出一支号称「前无来者」的新香水，我只希望他不要出现在附近的跳蚤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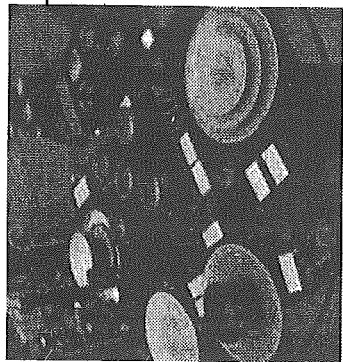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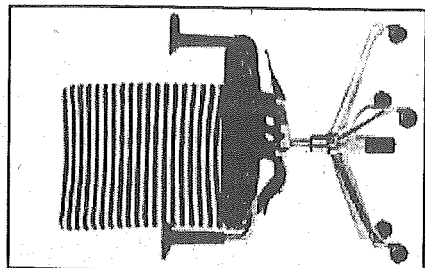


(4) 其实我常常没有钱的，可是又常常想拥有很多物质，我如果一直躲在家里我是个完整的人，可是我一旦到城市来，尤其像米兰这么一个时装秀时特别闹哄哄的城市，我总觉得自己欠缺很多东西。我经过折扣中的D&G店面时，日本妹已经排着一条长队伍了。我在店不远处一张椅子坐下，我忽然很寂寞。好像看到自己也挤在她们中间，去买太过有名气的牌子，走在路上时就是一个很会买名牌的人而已。他呢？他是一个不会去买名牌的人。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才会从这简单的二分法演进到看穿我，为什么去 ARMANI 而不去 VERSACE？为什么穿 Prada 不穿 Gucci？为什么我买更名不见经传的的衣服而价钱还要 Padini Authentic 的 30 倍呢？

(5) 好，我承认我在米兰的傢俱店里时总是有想要在这里住下来的衝动。KARTELL 是其中一家米兰的傢饰店，它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是，原来时髦的生活是对创意设计的尊重。他如果也在一定会对我想搬家的理由的嗤之以鼻的，对他来说，任何东西都是东西而已，其实用性已说明一切，东西的美学只是纯然的附加物。然而我是多么想把 Antonio Citterio 的酒杯带回家。

(6) 有人说流行是反映社会的消费实力。我在米兰也是在检视供养我的人的身家而已，我不特别觉得骄傲，可是我享受那种喜欢而后拥有的感觉。我应该叫他不要用敌视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心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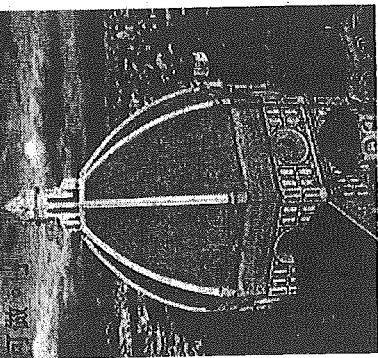
(7) 生活是越来越艰难了，因为我又是她又是他。



如果在佛罗伦斯，

一个学建筑的人

「A 只在佛罗伦斯待了两天就毅然离去，不谈画报（想想看，米开朗基罗与达文西，还有提香……）、不谈落满鸽粪的大卫像、也不去参观人人必去的佛罗伦斯大教堂（我本想藉此谈谈此建筑的设计师 Brunelleschi），他甚至不去城外那条《窗外有蓝天》拍摄背景的亚诺河边，以便有一段文章可做——《威尼斯之死》，朱天心



朱天心在她的小说中三言两语把佛罗伦斯的名胜提出，可是她的重点不在那里。她故

事的主人翁和我们一样，在意大利每座名城巡访，目的却和我们不太一样：他最后自

杀死了。可是我们的目的还是去看百花圣母大教堂。一个学建筑的人陈世良将为我们

说明这一切。

《城市中恒久的话题》☆陈世良

Florence 是英文的读法，翻译成中文是「佛罗伦斯」。Firenze 是意大利文的读法，翻译成中文为「翡冷翠」。佛罗伦斯是经过转手的名字。翡冷翠才是本尊。我宁可使用翡冷翠，因它显得较有生命、有温度、有诗意的感觉。

「窗外有蓝天」(A Room With A View) 是一部电影，而电影中的这个窗外、这个 View，指的就是翡冷翠的那一片凹凸有致天际线。天际线的视觉焦点，无疑就落在这座庞大的百花圣母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 身上。

真的，它就像是一朵梨花，从一大片古老城市的地平线上，突长出来，美丽而耀眼，是整座城市，最鲜明、最尊贵的代言人。

除了在都市景观上，它是无庸置疑的焦点；在建筑上，那顶浩大的教堂圆球顶，还是重要的话题之一。这座大教堂的建筑工程，从十三世纪便已展开，过程中换过一个又一个的建筑师，而设计本身也每次都有所更变，就这样一边改一边盖，一直到十五世纪，大教堂的大圆顶仍是件棘手的是案。一四一八年徵选圆顶的设计图，由建筑师布鲁内勒斯基(Brunelleschi) 的作品获选，二年后正式着手建造，而很快在十五年后整座大教堂就全部完工且正式启用。

布氏是以八个球面三角形构成的「交叉拱顶」(Cross Vault)，来解决此大圆顶的架构问题。同时，布氏以内外双层的壳面来构筑圆顶；也就是说，外面所见到的圆球顶和里面看到的圆球顶并不是同一个，而是里外的双层构造。就在里外的双壳之间加入主要结构支撑用的拱肋(rib)，此拱肋包括由上而下的穹拱肋和水平方向的拱圈，彼此相互搭接成网。这种建筑方式与万神殿(Pantheon)或圣索菲亚大教堂(St. Sophia)盖圆顶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因为布氏的圆顶显然已经将结构与外观二者分离开来。所以，人无论是从里看或从外看，是都看不见主要结构的。

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概念，让后代在建圆顶是，都採用布氏的技法。更神奇的是，据说这种大弧度圆顶在建造时，居然是完全不用鹰架的！

布鲁内勒斯基是文艺复兴时代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其地位有如达文西之於绘画一般。

来翡冷翠，有看不完的古迹文物，有数不清的大师名作。百花圣母大教堂是这个城市的绝对焦点，而这顶抢眼的红瓦圆顶，更强迫人把视线与话题向它集中。

它是这个城市不朽的传奇。

(本文摘自《建筑就像明信片》，田园城市出版，作者为台湾建筑师)

如果在中世纪，

一个见习僧

「本图书馆建立已久，」马拉其说，「所有的书都是以本馆收藏的时间先後顺序排列的。」

「那么这些书是很难找了。」威廉说道。

「但管理员记得清清楚楚，有书籍纳入本馆时也都不知道。至於其他的修士们，可以仰赖管理员的记忆。」——《玫瑰的名字》，Umberto Eco

太熟悉卡尔维诺的结果，我们有必要回到中世纪的意大利去，认识一个

名叫Umberto Eco的文学评论家、小说家、符号学家。这篇文章乃针对

Umberto Eco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写就的书评，摘自其中译本。

《中世纪修道院的谋杀案》☆派翠西亚·布蕾

当一个负有盛誉的记号语言学家着手写一本小说，结果必然充满了暧昧不明的线索、神秘的暗语，以及象徵性的事件；甚且超过亚瑟·柯南道尔爵士所曾臆想的。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的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便是以中世纪为背景的福尔摩斯式幻想。

五十一岁的艾可，是研究詹姆士·乔伊恩语言来源的学者，並著书探讨。他的学术著作多达十余本，包括：《读者的角色——记号语言学的探讨》（一九七九年，印第安纳大学印行）一书。到目前为止，他最成功的作品——《玫瑰的名字》已赢得意大利最高的两项文学奖，自一九八〇年来，销售已逾五十万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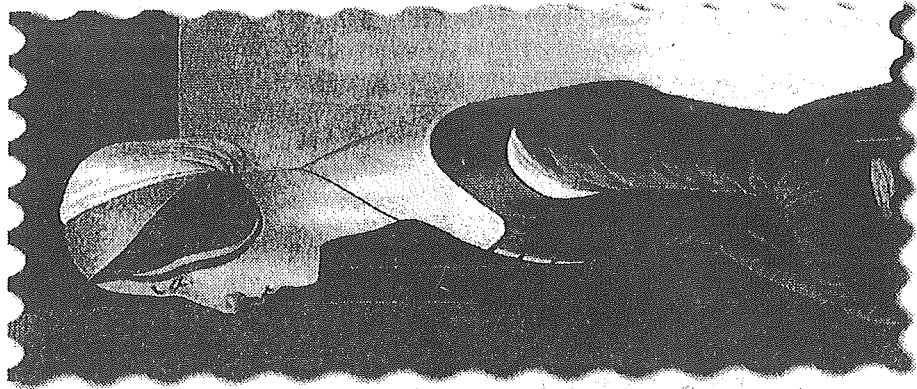
美国人对中世纪的了解比不上欧洲人，这本书的受欢迎与否，全赖对中世纪好奇的读者是否乐于一步步迈向故事的中心。因为本书並不只是叙述一三二七年修道院谋杀案的调查事件而已。它也详细记载了十四世纪的宗教战争、修会历史及异端的行动。作者以神学的争议、学者的讨论，和拉丁文，来记述这一切。

艾可显然尊崇柯南道尔爵士。本书中的侦探之名，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便是取自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巴斯克维尔猎犬》。在这本以十四世纪为背景的著作内，威廉是个圣芳济修士，以精妙的推论而闻名。他的同伴，也是学生，叫做埃森。

在教会纷乱的时代，他们两人一起旅行一场异教徒的审判，在整个时期投下了一层黑暗而胁迫的阴影。米兰的皇帝和亚威农的教皇争相入主罗马。皇帝，路易四世，派遣威廉到一所富有而极具权力的圣·班尼狄特修道院去，为双方代表团的会议斡旋。这位望芳济修士和埃森抵达修道院时，恰在一位年轻的僧侣刚被发现横死於山崖下之後。不是自杀，就是谋杀。院长知晓威廉的侦探技巧，说服他调查此事。

原已被异端的怀疑和某些僧侣之间卑贱的慾望搞得乌烟瘴气的修道院，在一连串血腥的死亡发生后，气氛变得更加阴惨可怖。威廉推测兇手可能是从「启示录」得到杀人的灵感；启示录的七声号响，便象徵了七件死亡。

威廉的注意力集中於修道院的图



书室，那里所收藏的神圣及世俗书籍，也就是全世界知识的象徵。只有图书管理员和他的助手，知道怎么在那迷宫般的秘密房间中进行。「院长解释道：『图书室自有防禦，如它所貯存的真理一样难以测量，如它所保有的虚妄一样欺人。』威廉怀疑被害者是为了找出一本被禁的书，才会遇害的。」「世俗人的诱惑是通姦，神职者渴望的是财富，僧侣梦寐以求的即是知识。」他心想：「为了满足心灵的好奇，他们自会冒着死亡的危险，也有可能被想要将秘密占为己有的人杀害。」

在四百五十頁之後，威廉推測出那本被禁的書，以及策動了謀殺的「假基督」。透露太多，便違反了運動員規則，因此只能說那本書是亞里斯多德寫的「失落」已久的詩論續集。上冊探討了悲劇的本質；下冊所討論的應是喜劇，認為它是一種善的力量。正如威廉對埃森所解釋的，他「做了一件兇暴的事，因為他太愛他的真理，所以為了毀滅虛妄，敢於做任何事……也許深愛人類的人所負有的任務，就是讓人們嘲笑真理，使真理可笑，因為唯一的真理在於使我們自己由追求真理的旺熱中解脫。」

意大利的书评家认为艾可的书是当代意大利政治现状的写照，其他人则以为这是一本博学的著作，包含伦理、政治、异端的各种层面。然而，毋宁说「玫瑰的名字」是一个喜爱神秘乐趣的学者，不朽的创作。这本书难解的书名，便隐含了他的意图。当艾可被问及书名的意义时，他回答，「玫瑰的名字」是中世纪时用来表明字汇含有无限力量的措词。「例如，艾伯拉宣称只要有「玫瑰」这个名称，玫瑰便是存在的，即使没人见过玫瑰，或者玫瑰从不会存在过。」有些读者们可能会联想到一句拉丁俗语：「res, non verbal」，意即「实质胜于文字」。（本文摘自《玫瑰的名字》中译本）

(本文摘自《玫瑰的名字》中译本)

在当代， 他们的意大利

对很多人来说到意大利旅行

不是什麼新鮮事，可是要能夠在

旅行中玩出新鲜的想法就不是那

么容易了。这里选了一些有趣的

人在意大利有趣的想法，看到

底出发去玩,可以有什么样的杰

○
知

半信電利義

下圖是義大利的電話卡，以黃藍兩色印刷在紙上，好像有多種面額。



買來的時候，是四角形的。買來之後，將此魚撕下使用。

(和日本的電話卡一樣大小)。

(和日本的電話卡一樣大小)。

外賣底盤

實證的基礎。

實證的基礎。

落字。

11/11/11

妹尾河童先生的意大利

电 话 卡 和 火 车 餐 盒

有次在意大利搭乘北上列车旅行时的事。由於肚子很饿，在佛罗伦斯打开窗户想买个餐盒来吃，坐在我隔壁的男子却拉拉我的上衣说：「不要在这里买，忍一忍到波隆那再买。」面对这种很意大利式的鸡婆，我苦笑着回道：「Io ho fame. (我肚子饿)」，结果斜对面的一位欧巴桑好心说道：「我的食物分你一点，要买的话还是买波隆那的好。」周围的人纷纷附和：「对！对！没错！」没办法只好关上窗子。

之後，大家纷纷打开装有餐盒的篮子，拔出葡萄酒瓶的软木塞，热热闹闹开始午餐起来。那位欧巴桑说：「这可是我自己烤的喔！」给了我一根鸡腿，周围的人又纷纷劝菜：「别客气！」旁边的男子将麵包剥成两份递一半给我，篮子就这么传过来传过去，大家都十分高兴，喧闹了好一阵子。

有人说：「意大利人很亲切！」没错，但要加附註，其实是因为为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之间没做什么区别，也就是不分彼此的意思，所以也有可能毫不客气地抢夺我的东西。但也就是这种坦率之情，更添意大利风味和乐趣。

到达波隆那时，我的肚子已经饱了，大家却纷纷提醒我：「波隆那到了唷！」只好赶紧买个餐盒。

里面的菜色和其他车站的餐盒大略一样。但是大家都盯着我问：「怎么样？」用锡箔包住的通心粉味道蛮好的，「这个好吃！」「就跟你说了嘛！这儿可是意大利麵食的名产地喔，所以才叫你买到波隆那的啊！」一夥人都露出满意的表情，「火车餐盒还是要在波隆那买啊。」为了回报大家的好意，我也稍微奉承了一下。

(本文与图摘自《河童旅行素描本》中译本，远流出版)

義大利的火車餐盒

威尼期車站

北歐嘗不到火車餐盒，看到義大利有便很高興。這國家的人給我的感覺是好像整天都在考慮跟吃有關的事。

這是從義大利歸來的朋友送給我的「紀念品」，是裝火車餐盒的空袋子。「我有找過便當盒，可是沒找著，就用這個代替囉！」就是在威尼期車站的商店買的，「啊，裡面的東西呢？」「河童先生應該有吃過吧。我是第一次，所以：。」沒辦法，只好透過口述描繪內容。和我以前吃過的差不多。(七十五百里拉約八百五十日圓)

聽一位老人說：「從前是用鐵製的籃子。」

火车餐盒要在波隆那买

☆妹尾河童
姜淑玲译

四日 ☆阿城

火鸟旅馆在火鸟歌剧院的后面，可以听到人在练声和乐器的练习声。威尔第的《弄臣》一百四十一年前就是在这家歌剧院首演的，当时住在这座小楼这间屋子里的人是不是能听到人在练习，例如第三幕中那段四重唱《爱之骄子》？据说那段著名的《女人善变》是秘密准备的，临场演唱，极为轰动。演出结束后，威尼期人举着火把，高唱《女人善变》，穿过小巷，从一个方场游行到另一个方场。威尼期的女人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怎么想呢？也许女人们也在游行的行列里高唱女人爱变心。

旋律是感受的，不是思考的。犹太人说，上帝就笑了。其实上帝一思考，人类也会笑，於是老子说「天地不仁」，「不仁」就是「不思考」。

帕华洛帝在回忆录里说他七岁时在公寓里高唱《女人善变》，女人们都很惊讶并且气愤。威尔第的《茶花女》也是在火鸟歌剧院首

演的，结果失败。第二年又在这里演，却非常成功。观众喜爱。

唐尼采蒂在威尼斯当过兵，写成他的第一部歌剧《波格尼亚的字和》，一八一八年在威尼斯上演，但不知道是不是在火鸟歌剧院？

华格纳一八八三年逝世于威尼斯大运河边的温德拉敏宫。买了地图，一下就查到了。

意大利歌剧中我还喜欢罗西尼的，他的东西像小孩子的生命。奢侈而明亮。又有世俗的吵闹快乐，好像过节。华丽，其实朴素饱满。

罗西尼还是意大利歌剧里宣叙调的创造者，是他用乐器伴奏改变了莫札特歌剧中的「朗诵」。有意思的是，罗西尼对歌剧中的乐器的重视，却使他的《塞米拉米德》在威尼斯的上演不被接受。

住在这样有名的歌剧院后面，令我很兴奋，好像真的与歌剧有什么特殊关系。其实没有。

S小姐说可以帮我买票，我却喜欢看到有好节目，於是去排队，买到票，等候进场，进去了，找到座位，坐下，看看来往的各种人。乐队在调音。灯光暗下来，开始了，於是快乐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剧场艺术活动的快乐，包括排队买票。帕华洛帝一九八六年到北京演出，我和朋友在剧场外转来转去，终于买到八十元一张的黑市票，飞奔进去。八十块钱，二一个多月的工资，工资月发，活生生的帕华洛帝却不是月月可以听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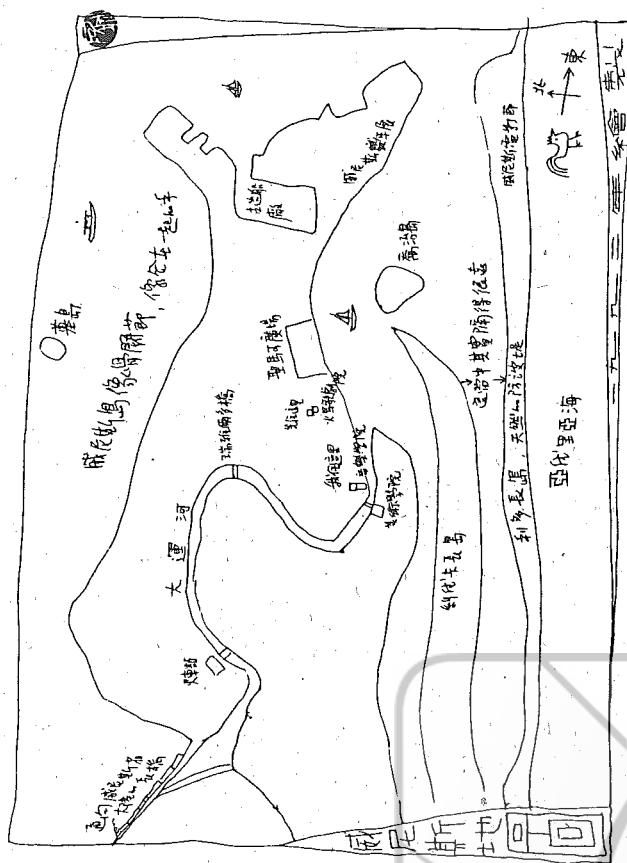
03 · 欧阳应霁的意大利

威尼斯

地狱☆欧阳应霁

无论短程转一个身还是长程上路，如果只容许我身边有唯一一本书，我想，这一定是意大利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容许我轻微犯规把英译本跟中译都带着，有生之年不晓得会不会读得通意大利原文，也许终生遗憾。

关于马可波罗，关于忽必烈大汗，关于他们现实中想像中的无数历险无数征战行旅，卡尔维诺在书一开篇便指出，我们虚有认识世界的企图，我们勉强支撑征服知识的野心，我们身处的看来是充满奇迹的帝国（以及我们自己），其实是无尽的不成形的废墟，腐败的坏疽已经蔓延太广……坏得无可再坏之际，我们只好在回忆中旅行——其实想得清楚彻底一点，旅行途中免不了走马看花，甚至不知道花的名字，真正的旅行竟都是日后一次又一次重



(本文与图摘自《威尼斯日记》，麦田出版)

复回味，忘记了舟车劳顿，忘记了银包被小偷揩去，只选择了风和日丽人间胜境，给自己的记忆寄一张精美昂贵明信片。

三访威尼斯，我知道这里的楼房水道从此百看不厌。走进那些陌生的巷里闯入无人后院，那一尊尊兽头人身大理石像一脸坦然，久经世面也懒得理面，面前什么人等——如果真有一个地狱，卡尔维诺说，它已经在这里存在了，那是我们每天生活其间的地狱，是我们聚在一起而形成的地狱，接受地狱，在这个空间里继续存活，也许会得到快乐。



李欣频的意大利

0 4 .

威尼斯

墮落的光，放蕩的水

威尼斯建筑上的光影是挑逗的，

水是放蕩的，

马可波罗、拜伦、华格纳、普鲁斯特、尼采、

莫内、巴尔扎克、卡尔维诺……

加上千年以来被放逐的人、逃难的人、流浪的人、

观光的人；富商、占 1/10 人口的妓女、出轨的修女……

这个岛每年以 5-7 毫米的速度在沈汽，难怪有人说，

威尼斯是全欧洲最墮落的城。

(本文与图摘自《威尼斯华丽的性感带》，皇冠丛书出版)

黄威融的意大利

0 5 .

威尼斯

不要看上那你帶不走的东西

☆黄威融

从购物的角度而言，在威尼斯想要全身而退是件简单的事。只要我们清楚所有一般的民生用品在这座岛上都比较贵，任何能在别的地方买到的东西，都应该尽其可能她不要在这里买，比方说衣服、设计师商品、底片和仿冒品等等。即使看到真的非买不可的东西，也一定请自我节制，提着大包小包在威尼斯迷路可不是什么值得体验的事。但是话说回来，威尼斯也有一些它特有的独门商品，你一定要从这里带走。

每年二月威尼斯所举办的嘉年华会，是一年当中人潮最多的一段时间。如果你不是在这段时间前来威尼斯，你可以买明信片弥补这个遗憾。威尼斯嘉年华会最著名的就是各种争奇斗艳的古怪面具，以面具为主题的明信片的威尼斯到处都看得到，你所要做的只是比价和货色比较。

(本文摘自《旅行是一种生理需求》，皇冠丛书出版)

圣加尔加诺的乡愁

☆ 鸿鸿

威尼斯
鸿鸿的意大利

未来到意大利之前只有些微渺茫的概念，知道它可能坐落在西恩娜(Siena)附近的什么地方。那是朋友从威尼斯影展回来赠的小月曆册上，我一眼认出那正是塔柯夫斯基拍摄「乡愁」的无顶教堂，並第一次读到它的名字，San Galgano。但手边实用的美国导游手册和强调文化的法文导游书都隻字未提。能不能碰巧遇着，我根本不抱期望。

舍翡冷翠直达罗马的火车，绕到西恩娜其实不难：被一道浅谷贯穿的小小山城，的确秀丽得让人留连忘返。倾斜的街道，倾斜的广场。倾斜的月光。果真有每天一班的远程汽车，载着简单的乘客。开向我们神往的修道院。在中途下车，荒凉的田野间，只在遥远的山边有一丝迹象。凭直觉走去，越走越近，穿过花园、販售纪念品的暗室，終於站到塔柯夫斯基的镜头曾经架设的，同一个地点。七百年前的屋顶早已倾毁。一排排窗洞像直接透向天堂。就在这片积水的草庭中，塔柯夫斯基为影片中的诗人安德烈重建了他的梦里家园。一个在意大利的俄国人，一个被意大利教堂包围的回忆的故乡。

真正来到意大利，才豁然明瞭「乡愁」的双重含意。诗人的故乡不止是俄国，也是意大利。俄国东正教源自罗马，意大利可以说是信教虔诚的俄国人精神上的原乡。然而东正教的克己、牺牲情操，在今日享乐贪慾的意大利即使不至於荡然无存，也早已面目全非。教堂成了观光聚宝盆，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争先恐后地涌入，忙着丢钱、点蜡烛、画十字、大呼小叫(连在希腊那些小而安详的正教教堂，成群意大利客也会旁若无人地献演这一套)，难免让心灵的返乡客黯然若失，油然而生出宗教上的乡愁。一所荒废的教堂，不正默默象徵了精神世界的败坏？

来时的阳光转瞬化为阴雨，「乡愁」中沉静的情绪悠然降临。站在圣加尔加诺教堂中央，我喜悦地仰望，因为无顶，而与自然更无阻隔地亲近……

(本文摘自《可行走的房子可吃的船》，皇冠丛书出版)

在向日葵，
我的意大利

★ 张玮楸

意大利是我的恶梦。

那么悠久的历史、那么多文化古迹、那么多历史名人、那么多文化盛事、那么多这个那么多那个，每一个课题都可以成为研究论文。我知道如果我太贪心我会被广大的资讯淹死，不然就会在资料整理的过程中猝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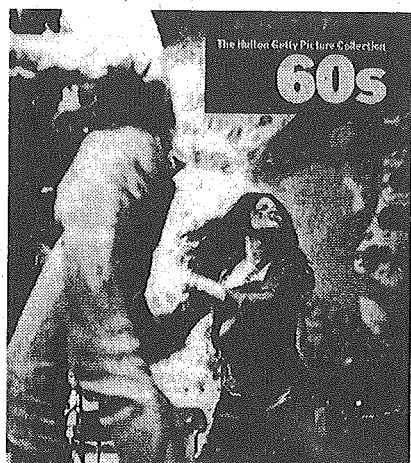
於是只好偷用卡尔维诺名作的题目，一条一条去发展，一条一条去筛选。我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是一个多麼主观的一群人，只能对我们有所感觉的事物产生兴趣，与最重要的工作动力。於是你知道为什么这次出发到意大利是这么一个结果。

再提醒你一次，我们真的没办法做成旅游 Guide Book，深浅都不行。不过你可以问我们去意大利时有带着哪些资料。

这是《向日葵》的个性。这是我的恶梦。

错过的60年代与其所延伸的意义

☆ Wish C



书名：The Hulton Getty Picture Collection 1960s

作者：Nick Yapp

出版社：KÖNEMANN

在檳城 Gurney Hotel 內剛開不久的 MPH 書店看到這本書，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這一系列以 20 世紀每十年 (a decade) 為單位來進行各領域大事回顧的攝影集，可這是我第一次從書架取下「1960s」走到櫃台前付款。這毋關乎米蘭 Armarni Via Manzoni 31 的書店空間里也展示販售了這一系列書籍，也無關乎我們已身對一系列出版品的蒐集癖，買下這一本不符合傳統開本的「1960s」攝影集，是為了追回我們來不及參與的反戰、音樂、大麻、自由與性愛的年代；從 1960 年代開始閱讀，恰好符合了我們對生命與創作「in medias res」的態度。

我必須承認要到我真正閱讀了這本攝影集，包括分成 13 個章節的照片、對 60 年代整體與其分類的文字簡介、照片旁註，我才知道我到底錯過了一個怎樣的 60 年代，也開始試著去了解整個 60 年代延伸至今的意義。

在第二章節衝突 (Conflict) 中，也就是本書的第 64 頁，有这么一幅照片：前景是一只勾著一顆手榴彈的手；不遠處一棵大樹圍坐著一群裸露的非裔母親與她們的孩子。旁註說明為：「1968 年 7 月。比亞法拉戰爭 (Biafran War) 期間一名聯邦軍人在他看守著一群受囚的伊博族 (Ibo) 婦人與孩童時，手指扣在一顆手榴彈的拉環上擺動著。這場戰爭長達兩年半，上百万無辜的人民死於飢荒。」(註：比亞法拉為非洲奈及利亞東南部居住伊博人的省，因試圖脫離聯邦而引起內戰，時為 1967 至 1970 年)

請原諒我的泛人道關懷主義。我是真的被打動了。一名士兵何以需要動用威力強大的武器去對付婦孺？繼續往下閱讀，還有影響美國深遠的越戰——以至於我們今天仍不時被迫觀賞諸如搶救雷恩大兵等題裁的電影——古巴、捷克、南非等衝突不斷的国家，難怪那個時候自覺的年輕人都要反戰，難怪張艾嘉要遠赴非洲去抱抱只剩肋骨與皮的小孩。

承認吧，我們對於過去的 20 世紀是何其的無知，而經過有意識整理的照片可以說明太多東西，包括幫助我們補習看不懂的國際新聞、重新流行的復古風、披頭四的魅力、搖滾經典等等。

1960 年代是離我們太遠了，可是也離我們太近了。我們來不及參與，却總來得及透過閱讀來理解，並思索。不要到 20 世紀成為一個常識 (common sense) 時，你才來焦慮。

BELLE & SEBASTIAN



成立时间：1995 年于英国苏格兰 Glasgow 市

类型：Alternative、Folk-Rock、Chamber Pop、Indie Pop

相关乐团 / 艺人：

← Nick Drake、The Smiths、The Velvet Underground、Field Mice、Felt

→ Looper、Aluminum Group、Richard Davies、Elliott Smith、Rufus Wainwright、Lambchop

☆ Loou

这是有着焕然一新风貌的细腻民谣。来自苏格兰的八人乐队 Belle & Sebastian 在近来的乐坛上塑造了一股清流，他们的曲子除了拥有典雅芬芳的气息，在编曲方面，却仍有相当清新的美感。

创作灵感从七0年代的电台流行歌曲出发，不落俗套的赋予乐器编排巧妙的配置：融合了吉他、小喇叭、木琴、长笛、键盘、风琴、打击乐器等组成的管弦乐队倾吐出一种让人晕眩的轻快乐音。在精神上延续了早夭的苏格兰民谣传奇 Nick Drake 最纤细的一面以及八零年初的 The Smith 那种苍白虚弱的年少纯情，此外不少甜美的部份不禁会让人想起最温柔时候的 Velvet Underground。

受到英美无数好评的他们拒绝访谈、拍照或主流公司挖角，却专心致力于创作是现今少见的。他们歌曲的主题以生活上的感触、嘲讽、爱情、梦境等，流畅简洁的旋律加上待过唱诗班的主唱 Stuart Murdoch 嗓音柔细悠闲，有时候会让想起 Felt 的软语呢喃。大部分的歌曲都有延续着的听觉惯性，宁静中蛰伏着安静的风暴；微妙的忧伤隐藏在音符的藤蔓中。

他们限量 1000 张只发行 L P 的首张专辑 Tigermilk 在二手市场里曾飙涨到七百英镑一张，幸运的目前已由 Matador 公司重新 C D 化发行。这张专辑展现了他们独树一格的新民谣走向，讨人欢心的清纯男声和悠扬的管弦乐队伴奏。和后面专辑最大的差异是此时他们带有浓厚新浪潮味道的电子乐器伴奏。Tigermilk 是该团往后四张单曲和两张专辑曲风走向的最早蓝图，涵括了所有的变化。是九0年代新民谣风潮中最重要的里程碑。

之后的两张专辑 When You Are Feeling Sinister 较偏重在人声方面的表现，也因而显得比较伤感，

主唱 Stuart Murdoch 担任了大部分词曲创作，近作 The Boy With The Arab Strap 则除了回归伴奏乐器方面的强度放大外，还加入女声以及其他团员的共同创作。

虽说 Belle & Sebastian 的所有歌曲曲风相当整齐并具有独特无可替代的自溺味道，但是也不禁令人担心其往后的作品是否会如同其苏格兰前辈 Jesus & Mary Chain 一样走不出窠臼，了无新意且不断的重复拷贝自己。期待他们创作力仍然旺盛的下一张专辑。

另外该团贝斯手以 Looper 为名所推出的 Up A Tree 专集，是一张优秀并歧异于 B&S 走自己味道的 Spoke album，带有特殊的电子编曲和 scratch 唱片的风味相当值得一试。

(本文摘自《另翼摇滚注目》，作者 Louu 王圣怀是音乐工作者，现任台湾达康音乐网页编辑)

Belle & Sebastian 的故事 ~ 偶然的相遇

译☆ Simple

赛巴斯汀与依莎贝尔相遇于 Hillhead Underground Station, Glasgow。

贝尔撩弄赛巴斯汀，这可是赛巴斯汀的福份呢！贝尔可是个可爱，风趣，有一把好嗓子的女孩。可是赛巴斯汀并不知道这些，他已被重重的忧愁包围住。

赛巴斯汀特地在超级市场粘贴招募乐手的广告纸。他正积极地寻找着乐手。贝尔看到了赛巴斯汀所做的一切。贝尔决定要去找赛巴斯汀。贝尔大步走向赛巴斯汀，毫无防备下，她说了「嗨，你好！」。她想拜赛巴斯汀为师学吉他。赛巴斯汀虽不确定自己可以教会贝尔，可是他欣赏贝尔那股冲劲，于是他就答应了。

一切是如此奇妙的！赛巴斯汀原先已决定成立单人乐队。然而，事情总是在你毫无防备之下发生的。赛巴斯汀与狐狸相依为命，因为他暂时性不想拥有任何朋友。他依旧爱着他的狐狸，不管他的生命出现任何新的使命。突然之间，他写了很多新歌。赛巴斯汀于1995年创作了很多好歌。所以，大部分的歌名都引用了「1995」，这个美好的年代。「1995」的美好让他有点茫然，他疑惑着「1996」该会是如何的呢？

他们在贝尔的家创作了很多歌曲。贝尔与父母同住，富裕的家境还为她准备了一架钢琴。那是一间在屋后的独立式房间，可以俯瞰美丽的花园。贝尔在那裡教赛巴斯汀使用染睫毛膏。贝尔的母亲肯定不会为这事感到高兴，毕竟她为贝尔缴了不少吉他学费。吉他课程赋予了赛巴斯汀新的生活方式。他到理髮师那儿剪了个新发型。

贝尔与赛巴斯汀从不亲吻拥抱。偶尔，他们手牵手，那只是象征着音乐理念的共识而已。赛巴斯汀以为贝尔想改变音乐风格。赛巴斯汀错了，可是后来他总是不能超越悲伤民谣的创作空间。很幸运地，贝尔有着很高深的音乐造诣，高尚的音乐品味。她总是可以适时地纾解赛巴斯汀的忧郁情怀。

贝尔与赛巴斯汀完全不再乎物质享受。可是他们却总是须为下一餐的着落而烦恼不已。贝尔最新的曲子，Rag Day；赛巴斯汀的新曲，The Fox In The Snow。

他们曾连续三天在他们最喜爱的咖啡厅招募新团员。你是否曾看过 The Maginificent 7？就像那样，过程只会越来越沉闷乏味。贝尔与赛巴斯汀，体重逐渐增加，还和女招待结下樑子呢。

贝尔目前正在学院里深造。她翘了第一堂课。至於赛巴斯汀，他的外表看起来比现实年龄年轻，但性格却比外表更古怪。可是他有着一颗善良的心。他常照顾贝尔，虽然贝尔并不需要他。如果赛巴斯汀不投身音乐，他或许会是个巴士司机，或许会是个无业游民。应该会是无业游民吧！贝尔不同，她可以轻易找到工作，因为路总是为外表姣好的女孩而铺的。

推荐网页：

<http://www.jeeperster.co.uk/belleandsebastian/>

<http://www.myspace.co.uk/belleandsebastian/>

(译自 Belle & Sebastian 的 Tiger Milk 专辑)

可以被忽略的声音。Belle and Sebastian。

★张玮彬

John Cussack 饰演的 Rob 在《High Fidelity》中吼道：「I need something I can ignore！」

那时他和他的二手唱片行的员工 Dick & Barry 正听着「the latest Belle and Sebastian album」。

在生活中你不能忽略的声音应该包括：

- 开车时四面八方来车的喇叭声
- 坐在五、六个小时车程的长途巴士上，司机座旁一直传来刺耳又单一基调的讯号声
- 你母亲吼骂你的声音
- 警报铃声
- 你爱的人的哭泣声

.....

可是Belle and Sebastian的声音可以在你和朋友喝下午茶时听，你们聊着天，朋友忽然就抬眼问你：「这是谁的歌？」

就像 Rob 问 Dick 一样。

这是谁的歌？

因为他们的吉他刚好在单纯的背景中轻轻又流动地播弄出一段旋律，因为他们刚好唱到：「I left the school I left my job / you saw me looking like a slob...」。

谈着不着边际的话的你们像被电极触动了。这不就是你们的写照吗？年轻 / 刚毕业离校 / 坐在家里 / 除了理想 / 空无一物。於是你们想听清楚他们那时是怎么走过来的。

你们不敢相信现在你们觉得走不出的困境，竟被他们用那么甜美淡然的声音唱出来。如果不听歌词，他们那些歌曲的旋律乍看也是一派乐天，根本就听不见汗水在吉他和鼓上因为用力过度而挥洒，也不会听见撕心裂肺伪装痛不欲生的唱腔。一些乐评人又说他们「清新、旋律优美」了。可是，可是你们听出了他们音乐中的生活。

那些朗朗上口易於背诵，甚至不具杀伤力的旋律並不是流行音乐的款式，你们记得是因为你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让他们的歌流转好几百遍。

一个发烧的晚上你在开了冷气又开了风扇的房里，仍兀自躺着流汗。你扭开唱机，赫然是 Belle and Sebastian 在唱着「The State I am 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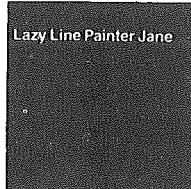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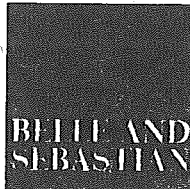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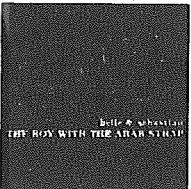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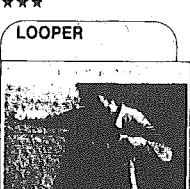
生活不就是他们的歌可以做到的吗？音乐与歌词对立的张力，恰如汗水与风扇冷强度的对战。

My brother had confessed that he was gay / It took the heat off me for a while / He stood up with a sailor friend / Made it known upon my sister wedding day

这是他们回想1995年的声音，他们的迷惘似乎还荡漾在那音乐里。你听懂了那些可以被忽略的声音有多少生活的痕迹在里面，了解了可以被忽略的声音根本毋须制造高潮来掳获你心。你知道了 Belle and Sebastian，你知道了简单的乐器可以成就丰富的音乐细节同时产生动人的声音，你希望你的感官不会因为习惯而变得迟钝。

Belle and Sebastian。

教你如何解码

作品年表：		
		
Tigermilk 1996 · Matador ◎ 馬雅音樂 ★★★★☆	Lazy Line Painter [EP] 1997 · Jeepster ◎ Jeepster ★★★★	This Is Just A Modern Rock Song [EP] 1998 · Jeepster ◎ Jeepster ★★★★☆
		
ⓔ If You Are Feeling Sinister 1996 · Matador ◎ 馬雅音樂 ★★★★☆	3.6..9..Seconds Of Lights [EP] 1997 · Jeepster ◎ Jeepster ★★★★	Hold Your Hands Child, You Walk Like A Peasant 2000 · Jeepster ◎ Jeepster ★★★
		
Dog On Wheels [EP] 1997 · Jeepster ◎ Jeepster ★★★★☆	The Boy With The Arab Strap 1998 · Matador ◎ 馬雅音樂 ★★★★	LOOPER Up A Tree 1999 · Sub Pop ◎ Sub Pop ★★★★

曾影响这的源头或其前身团体均以←迴转的小记号标示。

相似风格的同时期艺人或被影响的后辈新秀以→前转的小记号标示。

至于在历年专辑作品评鑑部分，则採取十个等级，以「★」表示颗星，及「☆」表示半颗星。

- ★★★★★ 无与伦比的传世之作，具备划时代的承后指标。
- ★★★★☆ 绝妙极品，必备收藏品，主笔强烈推荐，当了裤子也要买。
- ★★★★ 颠峰期之代表杰作，就算少吃一餐也要买到。
- ★★★☆☆ 创作力旺盛，但争议性较多的作品。
- ★★★★ 水准持平之作。
- ★★★☆☆ 差强人意。
- ★★★ 脑袋烧坏，不知所云。
- ★★☆ 死忠迷哥迷姐等级，每张就是都要收齐。
- ★ 我可没叫你每张都买吧？
- ☆ 求求你，拿去烧了吧！

另外考虑到许多朋友或许刚开始由于预算或只想买一张尝试听听看的缘故，因此在专辑名称前头凡有「ⓔ」符号者，即表示给入门者的优先推荐作品。

我的处境

The State I Am In



真是意外 在1975年时我曾经一度很快乐
然后我因为一个梦境而感到困惑起来
这个梦一路跟我跟到1995年
我弟弟对我承认他是同性恋
让我一时措手不及
还在我妹妹的婚礼上广告周知

为了救一个遭驱逐出境的孩子 我急急忙忙地结了婚
现在她坠入爱河

我曾被感动 我曾被感动到去踢开我跛脚朋友的拐杖
她没感激我因为我是在安息日时治愈她的

所以我就去教堂办了告解

在她发现了有趣的一面之后

我们就开始让我的小新娘品嚐威士忌和琴酒

在告解室里的教士对每一句他听过的告解
都有着过耳不忘的记忆

他记下了我所告解的罪过然后写成一本

叫做“我的处境”的口袋小书

所以我把我自己交给了上帝 在他答应接纳我
有段甚长的考虑期

现在我回过头去整天在马克与史宾赛大卖场里混
他们似乎不介意

我把我自己交给罪恶

我曾到过罪恶之境现在又回来了

我把我自己交给天意

我的处境

哦我的爱 可愿屈尊就卑地帮帮我

因为我是如此的愚蠢而且盲目？

自暴自弃是魔鬼造成的

是这个男孩空荡荡的脑袋裡愚笨的想法

现在我在市公车上 觉得很危险

因为这个嗜好挺惨的

让我走向毁灭

我答应我会娱乐我那跛脚的朋友

I was surprised, I was happy for a day in 1975

I was puzzled by a dream

Stayed with me all day in 1995

My brother had confessed that he was gay

It took the heat off me for a while

He stood up with a sailor friend

Made it known upon my sister's wedding day

I got married in a rush to save a kid from being deported, now she's

in love

I was so touched, I was moved to kick the crutches from my crippled

friend

She was not impressed because I cured her on the Sabbath, so I went

to confess

When she saw the funny side, we introduced my child bride to

whisky and gin

The priest in the booth had a photographic memory for all he had

heard

He took all of my sins and he wrote a pocket novel called "The State

I Am In"

So I gave myself to God, there was a pregnant pause before he said

ok

Now I spend my day turning tables round in

Marks & Spencer's, they don't seem to mind

I gave myself to sin

And I've been there and back again

I gave myself to providence

The State That I Am In

Oh love of mine, would you condescend to help me because 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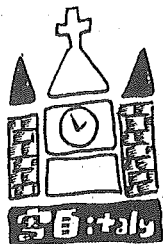
stupid and blind?

Desperation is the Devil's work, it is the folly of a boy's empty mind

Now I'm feeling dangerous, riding on city buses for a hobby is sad

Lead me to a living end, I promised that I'd entertain my crippled

friend



赵少杰

这就是我的家

我学会了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角度看待每一件擦身而过的人与事。在忽略的同时提醒自己停下脚步，聆听身旁的声音。

1) 住在三楼

我住在三楼，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见一座城堡，一座不算是怎么雄伟屹然的城堡，再看下去有条河，那就是流经整个特斯卡奴州的阿诺河，有人说要学会讲意大利文就得喝过阿诺河的水，我不敢喝，因为太脏，但流水声潺潺地潜入我的耳中，我学会了意大利文。

我也学会了使用特纯橄榄油煮食，那强烈的味道在舌尖打转，一般的花生油已经没有了地位，在厨房的位置已被碧绿的橄榄油占据，那是习惯而不是刻意。

我到底还学会了什么？

我学会了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角度看待每一件擦身而过的人与事。在忽略的同时提醒自己停下脚步，聆听身旁的声音。

2) 露台

屋后的露台偏长且窄，如果二人同时站在一起，另一个人则没有宽裕的空间让他转身，常在夏天的晚上坐在露台的地板上，聊天或一个人吃冰淇淋看书。那经常是布满星斗的夜晚，没有薄薄的云朵遮蔽，整个天空袒露在大地的眼前，虽然我总是不明白也分不清到底那个北斗，牛郎织女。宇宙在黑漆漆的布幕中刺破小洞，透露点点的星光，让习惯地心吸力的人类可以分享浩瀚的空间。露台虽小但在点缀的繁星下，不得不感叹可以挥霍的地方是足以翱翔。

3) 厨房

厨房的四张椅子是楼下的老先生送给我的，除此之外，厨房用具都是路过的朋友在使用我家厨房准备晚饭时带来的，因为锅子不多，不够煮食，这样累积下来。有一次在厨房里开了十七人份量的晚餐，虽有点拥挤但难得热闹，大伙儿不

介意挤在一块儿吃饭。我们喝着廉价的红酒，友人带来的蛋糕和饭后甜点，就这样消耗了整个晚上。椅子不多，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站着喝酒聊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题，许多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摊开来说，厨房这小小的空间，零零散散的点缀着不同的心情。

4) 浴室

浴室里有个令很多朋友们羡慕的浴缸，开始时，我不会欣赏，只觉得太浪费地方，习惯花洒，而不是浸在水裡洗澡。在罗马尼亚朋友家中有个非常老旧且脏的浴缸，她的母亲每星期放水给她的丈夫洗澡，那种感觉非常温馨和体贴。

冬天很冷，懒得一星期只洗一次澡，放了一整缸的温水，再加上水果香味的沐浴露，音乐和轻松的书，松弛的泡在水中，决定当两个小时的鱼。

5) 房间

房间里有2个大木箱，在阿根廷朋友家的地下储藏室里找到，他待我如他的儿子，我开口向他要了这2个木箱来当衣橱，结果他真的搬来了。房里除了这两个大木箱还有我们一起设计钉装的书架，书桌，CD架，还有一大堆从工厂里搬出来的废料所组成的家具。看着这些亲手做的家私环绕在房里的四週，虽粗糙得像是童军露营地，当买不起名牌家私时，随手取来的材料更可以看得出创意，但做出来的那种成就感，让我不得不相信人的内在潜能。

6) 欢迎你们来

家住三楼，真的不让我不得不相信，这就是我的家。欢迎你们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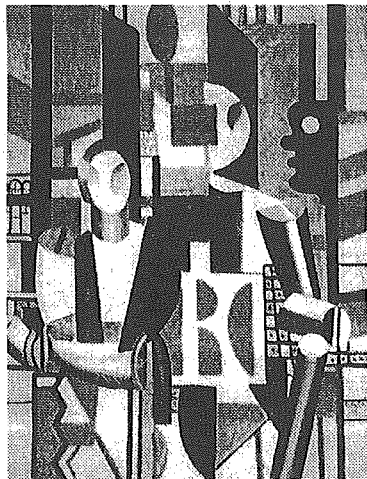
大城小故事

杨嘉仁

(编按：欢迎杨嘉仁归队！也谢谢阿鲸为我们这一系列的专栏刊头作插画。同时我们也为苏默和冬尔的缺席感到遗憾。希望下期我们可以再见到她们。)

较少见到阳光的日子

于是，在较少见到阳光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徘徊旋转在黑色的轨道上，並不执着于思考或者进行常人的种种令人费解的仪式。像被豢养在厚实的热带土壤的小虫，被绿叶团团包围，食物仅在张口闭口之间。



在那一段做实验的日子，见到阳光的时刻比较少。接近中午时分出门，回来却很早，大概是凌晨三四点钟。那时候想过的事情是：在实验室的天台上升火，开烧烤会，狂歌畅饮。当然，也可以是月光会，这方面没什么限制。如果是月光会的话，就要用一万支蜡烛把实验室和四周的草地点亮，让实验室附近的马儿和鹿群都能够看到烛光满天，听到唱歌的声音。（千万别狂奔而来。）

在念着STPM奋勇上课补习做功课背历年考题的日子，见到阳光的日子也不算多。课室内有深蓝色窗帘包围，窗口紧闭，阳光很难穿透（下课在课室内打乒乓和踢纸制的足球，训导主任无法马上看到），回到家的时候就是晚上了。那时候想过的事情是：大伙儿共乘一部车子北上，走遍北马，再横越东西大道，沿东海岸路线去到JB，再缓缓的、拖着疲累的身子踏上归途，路上还要到马六甲吃海南鸡饭。大家都觉得一旦念了大学、工作，各走各的，要一同实现梦想，比较困难。（而时间狂奔而去。）

和朋友们办杂志的深刻记忆，都属于晚上。夜晚的高速公路並不特别陡斜，风也因为路灯的

照明而让人感觉到特别温暖。给了一块钱的过路费便很快抵达总编辑的家，喝了不少的汽水、更多的白开水和mamak 档的茶，惭愧而自大地完成了两期。那时候想过的事情是：大家在课余、业余抽出一点时间，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为理想制造一些光和热。那时候以为，一旦编了杂志，便有更多的机会写稿，日子便会（不知不觉地）云淡风轻起来，更多更多的人将会知道：「为何文学？」

基本上，在一大二大的日子，睡房的窗上是满满的海报，阳光只在黄昏的时刻才有机会破窗而入，而且只是薄薄的一片。昏昏沉沉从午觉醒来而马上要迎接夕阳和晚餐的人们，其实在脑子里并非空白一片。那时候想着的事情可能是「下一个转弯才是回家的路」或者「前面的绿灯表示可以行驶了」的那种，简单而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可能还包括「吃了晚餐才冲凉还是先冲凉才吃晚餐」的那一些。

于是，在较少见到阳光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徘徊旋转在黑色的轨道上，並不执着于思考或者进行常人的种种令人费解的仪式。像被豢养在厚实的热带土壤的小虫，被绿叶团团包围，食物仅在张口闭口之间。于是，我们似乎可以潇洒地选择在光的浓度比较低的地方缓慢爬行，避开交通阻塞和汹涌的人潮，避开繁杂的种种声音的结构，忘却「在人际网络通畅爬行的100种方法」和「赤道雨林百年发展大蓝图」。

「在暗处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什么？」

「结构。」

「如果我们丢弃了结构呢？」

「时间的河流狂奔而去的时候，前方被抛弃的结构会主动包围我们。」

「週而复始。24 jam。」mamak 档的老板说。

当我们同在一起



阿鲸

梦游

我因为一个梦而爱上一个巷口。而在 Starbucks 墙上的那张相片更加让我觉得，这会是我要找的地方。

1.

在新山的 Starbucks 墙上有一幅相片。我和 Keane 说那是我梦里头出现过的街道。同样的色调同样的感觉。可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应该在欧洲某个角落。

我因为一个梦而爱上一个巷口。而在 Starbucks 墙上的那张相片更加让我觉得，这会是我要找的地方。

2.

在电影院里看 Gladiator 时，坐在我右边的芬兰朋友 Pekka 说他到过罗马。在电影中的竞技场壮观得多，是因为电脑效果吧。Pekka 说罗马确实美丽，他大力推荐。虽然没有什么钱可以随心所欲地四处去，可是我想先做些梦也好。

出去走走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走到罗马，我就想到那个以 400 座桥和 118 个小岛筑成的梦幻之城去。

仿佛建在水面上的威尼斯，我要带着城的地图沿着大运河走下去。穿梭在迂回的巷子，乘坐 Gondola 平底小船到广场附近的教堂去为我的旅程祈祷谢恩。那是美丽的拜占庭式建筑风格的圣马可教堂。

然后我可以继续走，驻足在圣马可广场 (Piazza Di San-Marco)，买一包爆米花喂广场上的鸽子。在夕阳下走到叹息桥看看，之后到 Canalazzo 运河旁的摊子去买一面威尼斯的面具。

有人说这美丽浪漫的水都会在 600 年后消失在水里。而我希望能见证它消失前 600 年的美丽。

我一直想着。旅游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3.

那次在圣彼德堡的涅瓦河 (Neva) 的岸边，因为下起雨，只好匆匆地走走停停。许多建筑物的壮丽，每一岁都像走在历史里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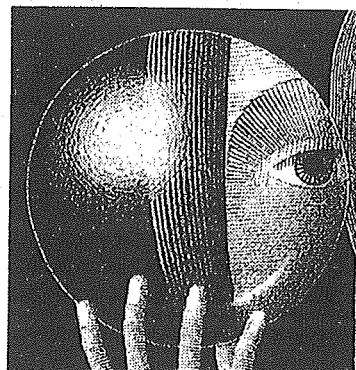
回家以后从一张张相片回溯圣彼德堡，十分后悔自己没做好功课就到那里去走。我确实忽略掉了许多它的历史与人文价值，没能了解这一座城市。有机会我还想回去走走，认真地看看解体以后的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看看这座漂亮，可是人民却贫困的城市在许多年以后的样子，会不会是我期待中的那样。

4.

我想如果我不写我想去西藏就太没意思了。呵呵。

5.

其实，我是什么地方都想去。我在期待旅游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當我們同在一起



鱼呖银

我曾爱过两个男生

我要写关于一个那样的男生，我喜欢的男生，有一些只是那么小小的插曲，有一些会常驻我心田，我知道。

当然，在情感的疆土里，我最心爱的家人及挚深的朋友守住了那么一大片。可是，今天我要谈的不是关于他们的课题。我要写关于一个那样的男生，我喜欢的男生，有一些只是那么小小的插曲，有一些会常驻我心田，我知道。

菲律宾的、中国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我后来才发现：我真有世界观啊！因为我在新加坡这个令世界最环球化排名第一的国家。我才有机会看见来自不同土地的孩子。我才懂，每一片土地都会孕育出美丽的孩子。

黄耀明

那个长得很像黄耀明的男生，来自中国青岛。（乍听这名字，就可以感觉到她是美丽的）。果然就在不久后，无意间在安克强书里看见了这么一段，一开始就娓娓道出：

「青岛，一座美丽的城市。

古老的市街是德国租界期留下的红瓦白墙建筑，歌德式的主教堂尖顶插入半空，石板道旁立着煤气灯盏，稍加想像，你彷彿就可看见身着蓬纱白裙、掌把蕾丝洋伞的贵妇跨上马车，在达达的蹄声里渐行渐远……」

所以在那么开始看见他时，我嗅不出他是来自北京抑或上海抑或南京湖北承德等地方的气息。直到从他口中说出：「青岛」。我才那么一拍即中的对自己说：「嗯！就是了。」就好像夏宇曾说过的「你不觉得她适合早上吗？」他就是可以说成「你不觉得他的气质适合青岛？」是的，他是的。青岛属山东省，所以他可以说是山东人。对的，他喜欢吃饭，说话桑门你可以想像，因他就住在我房对下层，所以基本上我常听见噪音从窗口边传来。有时他在看戏、有时听见有人很大声的剪指甲声、有时听见他在很大声似乎在播越洋电话地一再重复那句「请问孙友有在吗？」「孙友！」「孙友！」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是在洗衣间

(laundry)他站在 laundry 门口，我在用水喉洗涤些须特别小心处理的衣物，就那么惊鸿一瞥，就体会到春上先生曾说过的100%的女孩的感觉。可是面对爱情，我总是采取缓慢的态度。所以，吃了一个又那么一个的无花果。朋友Lea总叫我珍惜单身的生活，当她与远在美国的男友通过Hotmail的MSN吵架时。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爱情；也期待。

所以迟至在一个学期过后我才和黄耀明因一出戏剧的演出有接触。2001年1月1日那天我的电脑竟中了个叫Emmanuel的病毒。它会使你的电脑出现很多个icq的花。那时我刚放工回来，有11点多了吧！我那时也还不确定那是否病毒，阴阳差错下找到了读School of computing的他来帮忙。「怎么那么多花啊？」「我也不懂啊！」「你有没有灯过啥有病毒的软件？」「我也不懂啊！」基本上，我是真的什么也不懂的电脑白痴，只会上网聊天浏览查电邮。哗！他用很多华文的电脑技术词汇，让以为华文是我的强项的我受到了打击。「啥啊！你用英文说这个词汇吧！」「要reformat过一切，你有什么重要的文件吗？」可是，这是很複杂也吃时间的工作，干至2点多时，我已不好意思了，因为毕竟还不是很相熟，结果他就说把这些Disk及电脑放着别动，我明天再来跟你弄。

可是，在1月2日清晨8点，我接到妹妹从遥远的家传来的哭声「外婆去世了。」没啥比这更晴天霹靂地震着我了。因这政也是新学年伊始的第一天。很多报名选科的手续待办（这可看出我和外婆并不是很亲近）。可是在办理一切该交待的事情，坐在从牛车水前往文泰的电车上，我还是禁不住哭了，那牛车水因农历新年热明的气氛于我强烈窒息地感觉。我于是把手提电脑打包好留了张纸条给黄耀明叫他替我修电脑，就匆匆忙忙坐舅舅的车往回家的路上去了。

3天以后，我回来了。我已到了每天不能下



鱼呖银

上网的程度了，所以去找他。结果他说我的滑鼠有问题，送到他的朋友处了。「我明天给你送去」，他说。好吧！后天他才来。「来，我添了些新的程式，我教你如何用。」电脑萤幕

一亮时，写着「Welcome Back, Pei Yen: ）」。「噫！他是个挺有趣的人。」我是这么想。「你画的啊！」「Emm！」心底掠过一层暖流，他从来不会懂的暖流。他真诚的对待人，只是对每个人都一样。不会多也不会少。

接下来的日子在有晚排戏至深夜时他就嚷说一起作饭吃吧！我说Ha那么夜还要作饭啊！「不是不是，作面！」后来才发现中国人不论何时吃啥都以「饭」为称。「吃早饭」就是其中一例。那时，他会发表很多言论。在我告诉他我以为他是运动型的男生，每每到运动时间就很兴奋。「我会弹琴咧！还学过素描也学过一阵日语也写得一手好字。」听了我更不能压抑自己的哈哈。「我华文程度好鬼很咧！我会写只用四个字串成一句的文章咧！」这时我已经不能顾仪态地拍桌子哈哈何哈！他说「你笑什么啊！你不相信啊！」我忍着笑说我相信，我当然相信。「只是那里有人突然之间在与人家谈天时暴出一句「我华文程度好得很咧！」」我说完，他也知道赧腆地笑了。

后来戏演完了，他也随之在我生活中淡出。可是有一天他又突然之间通过MSN杀出了一句「Why？」我「What？」他就知道他又要吃面了，我一直强调他也会作只是懒惰。他就是这么一个男生，基本上可以说是小男孩。有时候他会把紫菜遗留在我这里，我的筷子现在也还在他处。我们一直这样，是面友之友。他是个可爱的朋友。我知道，朋友的关系更能让我淡然与他说话，我也愈来愈觉得我们的关系适合淡然。丁启俊，你何时把我的筷子还给我？

大哥

我们第一次走进Yellow Submarine时，第一个出来接见我们的就是大哥(Jwee)。他以Supervisor的身份interview我们。当他问我们读Art & Social Sciences的那些科目时，Lea说她那时就懂他也是NUS的学生了。

刚开始，他只是一个我的Supervisor，不坏也不是怎么亲近的Supervisor，我跟Philip最多，所以与他最熟络。只是，很多东西是渐进渐序的。圣诞前夕，老板叫他来帮忙布置。那一大串又纠缠不清的小灯饰在慧灵巧手下驯良地被征服，在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后。

于是他爬上椅子，欲在那卷状的圣诞树叶里穿串这些灯饰，我只是这么站在他身边，无啥作用地看他需要什么帮助，就在那一刻里，心底响出了这真是个可以担当的男生啊的回声。

那时，就只是那么简单。陆续有来的知道您竟喜欢了他的一个高中时代朋友六年了。常常在我忘了作的事情后为我填补，静静地。关于从和开始叫他大哥呢？就在那么一次我尝试把旧瓶庄里剩余一些Tabasco酱倒进另一个瓶庄里，我作得不甚顺利，因那瓶口太小了，那时他从洗碗室走出来很顺口地说了一句，「小妹，行吗？」我就开始「大哥，你过来。」

有一晚YS发生了我们的主厨逃走了的事件。由此事延伸，我们在icq谈至深夜4时许。他让我感觉踏实。

3月4日YS结业那天，老板请了旧时员工齐聚一餐。过后我们也帮忙作收拾工作。一段日子不见，他头发长了，我亦然。因有些感伤，大家话都不多。基本上，他没像在icq般的热情。Lea说可能他看过太多来来去去旧的走了新的员工又来了，所以感情也放得冷淡了。

老板走了。一群男的开始搬出店里所剩余的酒，他们坐在椅垫式的桌位。我常想，这就是男生之间相处的方式吧！一群男生举杯共饮谈一夜的话。

当我走出YS把头回首一望，望见那个把裤脚折至膝盖长度高的大哥手中拿着杯酒，表情木然，把脚高翘地放在椅子上，我没对他说再见就踏出那曾经在我黄车色岁月里佔据甜美一段的YS。

因为觉得大哥小妹实有些老土，所以我把情感都深植心里。我会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丰富而盈满地。因为知道，自己还有爱人的能力。

另外还有一个来自中国青岛的「黄耀明」，我们下期再继续。

(编按：由于冬尔缺稿，因此这一版由鱼呖银取代。)



平凡...

李爱鸾

快乐最好

人常常不切实际地期望能得到大的满足，因而把一些小小的收获也变成一种不满的痛苦，快乐不因为收获的大小，而是来自于知足。

快乐最好，最好快乐。快乐很有份量，因为它让心扎实温暖，让爱溢满生活。

人常常不切实际地期望能得到大的满足，因而把一些小小的收获也变成一种不满的痛苦，快乐不因为收获的大小，而是来自于知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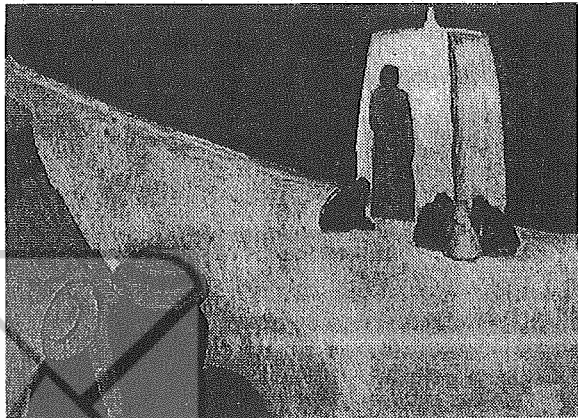
—温世仁—

很喜欢这么一个漫画：有一位师傅指着桌上的三颗苹果，对其弟子说：「桌上的苹果，你拿一个去吃吧！」弟子津津有味地把苹果吃完了。师傅于是问：「我来考考你，三个苹果吃了一个，现在剩下几个？」弟子开心果断地回答说：「三个苹果！」「不对吧，怎么还会有三个？」「一个在肚子里，两个在桌上。」弟子指着自己的肚子笑着回答。

这其实并非关乎算术的问题，而是在映现出「快乐是一种角度」这说法。吃下肚子的苹果不正是真正的「得」？哪叫作「失」？我们时常错把「得」当成「失」，续而衍生不少痛苦及执着，可见若想要快乐地生活，择选看待事物的角度确实重要。前阵子读到林少雯一篇文章，诉说一位妇人如何接二连三地遭遇到许多横逆之事，如生意失败、经济困顿、家人生病、一波又一波打击着她。妇人全家在艰苦中挣扎、奋斗，却仍旧力不从心地无所改善。妇人的婆婆很不忍心，不由得叹气说道：「孩子，你们真苦命，人生的难关这么多，一关一关地来折磨，这可怎办？」妇人听了反而安慰她说：「妈，您的想法错了，我们的难关不是一关一关来，而是一关一关过，过了一关就少了一关，等把难关都过完了，厄运也就没了。」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态度便会使人的生活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选择好的心境，减少怨气，是快乐的良方。

世事岂能尽如人意，想要改变局势，而外界却不为所动时，山不动，我动；水不弯，船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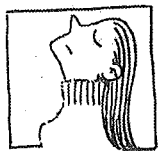
—温世仁—



对我而言，我的快乐其实取决于自己拥有付出及爱人的能力。也许你也曾经注意到 BM Plaza 后街的巴士站，有位拿着拐杖、驼背、白发斑斑又瘦小的老婆婆，在搜集着垃圾桶里的空铝罐……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去年在德教会念书时。她一拐一拐到那儿领取免费的米粮，逢人就用方言诉说自己的故事：「我老了，走路又不方便，我没结过婚，没亲人在身边，只是寄居在我姐姐打算出租的空房子，没有人哪，没有人跟我谈话……」她需要的，不只是经济上的辅助，还有聆听、回应吧？德教会办事处的姐姐很善良，不但为老人保留米包，还用车载她回家。今年一月，在等候巴士时，又遇见渺小的她穿梭在庞大的巴士间，专注地搜集铝罐……当时，我的双手闲着，却仿佛一直捆绑着，纵然心酸，却袖手旁观。一直到上星期，在「来记」附近又碰见了老婆婆，她请我帮忙扶她一把，吃力地跨过高高的阶子，并习惯性地又说：「我老了啦，一个人住，很闷呢，我来找朋友，在那边……」临走前，递过几张钞票予老婆婆，她笑着拒绝：「你自己读书用啦！不要啦……」您收，我还有。」「好啦，感谢你好心啦……」

我的双手，这一次不再捆绑着了。

只是经过



陈采灵

从心出发

首先，我要把平时走得太快的脚步放慢，我要慢慢的欣赏着每一个我走过的橱窗。想像着可以买下橱窗内那些美丽奢华的东西的那份愉悦。深深的闻一闻咖啡屋传来的咖啡香味。走进咖啡馆里喝一杯浓郁芬香的咖啡想一些心事，欣赏着来来往往，冲冲忙忙赶着路的，闲闲的度过一个午后。

从来都没有好好问过自己为什么就爱了？心动仿佛就象风吹动风铃那一声声清脆悦耳的响声，令人不假思索就迷恋上了。看进自己的眼眶里去，看进自己的灵魂深处感觉到的是那一般深深的感情在沸腾的烧滚着。搞不好就要把自己给烫伤了。

然后我把自己一层一层的包围了起来，小心的防护着自己的心灵唯恐被人刺伤了，却又情不自禁的偷偷的迷恋上了爱情的甜蜜和痛苦。沉溺在思念里头勇敢的泅泳。

最后，爱情变成了我一个人的国度，一个人编织的幻想。只有寂寞的冷宫和孤独的生人。后来，我无意间从这一个宫里的窗口望出去，才发觉生命以外横卧着许多美丽动人的风景。然后，我开始计划我的第一次流浪。没有爱情的流浪。我以为，只有在爱的思念和痛苦里头我才会把自己放逐，可是这一次我要的却是心灵轻盈得像风的飞行。我要唱着歌留一头披肩的长发，开始我的旅程。

首先，我要把平时走得太快的脚步放慢，我要慢慢的欣赏着每一个我走过的橱窗。想像着可以买下橱窗内那些美丽奢华的东西的那份愉悦。深深的闻一闻咖啡屋传来的咖啡香味。走进咖啡馆里喝一杯浓郁芬香的咖啡想一些心事，欣赏着来来往往，冲冲忙忙赶着路的，闲闲的度过一个午后。然后买一本非常年轻又吓了你一跳的椰子屋，一边看着庄若说话一边等巴士。对着炎热的气候说，好可爱的阳光，好温暖的热带天气。彷彿从来没见过到这里，只是一个刚到访的旅客，对炎热的天气也觉得稀奇。然后不去想下一站要去哪里，随便上了一辆巴士，才假装用那半桶水的英语问那司机，哪儿有好吃的，哪儿有好玩的地方。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一名游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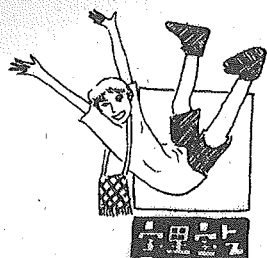
这一个我所熟悉的城，成了另一个陌生又令

人好奇的城。让我游一次彷彿陌生却又很熟悉的旅程。看着那司机用生涩的英语，不停的在说：「Snake house, A temple, beach……」我忍不住偷偷的笑了起来。然后，一本正经的问了他极乐寺的方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真的一个人一步一步的走上极乐寺去了。其实去过极乐寺无数次，每一次都是坐在车里，一到地点就下车，要我自己一个人去真的搞不清路向。对司机说了一声terima kasih，在他错愕和惊奇的微笑里冲冲下了车去拜访一个全新的极乐寺去了。

买了一杯我想念已久的龙眼豆花，一边走着，一边欣赏一座座庄严的神象。我的心灵顿时平静了下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安祥和踏实。跪在硕大庄严的佛象前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也感觉到了生命的神圣和庄严，一如坐在佛象前念经的和尚们严肃且虔诚的表情。看见许多善男信女跪在佛象前虔诚的膜拜，我的脑袋竟然一片空白。对于未来我也许想为自己祈求一个无悔的明天吧！可是我又怎么开得了口呢？我的未来是应该由我自己争取回来的呀！后来我只是对着那尊佛象说，我但愿每一个人都快乐安康。也许一走进极乐寺。闻着那股焚香的味道，听着那一声声彷彿永不停息的诵经声，让我觉得有些沉重了起来。每一尊佛象都彷彿在告诉我生命的庄严，也好似在批判着我的吊儿郎当和不切实际。我是怎么离开那儿的，有一点象落荒而逃，有一点心虚也带着许多的悔意。我结束了我的旅程。我开始想回家了。

流浪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生活是必须有痕迹的，是必须一步一步踏实的走下去的。我彷彿在那儿悟到了一些什么，心里一片澄明。

年轻不一定属于流浪，而爱情却只是经过。我开始相信，这才是我的旅程的开始……



宝儿

Otaku 2

有些生产商会专门设计许多的特殊品以提供给这一群消费人口，而且改版再改版，翻炒又翻炒，务必……

灾难又来了，从这个3月29日开始，Mc. D又来袭了。

这一次他们派出的特使是 Snoopy，跨足5个年代的5种特殊造型，誓要再次直击患有轻度收集癖的「Otaku」们。

是的，在上一期我们已经谈过「Otaku」这个特殊族群，并且大略的将之分成三个等级，因为第一个等级的特徵并不是那么明显，因此我们就从第二个等级开始着手深入探讨一番好了。

达到这种等级的，比较明显的有两种特徵，收集癖，Cosplay

收集成癖的人，其实并不只局限在「Otaku」这个领域而已，像那些收集鞋子、火柴盒、黑胶唱片、名画等的人，也算。

可是，这些人所收集的只是一些即有的东西，而该物品当初也并不一定是针对这些人而诞生的，所以，在本质上，和「Otaku」们是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说，有些生产商会专门设计许多的特殊品以提供给这一群消费人口，而且改版再改版，翻炒又翻炒，务必榨尽这些人的每一分金钱，要令这些人为这些产品而疯狂，以至於让该产品可以在市场上的身价节节攀升，居高不下。

如果要你说出近几年最会生金蛋的母鸡是谁？

我想大部份的人都会说「Pocket Monster」（口袋怪兽—比卡丘），其实不然，从1995年10月4日开始，到1996年3月27日为止，在日本东京电视台（TBS）播映了一部震撼整个动画界，堪称「日本动画史上最大的问题作」的动画，「The Evangelion」（新世纪福音战士，简称Eva）。

之所以会引起一股「Eva」热，该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巨大的迴响和话题性，是因为他剧情上出人预表，情节的更震撼人心，最主要的是其内

容充斥着大量的符号、哲理，还旁徵博引了圣经、生物科技、毫微米技术、近代物理学、心理学、神秘学、现代艺术等元素，再加上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和过度血腥的画面，更甚的是导演那种罔顾观众权益对该作品的处理手法，包括：超过1分半钟的定格、草稿效果的呈现、快速跳接手法、在短短的九十秒中竟然插入了八十四个卡（一个卡〔Cut〕指的是一段连续镜头的画面，亦即在运镜不连续处，分为前后两个卡）、还有塞入大量的纯文字画面和实景的快速跳接，再加上谜题越滚越大，却在完全没有解开的情况之下，就来个紧急煞车的完结篇。

这种蒙太奇的跳接手法，以暧昧不明，若有所指的独白，配上与文字关系若即若离的画面，这种种手法，在在的考验着观者的耐性，（似乎是想验证导演在作品中所提到的「暴走」的可能性。）因为导演他曾说过：

断片断片的演出效果，比作品的整合性来得重要！

虽然如此，他依然可以在傍晚六点半的儿童时段播出，而不是安排在晚间时段，紧接着在播完完结篇后就立刻安排在午夜十二点重播，（那时段是日本电视台的深夜成人时段，通常只播出成人节目。），其瞩目度可见一斑。

因着这种现象，因而产生了不少不计其数的週边产品，比如说常见的电玩、CD、录影带、VCD、DVD、马克杯、模型、布公仔、挂画、拼图、海报、小说、漫画、钥匙圈、扑克牌、时钟……等等，可以想到的产品都可以找到，曾经试过影碟发售的当天就全数销售一空的惊人记录，而且已经4年多了，目前依然可以看到他的新产品上市。

根据统计，单单EVA就已经创造出高达数百亿日圆的市场了。

所以可想而知，「Otaku」是一个如此庞大的存在啊！



许志明

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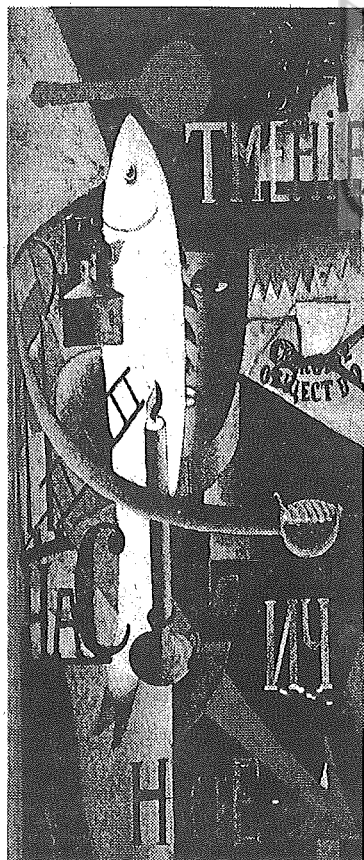
为什么到后来，我才发现书架上科普那一列的书，全都是昂贵的进口书。本地出版商的呢？一本也没有。

我习惯以分类的方法来排放我的藏书，譬如说最高的那一列放散文、诗歌小说等属于文学性的；第二列放人文科学、科普或者教学所需的参考书；最下面就放最重的电脑工具书，还有每一本拿来掷地都是轰然巨响的大学教科书。另外还专设了一个空间，是放那些新买之后却一直没有看的「待读」书目。原本的目的是提醒自己时时勤于翻阅，谁知久而久之，竟变成了书的「冷宫」。

虽然藏书量不是很多，但是由于房子是租来的，每一次想到要搬家，就难免望书兴叹，后悔不已。只是每一次买新书的时候总是想假期或者空闲的时候可以阅读，可惜往往一到假期还是有别的事情忙，虽然事后空下时间来，却已经忘了当初买书时那股阅读的热度了。於是，经过三翻两次的逛书店后又习惯性的喜新「忘」旧，书架上贴上「待读」的书也就越排越长，看来又是要买新书柜的时候了。

书柜中大部分关于人文科学或者科学普及的书都是近一两年之内购入的，有些只看了一些，有些甚至还没开始翻阅。可能是一直以来都是念理科，早就被教科书上的公式定律烦死了，哪里还会想要去买跟科学有关的书呢？毕业之后准备把东西寄回国时，曾经犹豫过该不该把那些厚重的教科书卖掉，花时间再翻阅了一遍，结果发现课本上的东西其实还蛮有趣的。为什么当初就没有发现呢？

回来后从事教职，因为面对一群患有数理恐惧症的学生，不得不想想如何提昇他们对数理的兴趣。心想如果光是靠教科书上的内容，大概没有几个学生会说喜欢吧，只好另寻管道。逛了好多次书店之后，才发现关于科学普及的书少之又少，稍微印刷精美一些的，价钱又太贵了。我们不是一直在高喊要成为先进国吗？不是一直在大声大声的喊「Malaysia boleh」吗？F1赛车场、双峰塔不是都建起来了吗？为什么到后来，我才发现书架上科普那一列的书，全都是昂贵的进口书。本地出版商的呢？一本也没有。





张玮翔

原来我还是不存在的

---- 记黑泽清「荒凉幻境」

我默然了。原来我还是不存在的。多么让人无言以对的发现。原来他们两个人不过是透过对彼此的需要来产生联系，他需要她来告诉他他是她男朋友；她需要他来告诉她她是他女朋友。

可是透过对方来肯定己身的存在，还是无法辩明对方，所以存在充满了虚幻感，在夏天的时候显得焦躁不已。

夏天快将结束时我一个人又回到台北，回到了没有家人、没有高中同学、师长等人际网络系统的城里，当机场巴士开往台北城中时，我不禁想起一道数学习题：在一座人口六百万的城中，某人认识的人不到三百，聚餐朋友二十，深交好友不过六人，试问此人的交际指数为何？

坐在我久违的租来的房间里，看着我手边的东西：一张贴在铝板上 64 cm * 90 cm 的 Radiohead 「OK Computer」海报、很多很多杯让我掉眼泪的咖啡、一只不会响不叫我的名字的手机、一双因过度擦拭地板而磨破的手，如心。就这样子。有时一天不会和人面对面讲超过十句话的嘴吧。不禁要怀疑：是不是如果自己就此消失，一切都会了无痕迹，持续它焦躁充满虚幻意象的运行？

黑泽清在「荒凉幻境」(Barren Illusion)中回答了我。

那是一个被导演安排为极为成功的音乐制作人，和一个在邮局上班，常把别人包裹带回家当作给自己的东西来对待的女朋友。

他们没有生活在一起，可是生活中却常常会出现对方。比如女朋友总是会穿一袭长裙搭车子到制作人家里去，看制作人和他的朋友们在弄音乐。他们相互拥抱，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可是在黑泽清的镜头，制作人的房子充满了夏天燥热的蝉叫声，当制作人坐在窗前动也不动时，彷彿时间也为之停驻了。可是事实是制作人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他的身影在窗户前消失，然后又出现。

而世界还在如常运行着。

他的女朋友从邮局带回的其中一个包裹有一袋种子。她拿着它们到天台去种在装满泥土的小铁罐里。她眼前开始出现一个女子，在她工作的时候出现，在她的天台上当着她的面跳下楼去。

风把她的裙裾吹得很高，很高。

在她家附近住着一对经常吵架的中国情侣。有一天她忍不住走到那对情侣的住家，很凌乱的房间挂着写着大大个中文的布条之类的东西，那女的好像已经气得出走了，房子没关上门，她一步一步走进去，看到了许多她不熟悉的东西和物件。

然后生气的情侣回来了，他们看见了她又好像没有看见她一般。她站着好像也不妨碍他们，好像也不是站在他们房里一样。到底她存在吗？

这是我们和女朋友同时发出的疑问。

制作人和女朋友到海边去玩。两个人在沙滩上嬉戏、玩闹，做一般情侣会做的事情。然而女朋友忽然说了一句话：「原来我还是不存在的。」

原来我还是不存在的。

我默然了。原来我还是不存在的。多么让人无言以对的发现。原来他们两个人不过是透过对彼此的需要来产生联系，他需要她来告诉他她是她男朋友；她需要他来告诉她她是他女朋友。

可是透过对方来肯定己身的存在，还是无法辩明对方，所以存在充满了虚幻感，在夏天的时候显得焦躁不已。

黑泽清提醒了我，你是否也曾试图透过和另一个人建立关系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原来那种存在是不存在的。

写稿打发时间

☆陈怡文

作为一个被流言认定为不简单，很骄傲，说话字字带刺，很多人不爽、不喜欢的插班生，吴采芬在没有人理睬她时，就用写稿来打发时间，也是发泄情绪。她可在吵闹的环境下，投入她自己的故事世界。她可以在一节课的时间内写完一篇散文，几首诗。同学们很好奇她常埋头在写什么。

考试时，她的分数是全班最高的。同学们都甘拜下风。她以自己的真材实料和努力，也绝对诚意来让同学们对她改观。

采芬擅写故事，会写诗和画画。她早期的作品多是比较悲伤与哀怨的心情故事。不过，自从有了爱情滋润后，她写的诗也就多了一份幸福和甜蜜。

追求完美

☆马思韵

吴采芬，这个名字，在校园里是响当当的！知道这个名字的人都晓得她不但画得好，而且文笔也很好。

我认识的吴采芬不但心思细腻，而且感情丰富。她能够为了周遭所发生的一件小事或别人的一个小小故事，就这样交出一篇文章。有些时候，在我们生活中的琐事，经过她的手笔，就会变得不平凡。她的喜怒哀乐，她的一丝丝思想，都一一的表露在她所写的文章中。

采芬是个非常坚持的人。她要做的事往往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实行。凡事追求完美，所以我往往都会被她罗嗦，因为我那副性格刚好与她相反。

五彩缤纷吴采芬

☆图/文：思涵

我是思涵。思涵是我的笔名，是另一个我，也是吴采芬的好朋友。寂寞的时候，思涵陪伴采芬。然后，脑中游过一尾鱼。

我常常掉泪，因为我是一条河。

我喜欢一个人，其实我并不寂寞。我把自己分裂。然后陪伴自己。

我很介意你问起我的秘密，仿佛你欲抢走我的记忆，只留下副本给我。

你可以不要那么霸道吗？让我用我自己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事。也让我用自己的方式继续我的生存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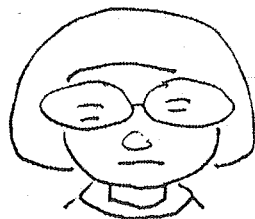
我很多刺，但也可以收起来。只要你不激怒我，因为我眉头一皱，仿佛触及机关，刺就会出来了。我一笑，它们又缩回去了。

我是思涵。

我是吴采芬，吴家圩的姐姐。

作者简介：

吴采芬，大山脚人，毕业自日新国民型中学，目前在吉隆坡新纪元念中文系。



采芬自画像

大圈圈

当年，我看着堂哥进日新独中，穿白衣白裤，真是酷呆了。

从小，我们都是是一大群人一起入学。我还记得幼稚园里，我被遗忘，结果坐在课堂边哭得许多老师围过来，带我回课堂，也许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注定了和他们走不同的路。

我是不是很可怜？我常在想。他们——我堂哥、堂弟、堂妹、我弟弟那种福份可以一起进入日新独中就读，我没有。我很怀念小时候，被同学欺负，堂弟要帮我给他们颜色瞧的日子。现在，没有人知道我被欺负。当然，我那么凶，谁敢欺负我？

母亲要我和他们走不同的路，她告诉我可以进入本地大学。我当时什么也不懂，很听话地就依了她。心中的梦就埋起来了。

多年后的今天，我决定要在SPM后到台湾升学，母亲脸上抹过一层无奈。原来，走了那么长的岁月，绕了那么一个大圈，我又回到当初的梦想。

然而，他们都没有赴台的打算。

这个圈圈，总是缺了那么一点。孤独。

听到看到尝不到

网路爱情是一场文字惹出来的祸。

电话爱情是我们声音犯下的错。

我不相信网路爱情，也不相信电话爱情，但我欣赏这些祸，这些错。

那种距离，只等於你和荧幕机的距离，加上他和荧幕机的距离，然而你们却不能钻进荧幕机里，再从他的荧幕跑出来，因为你不是贞子。你们的爱意，就愿凭着文字来传送。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上网，网路大塞车。因为迎面驶来，「呼！」就这样和他撞上了。车子是无形的，所以不需要赔偿，於是你们就开始交谈，互许爱慕。

善用网络语言的更容易夺取对方



我的宠物

我养的宠物，通常都不怎么长命，除了那只又肥又矮的老狗。

我记得小时候养小龟。我养三只小龟，结果全死了。连乌龟这种最长命的动物，到我手中也无法福寿齐天。前些日子，我养的仓鼠死了。最初我养一对，一只叫宝宝，一只叫贝贝。贝贝到我家的第三天就回老家了。它死的那一个下午，我没有哭，我反而为它庆祝。它挣扎了六个小时后终于累得走了。为了让宝宝有个伴，你送我一只要叫 cheap cheap 的仓鼠。它名字真贱，但我却最疼它，因为它是你送的。宝宝 cheap cheap 无法共处一笼，只好分开养了。

结果，那一天当我想替宝宝清洗笼子时，我发现它静静地躺在角落，身体也硬了。我知道我起来晚了，如果我抓它出来玩，或许它不会死。

但愿唯一的 cheap cheap 会活久一点。

的心。比如，送你一朵玫瑰花。他问你收到花了吗？喜欢吗？如果你说：「嗯！好美的花啊！」那你们就 on 啦。如果你再一句：「嗯！好香的玫瑰啊！」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

很多人有了网路爱情以后，更进一步变成了电话爱情。那就更进一步地用声音来传情达意了。

我觉得现在的人有点自欺欺人。很多人喜欢在电话里对对方说：「你今天好美。」甚至对方梳什么样的发型，穿什么服装他也可以假想。两个人就这样陶醉在爱里。

网络情，电谕情真像一首美丽的曲子和诗篇。它让你听到爱情，看到爱情，却没有办法让这些爱照顾你。你只享受到听到的甜蜜，看到的甜蜜，却没有办法在甜蜜里浸个泡泡浴，现实生活中，你还是孤孤单单一个人，走在人影双双的街头。

有没有想过，可能你只是爱上那些硬绷绷的文字，或是他软软的声音而已？

如果你想要爱情，请突破。突破时，记得戴上眼镜，穿上那件叫「理性」的外衣。

很多人有了网路爱情以后，更进一步变成了电话爱情。那就更进一步地用声音来传情达意了。

回忆·彩虹

有好多事，像彩虹一样，只有在思念、流泪以后，才会慢慢出现，又在一瞬间消失。像在空中的一条彩带，我怎么跳也抓不到那条彩带，系在我的生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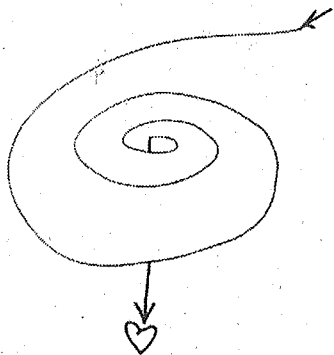
比如你对我说过：「乖，别想太多，早点睡。」每当我碰上不愉快的事时，把自己关在房里，熄了所有的灯，抱住维尼熊，痛快地掉眼泪，甚至哭出声了。当泪水掉完以后，再也挤不出一滴泪珠后，房里潮湿的空气，那细小得用肉眼看不见的小水滴，让我看见了你了，你微笑对我说出那句话，哄我睡去。

我不敢睁大眼，怕看得太清楚，这幻影就不见了。於是，我点头，轻轻地闭上眼睛，缓缓地睡去。

有些回忆，像彩虹一样美丽。然而，生活中的太多不美丽，让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总是在哭过以后，才慢慢想起往日的一切。也许是因为雨过天空就出现彩虹，所以我的心不会永远阴天。或许哭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但忍住眼泪不哭更是一种傻瓜才做的抑郁行为。哭过以后，天空就会放晴。不宣洩，不下雨，阴天又怎么散去？

我愿意学习大自然的循环，相信有轮迴，因为有循环就有改变，有轮迴就有转机。哭、不哭、笑、不笑，不也是一种不息的循环吗？

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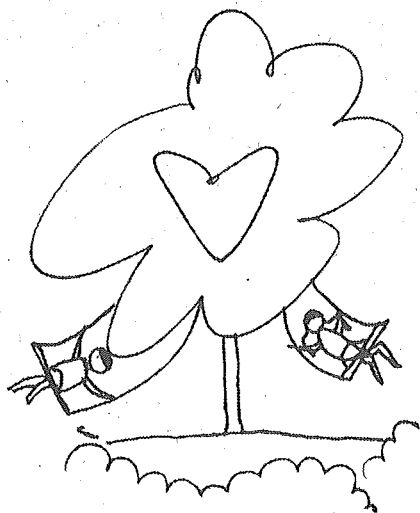


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和他谈恋爱，因为一切将会变质。变好变坏，你也无法预知。

要谈一场恋爱，要有莫大的勇气，不是吗？我怕有一天，发现了你的坏，发现自己不适合你。我是多虑的，你是无虞无虑，自由自在的，怎么可以让我的多愁善感绊住你呢？

因为胆怯，我躲在角落悄悄想你。可我却很勇敢地活出自我，要让自己的最真的一份感情滋润生活。你可以不接近我，但你是可以感受到我的生命力的。对吗？

喜欢你，所以要爱自己多一点，一天多爱自己一点，那喜欢你才不会变成一件坏事。



看日落

我以为你要实现诺言，要带我去 Tanjung Bunga 吃好好吃的鸡饭，可是你没有。

你只是越冲越快。心里好害怕，怕不小心撞上迎面而来的汽车，葬身在这条路上。

眼看山边的夕阳快要沉进海里，我突然觉得人生苦短，就这样白白撞死太不值得。没想到你在 Teluk Bahang 68 海滩停了下来。

「还好赶得及。」当你说出这句话时，我差点哭了。你真是个傻男生，拼了命在日落之前带我来美丽的夕阳。

我们坐在一块木头上，我说，好幸福。你说那只是很短暂的，天黑了我们还得赶路。我其实不在乎是长是短，一生能有多少次这样的幸福？

结果，你气得掀起一把沙，抛向海水。因为夕阳被山挡住了。而我，很满足地把眼睛闭上。

其实你不必道歉，因为我看到了。在心里，我看到了你的心意。这就够了。

管他什么观？

你说我很悲观。我不想争执，只问你：「什么是乐观？什么是悲观？」你说了很多很多，但我还是一句也吸收不了。

乐观——快乐地看。这样想，不算错吧？

悲观——悲伤地看。你若敢说我说错，我会拔了你的门牙。既然两者的差别只是快乐和悲伤而已，为什么你老说我悲观，浪费生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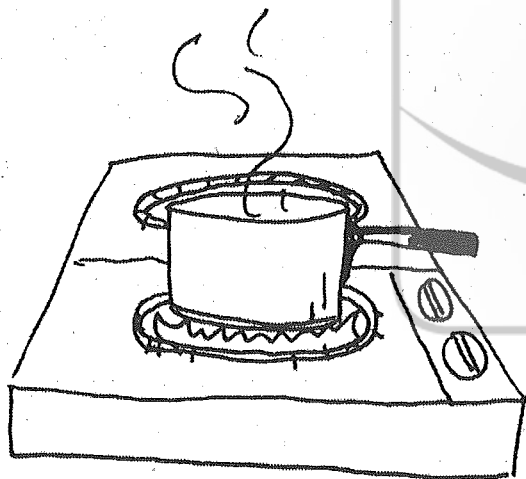
如果内心一点也不快活，为何要假装乐观呢？如果要一个悲伤的人强颜欢笑，倒不如叫他痛痛快快地哭，或宣泄一场。

我快乐、悲伤，又不会影响地球转动。

别再说什么悲观乐观了。如果一个人只有快乐、没有烦恼，那可能吗？如果一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乘於他的岁数等於悲观，那想必他已经习惯了，再怎么悲伤，不苦了。

我两者都不是，却又两者都是。

我有快乐，亦有悲伤。其实那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珍惜仅有的生命去咱赏这世界上所有的真真假假，何必管乐观或悲观？



我试着勇敢一点

如果我可以抽籤决定爱不爱你，算不算没有诚意？反正爱不爱一样想念你。

如果我可以丢铜板决定要去或留，算不算很潇洒？反正去或留都一样会活着。

如果我可以Ting Tong Tiang选ABCD，算不算很有勇气？反正ABCD都有1/4的kebarangkalian。

其实不关命运，只是敢不敢。

山河寄相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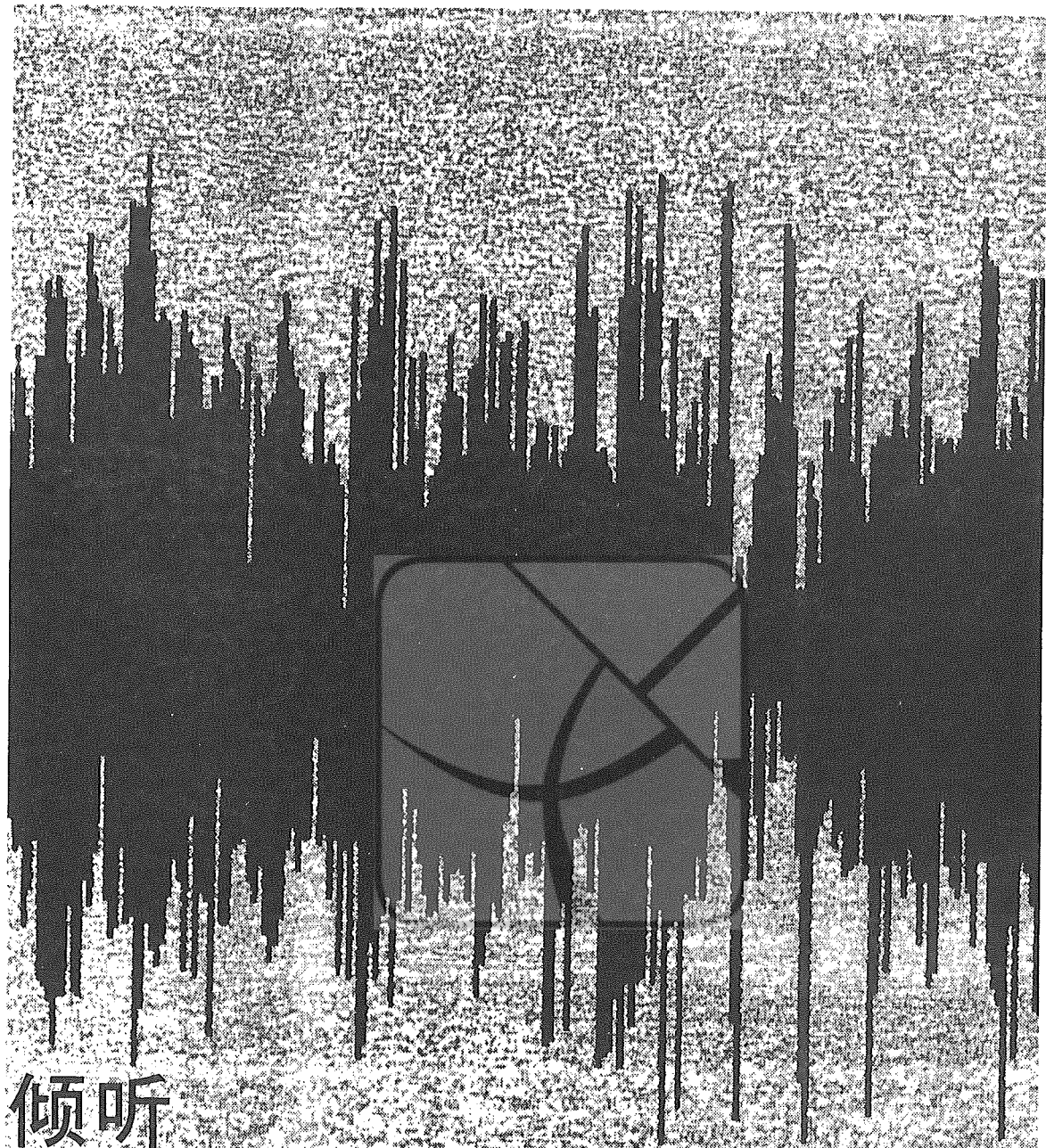
你说你去学校，只为了吃椰浆饭，和看大山脚的这座山。我虽然觉得你很糟，却觉得好幸福。

你总是坐在四楼课室你的座位望向我住的地方。这座山，不是很大，你班上的那枝竹竿只需站在你前面，你就看不见我的山了。这座山，好远，好远，你不能够跨一步就走到我家门口。

其实，我好羡慕你，我这里看出去，只看见一条河，和一棵凤凰木。那条河有时很美，有时很脏，我知道，它就像我们的心。每次吵架，河看起来好讨厌，好肮脏；每次想着你的笑容时，那条河，好像可以直通到槟岛似的。

你摸摸我的头，告诉我，每当那座山被云雾遮住时，你就知道，是我在烦恼，在伤心哭泣，让你担忧怜惜。

如果有一天，山塌下来了，河水干枯了，我们是否还会思念着对方？



倾听

☆黑糯米

早晨醒来，双耳竟失去一贯的倾听能力。一切的声音都似遥远的声响，听不见身旁细碎的声响。与世隔绝的感觉。

「你在抗拒什么？如果你一直认为你听不到你会真的听不到的。」

你一脸困惑，我则答以微笑及耸耸双肩。

每一件东西都有一定的频率，只是人可接听的频率是多高罢了。我腕上的表的跳动是每一秒一滴声响，当我静心聆听时。

每每你来找我吃饭时总爱在我家门前的门铃按一声响，接着毫不客气地轰隆隆声推开门前那道铁闸。这是我熟悉你的其中一个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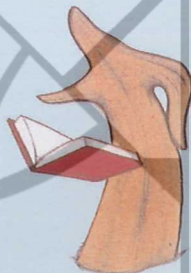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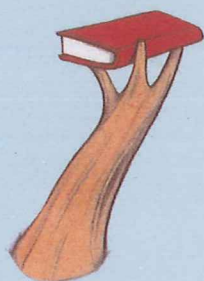
在杂音消失的世界里，那门铃声响及一贯推开铁闸的声响响起，在屋子里的我听懂了，懂得你呼出的频率。

符号

★赵少杰

你伸过手来，一本鲜红的书拿过去，在打开的同时轻轻地咳了一下。有人探过头来，赶紧把另一本书打开，但他却读不出声音来，只是旋转的蓝色。蓝色会是忧郁吗？那旋转的蓝色该是什么？

该是怎么样的风景？怎样的心情？



它很后悔的倒退，退化成黑色的菱形。像是不成形的星星。

红色的书开始漂浮起来，在你阅读的那刻，像是魔法般腾空，一段模糊的文字拼凑起来，在书中慢慢地浮现。

掩上的同时它变了颜色。你不小心叹了一口气。

